

蕉風



CHEK WEN
12.5.67

(期一八一第) 號月一十

目錄

□ 論 文 □

論賈母(下).....依藤(十六)
 馬華文學的重要性.....梁園(四六)
 打倒豬八戒腦袋的批評家(下).....英培安(九四)

□ 廣 播 劇 □

光明的希望.....陶焯(四)

□ 小 說 □

流轉(下).....黃美之(二三)
 珍珠項鍊.....錢歌川譯(五六)
 繫.....尼洛(六九)

□ 散 文 □

十一月之歌.....陌上桑(三一)
 歐遊印象記.....瑪戈(五九)
 明月夜.....憂草(六六)
 意志.....丹楓(六七)
 蕉風日記.....黃崖(九九)

□ 傳 記 文 學 □

英國官員.....黃潤岳(三六)
 三個一夜成名的青年作家.....溫梓川(四九)

□ 詩 □

秋日.....牧鈴奴譯(十七)

定價：

：(册每)售零
 ：(册六)年半
 ：(册二十)年全

角五幣馬
 元三幣馬
 角七元五幣馬

元一幣港
 角三元一金美
 角五元二金美

角二金美



游 祿
YEW LOKE
 87, Taman Jaya
 14000 Bk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MALAYSIA

蕉風月刊

第一八一期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號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一九六九

The Chao Foon Press,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總代理

友聯書局有限公司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Chao Foon Monthly

November, 1967.

KDN 2552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輝馬挽漁村

描

北方的河流

現代文學譯介

孤獨夢
 夏日啊，夏日

淡 璧 (二二)
 小 立 (四五)
 士 麟 (四八)
 周 喚 (五五)

衛校金譯 (七六)

呂介文 (封面)

費郵寄平之戶訂期長
 • 內之費訂在括色
 郵按，寄郵空航須知
 • 費收買郵際賣局



讀者

作者

編者

本刊自本期起，將陸續發表馬來西亞廣播電台華文部主辦的廣播劇比賽的獲選佳作。很多青年作者會來信表示對廣播劇創作有興趣，但因不瞭解廣播劇的形式，所以無從着手創作，基於這個原因，本刊欣然接受電台當局的委託，刊登該台主辦徵文的入選作品。我們希望今後能有更多的青年作者從事廣播劇寫作。

黃美之小姐的中篇小說「流轉」於本期刊完，作者以一段「尾聲」，把錯綜的關係、複雜的糾葛作一個有條不紊的清理，乾淨俐落的手法令人讚賞。

黃潤岳先生的「英國官員」不但是行文流暢，而且文中的人物描寫的極為生動，那些人物給本邦文教界的印象並不好，但看了本文後，我們却有另一種印象，足見人與人之間的彼此瞭解實在不容易。

丹楓先生是一朵流雲，他從邦咯島飄到太平，從太平飄到香港，現在在新加坡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他的興趣是在哲學方面的，所以，他的散文多深含哲學，別具風格。

錢歌川教授已從義安學院轉到新加坡大學執教，他的工作較前更為繁重，但他仍關懷本刊，除了經常將新作或譯作交本刊發表外，還時時鼓勵本刊同人對本刊提供寶貴意見，我們僅在此致萬分謝意。

在四年前常常投稿本刊的陌上桑先生如今從國外唸書回來了，他的第一件事便是寫稿給本刊，很顯然的，他的作品水準是較前提高了很多。據編者所知，有許多以前在本刊寫稿的青年作者都已從國外唸書回來了，希望他們都能及早「歸隊」。有一些原是很有前途的青年作者，由於改變了生活環境，竟停了筆，這是十分可惜的。在數以百計的青年作者當中，能歷經各種變遷而能對文藝繼續保持熱情的實在不多，憂草和梁園是這少數又少數中的兩位，他們那種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精神，令人欽佩。

上期預告將在本期與讀者們見面的「耐不住的寂寞」（張寒先生作），因稿擠，延至下期方可刊出，請作者及讀者見諒。下期將刊出的作品還有：喀差莎的「愛情」、洛深的「馬來新舊文學的分野」、梁園的「土地」、憂草的「看山」、陌上桑的「告別」。

十一月之歌

。陌上桑。



又是檳榔子塗紅唇的夢季，又是夜鳥網星的纏繞曲；墓穴潛伏於月與月的終點與起點，明日已爲早熟的今夕草擬了輓詞。

將入歲暮的季候風很緊很緊，東海岸一再裁減它的衣襟。護以綠色陽傘的彭亨河，撐不起太多太多陰霾的日子。椰花酒的約會無限期延期，膠葉落難在衆神默默的古蹟。

也無須呻吟，也無須嗚咽，避風港外，古舟子的繩索縛着一個永恆的天國。理想是那帆的方向，擺渡，一棹一棹地一左一右，膜聖地的霞光，膜蓮池的燭火。

赤道沒有變格，熱帶遂網住了半島的每一個季節，誰知粉粧的北回歸綫上有雪？更有異鄉人注盼的高山明月？

一眼淪落在晨樓窗外，流星雨剛剛窒息，芭蕉揉碎了睫毛上的露珠，山林間冲起了一股濃霧，以箭的脚步抓醒了高原的五線譜，以敲木魚的姿態敲着深鎖的心扉。

展以雙臂，喚以生命的抖擻，晨禱聲外，遠遠傳來了人類求生的登音。迎曙曦的投影，北燕啣來了一疊一疊多箋，不知在誰家屋簷，編織一首粉紅色的詩篇？

幾度鏤金鍍玉的柝威海峽，第一度輪迴的朝霞植萬千瓣透明的花在水平綫外，點點海鷗逐浪巡戈，銀灘亮着空底貝殼，映着斑斕足跡的輪廓。

牧豷覆以霧，覆以雨，覆以遐思。長頭髮少女的彩帶斷了，霓裳舞戛止於一旋。那串串枯黃的記憶，弔死在沒有季節感的醉夢溪！我遂又癡念，那雲，那盆地！

自許爲牧羊人，可是我的羊羣呢？笛聲早已響遍了千萬年，老祖母的故事早已生鏽了，外婆的髮髻剪了又長了，可是我的小白船呢？

航向以日月星辰交配的軌跡，征服遠洋囚禁的暴風圈，突破心靈深處的麥馬洪綫，放逐命運，放逐符簽，永不惋惜昨夕，不滿今日的果漿，力求更燦爛的明天！

馬來西亞廣播電台華文部舉辦

廣播劇創作比賽入選佳作

光明的希望



陶焰

人物：

張阿財：巴利的魚販（約三十五歲）。

阿財嫂：阿財的老婆（約三十歲）。

Karim：馬來漁夫（約三十八歲）。

Fatimah：加倫的老婆（約三十四歲）。

張阿榮：張阿財的親生子，加倫的義子。（由一

兒童飾童年。一青年飾其青年時代。）

加森嫂：鄰婦。

哈志胡先：回教長老。

開場報告

序曲

（旁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號，日本軍在吉蘭

丹州登陸，侵入馬來亞。十二月十號下午，日軍派飛機轟炸檳城。檳城市區在毫無防禦的情況下慘遭濫炸，許多店屋被炸倒，許多家庭被毀滅。那些從來未經戰禍的檳城市民，初嘗轟炸的滋味，都驚惶失措，呼天搶地的四散逃命。一對在吉寧巴利賣魚的夫婦——張阿財和財嫂，也來不及收拾魚攤，只匆匆忙忙地拿了錢從巴利逃出來……

（警報聲，轟炸聲，飛機掠空而過聲，人的叫喊聲，充滿了整個空間……）

財：快！快！把這一部份錢收好，回家去看看，炸彈好像在家的附近爆炸，媽和阿玉定嚇壞了！

嫂：（驚慌地）吓！那……怎麼辦？

財：但願沒有直接炸中，他們還會有命的。你……你拉緊我的褲頭，緊貼着我走。你看，街上人潮湧湧，如果被擠碰着你肚裏的孩子，那就麻煩了。

嫂：呀！呀！我……我的腳軟，走不動啊！

財：（連續的爆炸傳來，人們在街上奔走叫嚷，車輛在亂闖……）

財：（着急地）走吧！再不走，可沒命了！

嫂：哦！哦！我的腳……

財：來，我攙你，你抓緊這裡——我的褲頭。

嫂：好……好，走吧！

財：（人的叫嚷聲，腳步聲，車聲，車號聲更加強烈，更加嘈雜……）

財：糟了！糟了！人潮和車輛都從那一方湧過來，我們怕回不了家了。

嫂：那……那怎麼辦？

財：怎麼？被擠着嗎？

嫂：不……不，是踏着我的腳。

財：（人，車，車號聲瘋狂地响叫着……）

財：不行，不行，我們不能回家了。人潮湧來，會把你擠壞。

嫂：那……那媽和阿玉他們怎麼辦？

財：管不了。先照顧你跟你肚裡的孩子要緊。回頭，我們順着人潮走！快！

（瘋狂而強烈的聲响）

財：轉向丹絨督公路去，找個朋友的家，先把你安頓

好再說！

財：（哭泣着）媽和阿玉不……不知怎麼了，財：求天老爺保佑吧！但願沒被炸死！！

（飛機掠空聲，近處炸彈爆炸聲……）

人聲：起火了！後面那條街被炸中，起火了！

人聲：快躲！快躲！飛機向這邊飛來了！

財：快躲下水溝去！

嫂：（急喘着）哦！哦！

（飛機掠過聲，機關槍掃射聲，中彈者的慘號聲，人們的驚叫聲……）

財：飛機走了，起來吧！

嫂：路上躺着那……那麼多死人，我……我怕！

財：（着急）別怕，閉上眼別看它好了。起來吧，說不定飛機還會兜回來的。

嫂：我……我爬不起來，你……你拉我……

財：好，我拉你。

嫂：啞啞……我……我站不穩！

財：真要命！

加：阿財，怎樣了？財嫂受傷了嗎？

財：啊！加倫，是你，她只嚇慌了，腳軟，走不動！

加：你們打算到那裡去？回家嗎？

財：那方面炸得很兇，我們回不了家了。

加：現在打算怎樣？

財：打算找個地方躲避。我自己還不要緊，最要命的是我的老婆，她！

加：那麼到我家去吧！

財：怎好意思去打擾你呢？

加：唉！這個時候，你還說這種話幹嗎？

嫂：可是，我……我走不動，我的腳軟。

加：你坐上我的腳踏車後架來，我載着你走吧！

財：那太辛苦你了。

（不遠處又傳來轟炸聲，機關槍聲……）

加：別廢話，說不定飛機又要兜回來的，快扶財嫂上車架去吧！

財：好的。來，我扶你上車。

嫂：哦……哦……

加：阿財，你跟在車後扶着她。好了嗎？

財：好了，走吧！

（人聲，車聲，延續着，但漸漸地遠去……）

音樂……

加：到了。芝瑪！芝瑪！

芝：啊！你回來了。市區炸得那麼凶，我真替你担心

呀！他們是誰？

加：老「交鸞」！這位是阿財，經常買我的魚去賣的

。那位是他的老婆。市區炸得凶，他們回不了家

了。

芝：噯喲！日本兵真沒人道，害死人了！阿財嫂，快

進屋子來吧！呵！你肚裡還懷着孩子哩！真慘！

加：可不是嗎？萬一傷了孩子該怎麼辦呀！

財：謝謝你們的關心！

芝：不要客氣，你們坐吧！我去泡點咖啡來，阿財嫂

一定受驚了。

我……我幾乎被嚇死了。

芝：現在不要緊，飛機大概不會來這漁村的，你們安心吧！

嫂：阿財，我們真回不了家嗎？

財：你先歇歇——等會飛機走了，情勢較為平靜，我就回家去看看。

加：你們家裡還有親人嗎？

財：一個年老的母親和一個七歲的女兒。

芝：天呀！你留她們在家裡？

財：沒辦法呀！我媽老了走不動，女兒又小，我夫婦

倆要到巴刹去賣魚，只好留她們在家裡。

芝：那真慘！不知現在怎樣了？

加：大概不會有什麼事的，FATIMAH，你先別那麼緊張吧！

嫂：（哭泣）就算沒事，她們也會被嚇壞了。

芝：（嘆息）唉！阿財哥、財嫂，來，先喝杯咖啡壓

壓驚！

加：只要沒有被炸中，受點兒驚是不要緊的。阿財嫂

，你別過份為她們担心吧！

嫂：（泣）可憐我媽已八十歲了，阿玉才七歲，萬……

……萬一她們……我……我……

財：唉！在朋友的家裡你先別哭呀！等會平靜些，我去接她們來。

加：對！等會我陪你去，我這裡有兩輛腳車。阿財嫂

，你放心好了，等會我們去把她們接來。

芝：今晚你們就住在這裡吧！市區亂哄哄的，不知晚上還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我……我……

我……我……

我……我……

我……我……

我……我……

財：「只好打擾你們哩！」
加：「不要緊的，彼此既然是老「交彎」了，還計較這些幹嘛呢？」

芝：「哪！這房間是空着的，正好讓你們住。」
財：「現在市區的情形不知怎樣了，我真想馬上回家去看看。」

加：「別忙，天快黑了，等天黑了再去，比較安全些。」

芝：「晚上飛機還會來炸的嗎？」

加：「說不定，不過等天晚了才去，總比較安全。」

芝：「那麼我去煮飯，讓你們吃了飯才去吧！」

加：「你去吧！」

嫂：「謝謝你了！KARIM嫂！」

音樂：「……………」

（旁白）當天晚上，阿財和加倫踏腳車到了市區，見他的家已炸成平地，一時傷心欲絕。後來KARIM幫他從瓦礫中把母親及女兒的屍體挖出來，用腳踏車載到郊外去，草草地理葬了。不到幾天，日軍佔領了板城。阿財既無家可歸，只好在加倫的家住下來，並幫着加倫出海捕魚，維持生活。這樣過了幾個月。有一天，阿財把魚載到市區去賣，去了一整天，看看天已黑了，還不回來，阿財嫂和加倫夫婦都着急起來，因為那時日軍幾乎每天都在進行肅清，到處抓人，殺人，他們都在擔憂阿財遭了不測。

效果：「鐘聲（又响）……………」

嫂：「七點鐘了，怎麼亞財還不回來？」

加：「說不定在街上遇見老「交彎」去喝杯咖啡，多談

幾句，就誤了回家的時刻吧！」

嫂：「天已全黑了，就算遇見老「交彎」，這時也應該回家了。」

芝：「在平時，他老早已回來了，况且，今天的漁穫又

不很多。」

嫂：「唉！真急死人了！」

加：「（安慰地）你先別急，說不定他已在回家途中，

就要到家了。」

嫂：「（按着肚子）噯喲！」

芝：「（發覺）怎麼？肚子痛了嗎？」

嫂：「（強忍着）沒……沒有什麼。是幾天來常有的現象。」

芝：「看看你的身子，再算算日期，恐怕是要生了……」

嫂：「大概不出這一兩天了。」

芝：「（對加倫）加倫，阿財還不回來，萬一……唉！

那怎麼辦？我看還是你去找找他吧！」

加：「好的，我去。」

嫂：「我看不必了，不會剛好就今天生的。」

芝：「不管是不是今天生，到這時候他總該回家來了。」

嫂：「真急死人！他究竟到那裡去了呢？」

加：「我還是去找他吧！（下）」

嫂：「（又按着肚子）噯喲！哼……………」

芝：「怎麼，又痛了？」

嫂：「今天好像痛得密一些了。」

芝：「那……那說不定就要生了，這可不是玩的。喲

，加倫去了嗎？加倫！加倫！」

芝：（在屋外看）什麼事？

加：天哪！好在他還沒有去。加倫！你快回來！你快回來！

加：（上）什麼事？

芝：我看阿財嫂就要生了，你不必去找阿財了，來不及了。你……你快去找那叫 FUSIAH 的接生婆來吧！我沒生孩子，怕弄不來呀！

加：怎麼？就要生了嗎？唉！

芝：你快去吧！叫她馬上來……

加：好好！我現在就去……

芝：踏腳車去吧！快快回來呀！

加：知道了！

芝：阿財嫂，現在覺得怎樣了？

嫂：越來越痛了。唉！阿財怎麼還不回？

芝：不必等他了，我已叫加倫去請接生婆了。

嫂：加倫嫂，你……你猜阿財會不會給日本兵抓去了？

芝：沒有的事，你不要胡思亂想吧！

嫂：（泣）我……我像有預感，他……他不會回來的了。

芝：（安慰）怎麼有這回事？你安靜點吧！

嫂：（泣）怎麼會偏偏在今天？噯喲！噯喲！哼！

芝：看來孩子就要出世了，你先躺下來吧，我去燒開水。

嫂：（呻吟）噯喲！噯喲！阿……阿財，阿……財……芝：（焦急地）你躺下吧！躺下吧！安靜點，阿財就

要回來的！

嫂：（更痛楚地呻吟）噯喲！噯……噯！阿……阿財！你快回來呀！……

芝：唉！真急死人！阿財嫂，你安靜點，我要去燒開水了。

嫂：（仍在痛楚地呻吟）噯喲！噯……噯……

加：（在屋外喊）芝瑪！芝瑪！

芝：噫！來了嗎？

加：（輕聲地）接生婆 Fusiala 不在，說是下坡接生去了。

芝：噯！那怎麼辦？我可弄不來呀！生孩子的事，我一點也不會呀？！

加：（着急地）唉！真糟！阿財還不回來！

加：我再請個生過孩子的女人來幫幫忙，你看好不好？

芝：好吧！你就去請卡森嫂來吧！快點，快點！再慢怕來不及了！

加：好！我馬上去！

嫂：（呻吟聲更重）噯喲！噯喲！阿財，阿……財……

芝：你……你怎麼還不回來？

嫂：我……我……我就……

芝：（強烈的呼痛聲）噯喲！噯喲！噯喲！

芝：怎麼？怎麼？生了？真的生了！

芝：（嬰孩出世的哭聲）

芝：噯喲！生……生下來了！阿……阿財嫂，

芝：噯喲！生……生下來了！阿……阿財嫂，

芝：噯喲！生……生下來了！阿……阿財嫂，

芝：噯喲！生……生下來了！阿……阿財嫂，

芝：噯喲！生……生下來了！阿……阿財嫂，

芝：噯喲！生……生下來了！阿……阿財嫂，

芝：噯喲！生……生下來了！阿……阿財嫂，

芝：噯喲！生……生下來了！阿……阿財嫂，

我……我現在要怎麼辦？

嫂：（極衰弱地）你……你……把臍……臍帶

……縛起來……

加：（在屋外）FATIMAH！FATIMAH！卡森嫂

來了！

芝：快快請她進來！

加：卡森嫂，你進去幫幫忙吧！

（嬰孩的哭聲）

森：噢！有嬰孩的哭聲！

加：什麼？已生下來了？

芝：孩子剛出世的！

森：噫呀！你怎麼把臍帶這樣縛法？

芝：我……我一點也不懂的！

森：讓我來！你去倒開水來，還要些乾淨的破布，快

去！

芝：好，好！

（衰弱地呻吟）阿……財……阿……財……

……你怎麼……不……不回來……

（嬰孩的哭聲）

森：（埋怨地）真糟！這樣沒有，那樣沒有的。

芝：這些破布夠嗎？

森：怎麼只拿到這點兒？

芝：不夠嗎？我再去拿！

森：算了，算了，把熱水拿過來！你照顧大人，我照

顧孩子。

芝：怎樣照顧法？

森：先把她的身體弄乾淨！

（嬰孩的哭聲）

森：這孩子倒很強壯。

加：（在房外）是男的還是女的？

芝：男的。

加：（喜慰地）哦！

芝：卡森嫂，怎麼阿財嫂滿頭冷汗的？

森：替她揩去吧！

芝：冰冷的……噫！她好像……？

森：（吃驚）吓！怎麼啦？糟了，怕有意外了！讓我

來看。噫呀！眼睛已向上翻了，快……快去請

醫生來！

芝：（驚慌地）請……請醫生？哦，加倫，加倫！

加：（吃驚）什麼事？什麼事？

芝：（驚急地）阿……阿財嫂，有……有了意外

，你快去請醫生？

加：請醫生？這……這個時候要到那裡去請醫生？

芝：到「卜干」去！越快越好！去！快去！

加：好，好！我去。

（嬰孩的哭聲）

音樂……

（旁白）加倫當時馬上蹣了腳車到市上去請醫生

，他費了許多時間，經過不少的麻煩，終於請到了一

位醫生，可是當他趕回家時，已經太遲了。阿財嫂已

在半小時之前拋下初生的孩子，以及出門還沒有回來

的丈夫就與世長辭了。KARIM夫婦倆只得盡其所能

替阿財嫂辦理善後，並且負責撫育孩子，還給他取名叫阿榮。光陰似箭，三年的時間匆匆過去了，阿財仍不見回來。不久，日軍投降了，有許多被抓的都從監牢和集中營釋放出來，但阿財却仍無下落。這時候，加倫夫婦認定阿財是和許多無辜的人一樣被日軍殘殺了。他們爲了盡朋友的道義，盡心盡力地撫養阿財的兒子——阿榮。因爲他倆並無子女，便把阿榮視同己出，愛護備至。時間又過了四年，阿榮已經到了入學年齡了。KARIM夫婦因爲阿財是華人，就送阿榮進入華校去讀書。

一天晚上，KARIM全家都已經睡了，忽然門外

有人敲門……

聲：（敲門）加倫，加倫！……加倫！

芝：加倫，加倫！你醒醒，門外有人叫你。

加：（惺忪地）誰……呀？

芝：不知道，那，你聽！

聲：（敲門）加倫，加倫！

加：是誰？

聲：是我！

芝：聲音好熟，去開門吧！

聲：加倫！加倫！

加：嗯！來囉！芝瑪，你拿燈跟我來！幾點鐘了？

芝：十點鐘了。

加：（開門）是誰？（大吃一驚）吓！是……是你？

芝：（也大吃一驚）呀！

財：是我，是阿財。加倫，我回來了！

加：天呀！真的是你，你……你沒有……

財：我在死裡逃生，今天終於回來了！

芝：天呀！

加：哦！阿財！（衝前擁抱阿財）阿財！你沒有死，你回來了，回來了！哦，哦！

芝：加倫，我們不是做夢吧？

財：不，芝瑪，我真的回來了。

加：芝瑪，我們不是在做夢，的確是阿財回來。

芝：哦！謝謝阿拉真神！

財：我的老婆呢？怎麼不見她……

芝：她……

加：她，她怎麼了？

財：（緊張地）她……

加：已死了。

財：哦！天呀！（哭……）

加：我們已盡了力，可是沒法挽救。

財：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芝：生孩子。

財：（緊張地）生孩子？孩子呢？

芝：睡着了。

財：（舒了一口氣）哦！

加：你先坐下來談談！

財：不，我要看看孩子。

芝：（興奮地）他睡在那房裡。來，來看看他！他已經八歲了。加倫，你拿燈過來！

加：好。

財：好。

芝：阿財，你看他睡得多甜！
財：（驚喜地）是……是男的？
芝：對！是男的，叫阿榮。
財：叫阿榮？
加：一個華人的名字，是我給他命名的。
財：（撫摩兒子的臉，激動地）孩子！
加：芝瑪，叫醒他，讓他見見爸爸！
財：不！
加：你應讓他見見你，你，你還不知道他多麼地想見你，他幾乎每天都向我們提起你哩！
財：他怎麼會知道有我這爸爸？
芝：是我們告訴他的。
財：（激動地）哦！可憐的孩子。
芝：阿榮！阿榮！你醒醒！醒醒！
榮：（惺忪地）唔！媽，你叫醒我有什麼事嗎？
加：你醒醒，看看這位是誰？
榮：唔？加倫爸，他……他是誰？
加：他就是你的親爸爸呀！
榮：（端詳着老淚盈眶的阿財）他……他就是我的親爸爸？
加：是的，他就是。
榮：（激動地）爸爸！你……你回來了！（起床來擁抱阿財）。財：（激動地）孩……孩子！
榮：（泣）你怎麼今天才回來？我……我天天想念你呀！

財：（更激動地）孩子！可……可憐的孩子！是……爸爸不好，爸爸……對不起你！
榮：爸爸，不要再離開我了！
財：是的，孩子，爸爸不再離開你了？
加：阿榮，你相信爸爸的話，他一定不再離開你了。
榮：加倫爸、媽，明天我上學好不好告訴老師說爸爸回來了！
加：唔，好呀！
芝：他們都關心你，你應該告訴他們，讓他們也為你高興呀！
財：阿榮已入學了嗎？
加：已入學整整一年了。
榮：哪，爸爸，我的書包。
財：（翻看書包）你們送他進華校？
加：嗯，你們是華人嘛！
財：加倫，我真不知要怎樣的感激你！
加：這是我應盡的責任。
財：加倫嫂，這幾年來，可辛苦你了。
芝：一點也不辛苦，你還不知道，你的兒子阿榮多乖哩！
財：KARIM，KARIM嫂！以後你們不要只叫阿榮是我的孩子，應該叫他「我們的孩子」。
花：那……那怎麼可以？
加：孩子是你親生的骨肉呀！
財：你們還不知道，我們華人自古便有：「生娘不比養娘大」的倫理觀念，你倆從阿榮出世到現在就

養育他長大，你們對阿榮的恩不知要比我這個生父的恩大多少倍呢！所以，他雖然是我親生的兒子，可是他也是你倆的兒子啊！

芝：（驚喜地）哦！你真的肯讓阿榮也做我們的兒子嗎？

財：這是理所當然的！阿榮，你叫爸爸，媽媽！

榮：（乖巧地對加倫夫婦）爸爸！媽媽！

芝：（狂喜地擁抱着阿榮）哦！我的乖孩子！我的心肝！

加：哈哈！阿榮真乖！真乖！阿榮，那麼他呢？

榮：（天真地）他也是我的爸爸！我有兩個爸爸，兩個媽媽，比別的同學還強，可惜一個媽媽已經死了。

芝：乖孩子！乖孩子！

加：那麼我們是一家人了。

財：當然是一家人。

加：（熱淚盈眶地）哦！哦……我真高興！

芝：時候不早了，乖孩子，你應該睡了，明天一早還要上學呢！

榮：好的！爸爸，媽媽，晚安！

三人：晚安，孩子！（走出房去）

加：在這裡坐下來談談吧，不會吵着阿榮的。我說，

阿財啊！自從那天你去市區賣魚，一去便八九年，

你究竟遭遇到什麼事呀？

財：唉！真是一言難盡。那天我賣完了魚，因為出門時我的老婆會告訴我她快要生孩子了，叫我去請

個接生婦來，我便到以前認識的一個接生婦家裡去。剛好那天日本兵在那地區舉行大肅清，我便無緣無故的被他們抓了起來。

加：爲什麼我四處奔走，到監獄，憲兵部去打聽不到你的下落？

財：我只在板城日軍憲兵部關了一天，第二天便被拘押到吉打州去了。

芝：那麼，這八九年你都是被監禁在吉打州嗎？

財：不，過了一年多，他們就驅押我到暹羅去建築鐵路。

加：聽說建那條鐵路死了許多人，所以被叫做「死亡鐵路」。

財：如果我不逃走的話，我也會死去的。

加：那麼，你逃脫了，逃到那裡去？

財：我先逃入緬甸，再到印度，最後又到中國。

加：爲什麼和平後那麼多年你才回來？

財：本來我也急着要回來的；但每次不是被事情阻絆着就是生病，而且初和平那幾年交通很不便。

芝：現在總算平安回來了，真是謝天謝地！

加：時候不早了，你才上岸，該早點休息，我明天一早也得出海捕魚哩！

財：明天出海？我也去！

加：你才回來應多休息幾天。

芝：真的，你何必這麼急着就要去幹活呢？

財：不，爲了我們一家的生活，爲了孩子的前途，我應該跟你並肩合作！苦幹一場!!!

加：（拍拍阿財的肩膀）好！阿財，你真了得！好，天就快亮了，我們再睡一會兒吧！

音樂……

（旁白）第二天，阿財一早便跟加倫出海去捕魚。他們倆都被一股莫名的潛力鼓舞着，似乎看見了輝煌的前途，似乎已把握着一個光明的希望。他們勤勞地工作，同心協力地照顧一家四口的生活，栽培他們的下一代——阿榮。一年一年的過去了，阿榮就在父親和加倫夫婦的愛護、養育下長大起來。阿榮的確是個聰慧過人的孩子，他不但對三位老人家盡孝，而且很用功求學。十八歲的那年，他考獲甲等教育及劍橋文憑，再過兩年又考獲高級文憑，成績都非常優良，使三位老人家得到無窮的安慰。阿榮除對學業努力用功外，對各種運動也很喜愛，尤其是對於足球他更加肯下功夫去苦練，不到幾年，他便由學校選手而當起州選手來了。每次出賽他都建下奇功，這是最使加倫欣慰的，因為加倫是個標準的足球迷，打從年青時候起一直到老年，每逢有精彩的球賽，他必定風雨不改地從漁村老遠地趕去參觀。每次當阿榮有所建功，他便老懷歡樂，感到無限的光榮。

這一天正是馬來亞杯球賽的日子，阿榮代表板城州出賽，加倫下午四時便離家到場參觀。球賽完畢後，他臉上帶着光輝，飛快地踏着腳車回到家裡。

加：（喘着氣）阿財，贏了……贏了……又贏了！阿榮又建下奇功！

財：（放下正在修補的魚網）又贏了嗎？只數多少？

加：（仍在喘氣）三……三比一，我們的阿榮獨建兩次大功。

財：這孩子真不錯！（興奮地）可不是嗎？可惜你沒去看，精采極了！的確精采極了！

芝：看你喘得真像頭老牛，讓阿財一個人在補魚網，你就留去看打球，你不能坐下來歇着談談嗎？

加：FATIMAH，你不知道我們阿榮今天的球踢得多好呀，整個球場，成萬觀眾都為他喝彩，大家的喉嚨都喊破了，我這……這算得了甚麼！

芝：好了，好了，休息一回吃飯吧！怎麼你不等阿榮一同回家？

加：他呀，可沒有這麼早就可以回家，球賽一完，一大群記者便圍着他拍照，拍完個人的，又要拍全隊的，我可不能等他了。

芝：可是總得等他回家來才一同吃飯呀！

加：誰會說我不等他一同吃飯？我是急着回來向阿財報告好消息的。阿財，可惜你沒有去看。

財：你是知道的，我對球賽向來不感興趣的。

加：但是，對自己孩子踢的球，你以後應去看看，你還不知道阿榮今天踢得多麼精采，他所踢進的兩粒球是多麼的漂亮，尤其是下半場所踢進的那粒球更加扣人心弦。起先是阿榮盤球衝陣，連過了

三關，然後一脚傳交右翼，右翼得球後沿邊線直上，帶到將近底線才一脚傳中，阿榮接個正着，馬

上一脚向球門勁射，敵方門將躍起，想將球頂過

上一脚向球門勁射，敵方門將躍起，想將球頂過

球門，可是頂不過，那球只向上彈高，落在阿榮身後，阿榮閃電似地回身，倒鈎一脚……（嘭然一聲，加倫用勁過度，一交跌在樓板上。）

財：（連忙將加倫扶起）呀，呀！跌着了沒有？

芝：（有氣她）看你這老糊塗！講球經那用講得那麼用勁的……

加：（撫摩着屁股）不……不礙事，不礙事，沒有跌着。

財：（故意岔開）後來那球進了沒有？

加：（仍興奮地）進了！進得够漂亮，閃電似的回身，倒鈎一脚把球踢進，真够精采，全場觀眾都大

喊大叫起來，差點沒將看台震塌。

芝：我才不相信！

加：你沒有看到那種如瘋如狂的場面，自然你不會相信。

（門外脚車鈴聲响着）

加：也許是阿榮回家來了。（探頭外望）不錯，是阿榮回來了。（衝出門外）

芝：小心點！不要讓僅存的兩隻門牙撞脫了！真是老

財：由他吧！難得他那麼高興的。

加：（擁着阿榮上）阿榮，你今天踢進的兩粒球真够漂亮！

榮：（對阿財，芝瑪）爸爸，媽媽，我回來了。

財：加倫爸說你們又勝了。

榮：三比一險勝罷了。

加：勝得乾淨利落，怎能說是險勝？要不是對方的後衛粗野地亂撞人，今天你最少可以獨建四功！

芝：好了，好了！你的球經老是講不完的，你能不能停停嘴，讓阿榮休息一會去冲涼吃飯？

財：阿榮，你去冲涼吧！

音樂……

財：阿榮，剛才你出去以後，郵差送來一封信。

榮：信呢？在那裏？

財：那，擺在書桌上那封就是了。

榮：（拆閱信件，驚喜）哦，哦！我的申請成功了！

財：申請成功了？是不是你說的甚麼哥倫坡獎學金？

榮：是的，是的，就是我所說的哥倫坡獎學金！

加：哥倫坡獎學金？成功了？

榮：是的，你看！

加：哦！芝瑪，芝瑪，快來呀！快來呀！

芝：甚麼事又大嚷大叫起來？

加：快來看，快來看，阿榮得到獎學金了！

芝：真的？阿榮？

榮：真的呀！哦！媽（吻芝瑪的臉頰）！我真高興極了！

芝：哦，哦！阿榮，那……那真太好了！

財：他們派你到甚麼地方去深造？

榮：倫敦。

芝：甚麼？到敦倫去？

榮：是的，我被分派到倫敦去讀醫科。

芝：讀醫科將來出來做醫生，那是很好的。不過，要

加：到倫敦那麼遠的地方去，媽總有點不……

芝：唉！芝瑪，只要阿榮有深造的機會，不要說倫敦，就是天涯海角，也得讓他去，有甚麼捨得捨不

得的？

榮：媽！爸爸說得對，這是我上進的好機會，就算再遠也得去的！

芝：讀醫科要多少年？

榮：五年。

芝：五年？多長的日子啊！

加：唉！你又來了，五年算得了甚麼，轉眼間就過去

了。

榮：（安慰地）媽，五年的確是個很長的時間，我也捨不得離開你那麼長的日子。但是爲了我的前途，爲了報答你們養育我的恩典，報答國家栽培我的恩惠，我一定要去多奮鬥幾年。媽，你不要懊

惱，五年的日子雖長，但很快就過去的。何況五年中有了較長的假期，我是可以回來看看你們呢？

財：是的，大學裏放假，有時一放便三個月，那時，阿榮是可以回家來的。

加：在我來說呀，只要阿榮將來能夠考到個 Doctor 回來，假期能不能回家來，我可不在乎，嘿！嘿！怎麼你竟流起淚來？

芝：誰像你有副鐵石心腸？

榮：媽，你千萬別難過，我真的能够每年回來看你一

次的。

芝：要是真的，媽可放心讓你去了。

加：你……你又來，阿榮自小到現在，何嘗說過一句謊話？

財：信上有指定甚麼時候動身嗎？

榮：有的，就在下個月五日動身。

財：算起來還有半個多月時間，可以從容的準備。

加：我說，阿榮啊！你到了倫敦，除了讀書之外，還要向英國的足球名將學些高超的球藝，將來畢業後回來替馬來西亞增光。

榮：好的，我一定照你話去做！

音樂……

（旁白）日子很快的過去，轉眼間，阿榮動身到倫敦去的日子到了。那天，阿財和阿倫都不出海去捕魚，他們在家幫着芝瑪替阿榮收拾書籍行李。早餐後便包租了一輛的士，送阿榮到飛機場去。

哈志胡先：喂！Karin！你也來了？

加：啊！哈志胡先，好久不見了，您好！我是來送機

的。

先：送誰呀？

加：送我們的孩子阿榮。他要到倫敦去讀書哩！

先：你們的孩子？就是你收養的那個華人孩子嗎？

加：是的，哪！和我老婆站在一起的那個就是，那站在右邊的華人就是他的親生父——阿財。

先：阿財？呵，我過去到巴利買東西時常可以見到。

加：讓我叫他們來拜見拜見你老吧！（高喊）阿財，Fatman！你們帶阿榮過來！

財：哈志，你好？

芝：哈志，你好？

先：好，大家都好！

加：阿榮，這位是哈志胡伯伯。

榮：哈志胡伯伯，您好！

先：好！嘩！幾年不見，你長得這麼高大了！

先：（對阿財及加倫）孩子肯用功自愛，前途是無可限量的。有了這樣爭氣的孩子；你們真值得自豪！已辛苦了二十年，再辛苦幾年算不了甚麼，你們一定要好好的栽培他。打算讀甚麼科？

加：醫科。

先：醫科要讀好幾年，費用也多一些。

財：他是獲得獎學金被派去的。

先：哦！那更光榮了，值得向你們致賀。將來你們的晚境可無憂了。

加：我們都已老了，沒幾年好活了，只是盡盡我們的責任，爲國家培育後輩罷了。

先：對！我們馬來西亞的將來，全靠這班青年，我們應該好好栽培他們。（對阿榮）阿榮，你到了倫敦，一定要好好的用功，盡量的吸收彼邦的科學技能，將來好回來爲國效勞。

榮：謝謝哈志胡伯伯。

先：好了，我要到那邊去接一位親戚，再見！

三人：再見，再見！

財：阿榮，你過來，記得爸昨晚跟你說的那番話，不要只求讀了醫科，考得醫生的銜頭就算了，你應

抱着更大的志向，盡量求學，以期將來有更大的成就，對國家有更大的貢獻。

榮：爸，我記得的，我一定照你的話去做。

（機場報告：搭客們請準備，開往吉隆坡班機，五分鐘內，就要開航了。）

榮：（對阿財）：飛機就要開航了，爸爸，請你自己保重！

財：我一定會爲你而保重身體的，去向加倫爸及媽道別吧！

榮：加倫爸，飛機就要開航了，我去後你要好好的保重身體啊！

加：孩子，千萬別以我爲念，爸還够硬朗，我一定要好好的多活幾年，留下來看看你將來輝煌的成就。你一定要努力用功唸書，不要辜負我們對你的期望。

榮：爸，放心吧！我一定聽從你的教訓，努力用功，並苦練球藝，將來爲國增光。

芝：阿榮。

榮：媽。

芝：你過來！

榮：飛機就要開航了，媽，你……

芝：我知道了。你還記得媽昨晚給你的盒子放在甚麼地方嗎？

榮：記得，是放在那黑色的長箱裡。
芝：盒子裏有針有線，媽不在你身邊，照顧不到你，以後你得照顧自己了。鈕扣脫了，自己縫上吧！

榮：我會的，媽。

芝：到了倫敦，如果吃不慣西餐，馬上寫信來，媽會

煎一些三槐蝦米，煮些乾加厘寄給你。

榮：我知道了，媽。

芝：聽說倫敦冬天很冷，你要多穿些衣服，着了涼，

可不是玩的。

榮：不用掛心，媽，我會照顧自己的。

芝：你的領帶歪了，來，讓我替你拉正。

榮：媽，怎麼你的手抖得那麼利害？

芝：孩子，媽……媽真的有點捨不得你離開。

榮：（激動地擁抱芝）哦！我……我的媽媽！

芝：（激動而泣）孩子，我……我的孩子！

加：阿財，你看他……他們竟……

財：別打擾他們，讓他母子倆盡情發洩吧！別離的滋

味是够够受的！

（機場報告：搭客們注意！飛機在一分鐘就要開

航了，請諸位登機！）

加：飛機就要開航了，阿榮你登機吧！

榮：媽，別難過，假期我會回來看看你的。

芝：一到倫敦，馬上來信。

榮：我知道了，再見！爸爸，媽媽！

三人，再見！

（旁白）飛機起飛後，阿財和加倫夫婦都抬頭望

着天空，他們都有一份別離的哀傷，但他們的心靈裏

却充滿了光明的希望，希望阿榮早日學成歸來，為同

胞效勞，為國家增光！

序曲：收場報告

秋 日

主，時候到了。去夏是這麼長久
現在，把你的影子置在日晷儀上
且讓風們繞着牧場旋轉

令最後的果子們變成紫紅

多賜他們二個像南方的日子

令他們進入完整，且誘騙那最後的甜蜜

R. M. Rilke 作
牧 矜 奴 譯

也進入沉悶的葡萄籬

沒有房屋的人，現在不會建造

寂寞的人，會寂寞得更久長

枯坐，讀書，寫長長的信，且再次的

不安的回到園中的林蔭路

徘徊，當葉子們像雨般落下

論賈母

(下)

依藤



「老廢物」這次當真發了脾氣；本來寶玉被嚇乃無中生有的事，無非因晴雯爲了救寶玉，臨時搗的鬼，倒害了一些看園的，守夜的瞎忙了一夜；既出事之後，本來可以平靜下去，想不到賈母忽然大振權威，主張嚴查；在她一怒之下，城門要失火，反映及了池魚，也是始料不及的。

大概賈母真正運用起她的最高權威，則賈府究竟有什麼改變，倒很難說。但以一個古稀之年的女人，又生活在富貴家庭中，有兒孫爲她分担家庭瑣事，爲她自己着想，不享享現成福，還打算做什麼呢？說到享福，賈母的確有她的一套。老廢物也有老廢物的人生哲學，家事由兒媳主持，自己手頭又肥——不肥，賈璉夫婦爲什麼覬覦她的箱籠呢？——孫子孫女兒一大堆，雖未做到五世其昌的地步，但「兒孫繞膝」一句話，却並不會過份。像她這種生活，可能俗人不勝羨慕，劉老老第二次進榮國府，丫頭們帶她去見賈母，兩人一問一答便証明了这个道理。

……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劉老老忙起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硬朗。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個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劉老老笑道：「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我們要這麼着，那些莊家活也沒有人做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還好？」劉老老道：「還都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了，你們這些親戚，我都不記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話，我都不會。不過嚼的動的吃兩口，睡一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玩笑一會子就完了。」劉老老笑道：「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麼着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老廢物罷咧！」……

賈母與劉老老隸屬於兩個絕對不同的階級，賈府是豪門，而劉老老來自幾瀕破產的農村。但兩人似乎有一

種共通心理：對於老境頗存依戀之念。賈母已經是富貴場所的過來人，她萬事俱備，所欠者就是大限的來到。因此她看到劉老老七十五歲高齡，身體還那麼「硬朗」，自然而然引起羨慕之感。劉老老也一樣，她看見賈母那樣大年紀，居然福氣那麼好，所謂「我們想這麼着不能」，實在道出了她暮年的悲哀。窮人究竟吃了窮的苦，而希望有一天也能置身青雲之上，因此只要眼見「可欲」，由不得會心蕩神馳起來。

……劉老老進去，只見滿屋裡珠圍翠繞，花枝招展的，並不知都系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獨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後坐着一個紗羅裏的美人一般的個丫鬢，在那裡捶腿。……

難怪劉老老會醉淘淘，這種氣勢，一個從鄉下來的村婦，那會不引起自卑感的？事實上劉老老在身體、見識、思想各方面都比賈母強，年齡也比賈母大四五歲，但兩人階級差得太遠，把劉老老勝賈母的特點都給掩蓋了去，反而變成一個頹指氣使，一個奉承拍馬的局面。

我以前看過一本紅樓夢隨筆——係清人所著——，作者對金陵十二釵有極奇怪的看法，他認為賈母也應該是十二釵之一才對。這種主張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都是不通的。可是作者為什麼偏偏要如此說呢？或者他是根據賈母在書中的重要性一點上立論。講到賈母的主要性，倒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賈母在紅樓夢中的地位，剛同鳳姐一樣。嚴格而言，鳳姐並非紅樓夢真正的主角，但如果紅樓夢中少了她，其價值將大打折扣；同樣，賈母也不能算是紅樓夢主角，但我覺得一旦少了這個老廢物，全書氣氛自亦不同。尤其是她和鳳姐兩人，似乎曹雪芹故意安排好，一搭一擋，互唱雙簧。鳳姐扮演諧角，賈母這老且比較正派，然說話之間，也儘有雋永的滋味。讀者不信，試把紅樓夢翻出來查核一下，從第三回林黛玉進榮國府開始，凡有賈母登場的地方，必有鳳姐在旁湊趣。賈母是一個好勝心很強的人，鳳姐亦然，但鳳姐一碰到賈母，總是自認不如。我不知道是鳳姐故意奉承呢，還是真心如是？有一次寶釵大大灌了賈母一碗迷湯，她說：「我冷眼看去，饒鳳嬌子多麼伶俐，總伶俐不過老太太去。」寶釵的拍馬屁工夫實在不亞於鳳姐，在這句話中她不但兩面討好，且把賈母結結實實捧了一下，老廢物怎麼不要飄飄然呢？其實真正伶俐的還是寶釵，因為她輕輕一句話，無形中將兩人弄於股掌之上。鳳姐反應我不知道，至於賈母她是最喜歡吃這一套的。寶釵拍馬並不會白拍，後來賈母特地掏荷包替她做生日，在眾人面前極力誇讚寶釵，儼然有將寶釵視作孫媳婦的意思，這些都是寶釵攻心戰術成功的地方。

可是就人論人，賈母的確實得上一個聰明人物。她在賈府五六十年的經驗，想來在這五六十年的中經過的風浪也不少；以她的才智，再加上幾十年經驗，在賈府中當然可以說鶴立雞羣了。有兩件事可以證明：

第一件：賈母笑向薛姨媽眾人道：「那個紗比你們的年紀還大呢！怪不得他認做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做蟬翼紗，正經名字叫『軟煙羅』。」鳳姐兒道：「這個名字也好聽；只是我這麼大了，紗羅也

過幾百樣，從沒聽見過這個名色。」賈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幾樣東西？就說嘴來了。那個軟煙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青，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色，一樣就是銀紅的。要是做了帳子，糊了窗簾，遠遠的看着，就似煙霧一樣；所以叫做軟煙羅。那銀紅的又叫『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丫頭沒見，連我也沒聽見過。」

這不僅是博識，而且也只有在榮國府這種家庭才看得見用得着，觀賈母所言，似乎軟煙羅這類紗綢尙是幾十年前用過的東西；因為連薛姨媽都不認識，雖鳳姐來頭也頗不小，仍不免有井底蛙之嘆。

第二件：賈母忙道：「怪道叫做『鳳求鸞』。不用說了，我已經猜着了；自然是王熙鳳要求這鸞小姐爲妻了。」女先兒笑道：「老祖宗原來聽過這回書？」衆人都道：「老太太什麼沒聽見過？就是沒聽見，也猜着了。」賈母笑道：「這些書就是一套子，左不過是些佳人才子，最沒趣兒。把人家女兒說的這麼壞，還說是『佳人』！編的連影兒也沒有了！開口都是『鄉紳門第』；父親不是尙書，就是宰相。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絕代佳人，只見了一個清俊男人，不管是親是友，想起他的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像個佳人？……」衆人聽了，都笑說：

「老太太這一說，是謊都批出來了。」賈母笑道：「有個原故，編這樣書的人，有一等妬人家富貴的，或者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來糟蹋人家。再有一等人，他自己看了這些書，看邪了，想得着一個佳人才好，所以編出來取樂兒。他何嘗知道那世宦讀書人家兒的道理？——別說那書上那些大家子；如今眼下，拿着咱們這中等人家說起，也沒那樣的事。別叫他謗掉了下巴脖子罷！所以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連丫頭們也不懂這些話。這幾年我老了，他們姐兒們住的遠，我偶然問了，說幾句聽聽，他們一來，就忙着止住了。」

「老廢物」果爲能幹，自己喜歡聽說書，偏偏有一套說書哲學編出來欺騙大家。以賈母的人生經驗，看的書，聽的戲當然非後生小子所及。她有了這份資本，所以敢放胆肆言，毫無禁忌。但這段話中，却不免自打嘴巴地把賈府黑幕洩漏了多少出來，所謂「拿着咱們這中等人家說起，也沒那樣的事」，分明是欲蓋彌彰的自告。因此老廢物才智是有了，經驗也够了，可就因她的生活圈子局限在她自己的大房間內，究竟賈府暗中在進行着什麼事，她可一點都看不出來。甚至房裡那麼大的箱櫃搬出去，她也茫然不知。倒不曉得她是真的不知呢，還是裝聾作啞？

綜觀賈母一生，她祇作了兩件好事：一件是她庇護鴛鴦，使她免於遭受賈赦的蹂躪。可是她之庇護鴛鴦，一大半動機還是爲了私利。誠如她所說：「我通共刺了這麼一個可靠的人，他們還要來算計！」可見賈母之庇護鴛鴦，並非以保護弱小的姿態出現，而是因爲她「刺了這麼一個可靠的人」。否則，賈母果然想保護弱小

一定應該替鴛鴦設想將來。萬一她死了，鴛鴦怎麼辦呢？賈母既見不到此，則知她之拒絕鴛鴦作妾，只是爲了個人利益。未曾替鴛鴦的幸福着想。因此賈母死了，鴛鴦的命運也完結了，如此看來，賈母雖替鴛鴦做了一件好事，但做得不徹底，結果仍舊害了鴛鴦。恐怕連賈母鴛鴦本人對這件事，也感到有點糊里糊塗吧。

另一件事是她收養黛玉。從黛玉第一次進榮國府起，她始終是在賈母的羽翼下被護持着。賈母似乎的確愛黛玉，因爲她愛她的女兒——黛玉的母親，而她的女兒又不幸夭折了，那麼，將愛女兒的一股熱情移到黛玉身上，也是順理成章之事。尤其是當黛玉的父親也逝世之後，黛玉變成了一個孤兒，應該更能獲得賈母的疼愛。我們看紅樓夢故事的發展，也確然如此。黛玉如果得不到賈母的疼愛，她在賈府的地位實在够慘的。因王夫人對她並沒有感情，更當薛姨媽帶了她的女兒寶釵到賈府之後，王夫人待黛玉的態度更不同了。王夫人之外，鳳姐是一個見風使舵的人，她對黛玉既無利害可言，只要賈母對黛玉的寵愛不衰，她決不會自討苦吃。但因王夫人的緣故，她待黛玉也不會太過熱情。至於寶玉和黛玉的感情是另一件事，和賈母並沒有關係。

可惜賈母雖疼愛黛玉，正如鴛鴦一樣，並不會真正了解黛玉。當黛玉和寶玉愛情如火如荼時，她竟渾然不知。依理推想，賈母能够利用她的權威，那麼這一對少年人未始不能有情人終成眷屬，可是第一棒她本人就反對在禮教森嚴的家庭中進行「佳人才子」的把戲。寶玉和黛玉之間的關係固遠離所謂佳人才子的路線，但我們似不得不承認他們兩人確屬佳人才子，因此我們幾乎可以確定即使賈母知道兩人的關係，恐怕也不一定會贊成他們的結合。賈母固然疼愛寶玉和黛玉，但她更疼愛那個維持了她六七十年的封建家庭。一個自始至終由封建家庭訓練出來的婦人，不可能會了解少男少女的心理。所以，以寶釵和黛玉比，她寧可選擇前者；例如爲寶釵做生日，當衆誇讚寶釵，使寶釵在賈府中的身價突然提高，並爲金玉姻緣鋪路。這些殊榮，黛玉不與其一。此無他，賈母對黛玉的愛是親情的愛，她特別抬舉寶釵却是爲了維護舊禮教的利益。她的溺愛寶玉，使寶玉生活在一個無法無天，也幾乎無理可喻的天地中，更是親情的愛與維護舊禮教兩者的結合。此兩者看似矛盾，其實却有其協調的可能。祖母溺愛孩子並不奇怪，雖然允許寶玉混在女孩子堆中有點出乎常軌；但在另一方面，賈母也分明很希望寶玉能够繼承祖業，祇是她不像她的兒子賈政那樣的性急，恨不得幾天之內讓寶玉金榜題名。若說賈母成了反叛集團——寶玉的靠山，那真是差以毫釐，失之千里了。

總括而言，賈母既是一個「老廢物」，她對於賈府由盛而衰就不易言其功罪。以她的年齡，除了享受桑榆晚景外，似乎沒有其他奢望了。但是，作爲一家至尊而論，她對於賈府種種罪惡，又似乎不可全委爲「廢物」而不負一點責任。如果賈母有點頭腦的話，或者她能够明察秋毫的話，至少以她的地位，可以拯救不少無辜的兒孫，那時候，整個紅樓夢的內容可能改觀了。然而對於賈母，我們不好存什麼奢望。因爲她的利益，與她所

孤獨夢

淡瑩

他離去的脚步像吸水紙
吸乾我灑在長亭的懷念

十里之外仍有十里
直到無涯處
相思樹的濃蔭成霧
推我入蒼茫和孤寂中

那張彈簧鐵床，蹦起
他小寐時的磨牙聲
他屈背開拓寶藏的書房
遺下數根莎翁的白鬚鬚

我的目光常被扭曲
巡視空室，一如域外
只有延伸的地平線
而無古人，而無來者

他匆匆的脚步吸盡歡聚後
我是暫時枯萎的向日葵
串孤獨夢，在長亭外

代表的階級利益分不開。在利害方面，她與賈政王夫人等又是一致的。唯一的例外是：有時爲了暫時的矛盾，不免引起衝突罷了。——其實這類事也不多。

我覺得買母之在紅樓夢中出現，除了點明她是買家一位重要人物外，作者似乎還想藉她來填補賈府一種不平衡偶力的真空，從而使故事發展格外多采多姿。但是，眞所謂「夕陽雖好、已近黃昏」，我們不難在賈母身上嗅到這兩句話的氣味。誰知道「樹倒糊猴散」的兆語，不是從這裡參透出來的呢？

(全文完)

流轉

(下)

□□黃美之

「目前的這一切，我記得過去也曾有過，只是想不起。」我說：「我常常有這種感覺，也許就是觸景生情吧！」

「在心理學上，這叫假記憶。」梧桐說。

又有一架飛機飛過去了。

「甚麼假記憶，我記起了，就像在重慶嘛，你記得嗎？晚上出來躲警報，田裏青蛙也是這麼叫，好像叫得還兇一點，我急死了，就怕日本人聽見。」

「是的。」梧桐也同意了：「可是那好像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走吧，還是回房睡覺去。」

「我一點不要睡，只要這樣子的臨風懷想，似乎也是一份很好的享受，一份抒情的享受。」

「你愛這樣自作多情當然可以，但只怕你會很快的就會把鄭鈞忘記，這都是緣份。」

「這會兒你又老三老四的說起緣份來了，你可知道你自己的緣份又在何處嗎？」



「緣份是要到事後才知道的。你看，你和我哥哥，從小人家就說是天生的一對，可是他去了美國，你們連信也懶得通一封，我才不相信你們會是天生的一對呢！」她聳聳肩又道：「至於我自己呢，也許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反正包不會做老小姐就是，你別以為我四年級就該拉警報呀！」

這就是梧桐，快樂瀟灑的梧桐。

又有飛機過去了。

「這定是打勝仗了，梧桐，只要上海稍為穩定，我想我還是回去，好歹還是和爸媽弟妹在一起，好容易他們把我養大，等有危急時，我却又一人跑了，良心實在不安。」

「等明天再說吧，我困死了。」

我跟着梧桐走回寢室，我擁着滿懷的兒女情思，以及戰亂時代的悲歡離合，惆悵悵，恍恍惚惚的入睡了。我夢見自己騎着一匹大白馬，跑得又遠又快，但後面總有隆隆的戰車，還有敵兵追趕我。我驚了醒來，天已大明了，遠處有隆隆的機聲。

黃昏時，消息傳來，上海的國軍已完全撤退，共產黨已抓住了那根大動脈。我們那一羣都顯得惶惶惑惑的，有如喪家之犬。其實，那時大家都對着何去何從的迫切問題，但我總以為只有我的問題最嚴重，那一份剪不斷理還亂的愁緒，使得我倒在地上大大的哭了起來。

中原的不能把守，棋局似乎已分明，學校裡那些鬧罷課的已不再鬧了，因為不必鬧，那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已迫使人喘不過氣來了。

學校突然的決定提前期終考試，那消息令人高興，又令人黯然若失。

考試是在忙亂中進行的，那種忙亂的考試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遇到，我也敢打賭，那也是最末的一次。能考些什麼呢？一學期過了不到三分之二，而這三分之二的日子裡，有一半是罷課與罷教，剩下的時間就是纏住教授講時局。若遇着不愛說閒話的教授，倒還抄寫了一點筆記，只是指定的參考書卻不知在何方。對着考試卷上的題目，我真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教授發完了試卷就走了。他剛轉背，學生們就大大的互相抄寫。我看不慣這樣的舞弊，就一人坐在角落裡，以免同流合污。我正對那些不知所云的題目細心苦思，竟有男同學十分熱心的跑來教我；我還想加以考慮，他以為我不會寫，索性幫我把試卷拿了去代寫了，也不管字跡是如此之不同。到此，我也不再有異議了，那真正是最荒謬、最興奮的考試。

是第二天的考試了，我剛考完中西交通史出來，懷着一顆犯罪卻又有趣的心情走出文學院大樓。我想，這種考試只怕是騙鬼吧！我若是教授，一定一眼也不看，通通丟進字紙簍，每人送六十分，就算是逃難分數好啦！我很想找到一位熟同學，和他或她談談這有幾分幽默諷刺的逃難分數，我就左右的看看。

「一定是考得很好吧，這樣笑謎謎的。」有人在

我身後這樣說，我一聽就知道是鄭鈞，但因為那樣突然，我不覺仍掉過頭去看了他一眼。

「那天我去宿舍找你，你不在，梧桐也不在。」他很柔和的說。

「不在？在？聽你說鬼話，騙人騙得頂像，給你六十分好啦，也不要來多嘴了。」

「好嗎？曉梅！」
「好，假惺惺的，我好，我不好，與你什麼相干。啊，該學文玉珍的口氣說：老娘好，不好，與你這死鬼無關。」

「怎麼不理人？嗯，這又一個人笑了。」不能讓他看到我笑，要讓他看到我哭，不，也不能讓他看到我哭，他更要自己臭美了，那麼，就拉長着臉吧！

「曉梅，我知道你一定會生我氣的。」他有氣無力的說。

「哼！生氣？豈止生氣而已，你是壞人。」

「考試完畢後，你和梧桐去那裡？」
「為什麼要告訴你。」

「你真急死人了，為什麼一句話也不回答我呢？」他把臉湊近我的，又追問道：「是台灣嗎？」

「台灣還沒有消息，去那兒呢？我想回上海去了，但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好吧，你不願意理我，我就識相一點走了，再見！」

他生氣了，掉頭往校門那邊走。我不覺一怔，覺

得剛才自己硬是一個字也不哼出來，未免太過份一些，心中有些着急，卻也不願此刻再去喊他，就從一條小路走去，想從那條路轉去市場買水菓吃，實在也是茫無目的，無心無緒的在那兒轉。唉，你的心既已經變了，又來找我說話幹什麼。若不是考試，你也不會回學校來；若不是無意中碰到我，就連這些假話你也不會來和我說。我一邊想，一邊心酸，不知不覺走到了一株大槐樹下。槐花都快謝了，槐花快謝時更香，這香味使我想起在南京時我每天去上學所走的那條路。我總是從古樓後面穿過去，打金陵大學過，拐灣處，金大有好幾株大槐樹，支幹都伸在籬笆牆外，每到暮春夏初時，那槐花香就充滿在那小圓石路面的古老巷子裡，我的腳踏車輪總要壓碎好多落在地上的白槐花，而那花香總是無端的使人傷感。又是落花的時節了，一切都像夢似的。

我站在那槐樹下，戀戀不忍離去。

「曉梅！」鄭鈞在喊我。他什麼時候又跟上來了，我一點也不會注意。我掉頭看他，他忙拉着我向裡面的另一株槐樹下，他把他的洋裝書鋪在樹下。

「坐下來吧，別哭！」他輕柔的說。

啊，我哭了嗎？我用手抹去淚珠，極力的閉緊着嘴，但不爭氣的眼淚，這時偏偏要汨汨而流，我想我這樣子一定難看死了，不如和他明說。

「我要哭啦！」我沒好氣的向他吼。

「你想哭，就痛痛快快的哭吧！靠着這樹幹坐下來吧！」

他扶着我在那槐樹下坐了下來，坐在他的哲學書上，他也在我的身旁坐了下去。我的手絹小，一會兒全濕了。他把他的大手巾給我，我就大把大把的鼻涕灑在上面，似乎也出了一口氣似的。

「好了吧，曉梅！」他又拍拍我的肩，「告訴我，你們考完後到那裡去呢？」

老問這個幹什麼呢？我實在不知道，我雖可跟梧桐去台灣，但我爸媽弟妹都在上海了，唉，這下真是成了一個流浪人了。

「怎麼啦？又不說話了？」

不和你說就不和你說，你這花花公子。

「唉，總得說兩句吧！這種亂世，今日相見，明日不一定相見。」

「你和路蕙莎好呀！」我直着頸子說的，這話是衝口而出的，我自己也沒想到我會這樣說。

他先是一驚，而後道：「我知道你總會知道的，但我希望由我自己告訴你，在一種很自然的情況下告訴你。」

「何必那麼嚴重呢？」我哼了一下鼻子說，我發覺我並沒有權利聽他的報告。

「真的，我和路蕙莎……」

我用雙手掩緊着耳朵：「不要聽，不要聽囉！」我喃喃的噙着像噙經似的。

他倒抽了口氣。「好了！好了！」他說，同時試着把我的手從耳朵上拉下來。「你不讓我有解釋的機會，也就算了！」

「爲什麼要解釋呢？」我心已經軟了，我很溫和有禮的道：「很多事情是無法解釋的。」我試着站起來，當我抬眼看他時，他也正看着我，我又遇到了那雙空虛茫然卻感人心弦的眼。

「再見吧！」我站了起來說：「手巾等沈了再還你。」我彎腰拾起他的書放在他手裡，他也已站起來了。

「什麼時候離開學校，告訴我一聲，我派車子來替你搬行李。」他關切的說。

我又想頂撞他幾句，或者再給他看一次長臉，但抬頭見到他那蒼白的臉，心中又不忍了，只不覺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悠悠的問道：「不必了，不必了，謝謝你！」我一邊說，一邊往路邊走去，他也跟着我走出槐樹下。

「你去吧！」我向他揮了揮手：「我還是回宿舍去好了。」我一邊走，一邊掉過頭向他說。他呆立了一會，說了一聲再見，就往校門那邊走去了。我偶而回頭看看，看見他低着頭，一邊走，一邊踢着小石子，這與他平日那種紳士派頭完全不同。但我覺得這個踢着小石子走路的鄭鈞，更像是一個真正的鄭鈞。同時，我也突然覺得我已經成長了，當我對他說「很多事情是無法解釋時」，我就覺得我已成長了，因爲我有了一種超然物外的感覺，我的心靈感覺到一種解放，大概是一種解放吧，我竟以一種怡然的心情，步履輕盈的走回了宿舍。

當我回到樓上寢室時，文玉珍和梧桐正在談笑她

們的畢業考試。

「你知道嗎，今天那禿頭教授根本沒有來。」梧桐專心的敘述着：「那被稱爲六朝元老的同學，就在黑板上出了三道題目，這三題都是筆記本上的，只要照着抄答案好了，半個鐘頭大家都寫好了。那六朝元老真棒，把我們的卷子都收集好，用根繩子捲好，然後揮毫寫了一張條子在上面：請××教授追認，就交去教務室了。」

「追認？」文玉珍驚異的問：「什麼叫追認？」
「你這學法律的不懂我們的追認？」梧桐笑道：「就是要那教授承認我們的試卷是有效的，你看，妙不妙？」

文玉珍正喝一口茶，笑得把水都噴在地上，她透過一口氣後，道：「你們的還算文明，我們的真不得了！」她說到這兒笑得雙手捧着肚子；「我們的教授來是來了，發了考卷就走了。我們大家都是抄書公，這也罷了，偏偏有些同學連書、筆記，什麼都沒有，就只好和人家共着抄。有些男學生，抄得太熱，就把上衣脫了打個赤膊抄。坐在我旁邊的那個傢伙就打着赤膊，一邊和我說對不起，一邊搶我的筆記本抄。」她一口氣的說下去，那情況已令人捧腹，她再指手劃腳的描述，真令人笑不可仰了。我笑得眼淚也流了下來。

「曉梅回來哪！」梧桐聽到我的笑聲才發覺我的存在；「我今天到底看到了那位被指派指導我寫畢業論文的副教授了。」

「是嗎？他說什麼來呢？」我知道梧桐去見那副教授去了三次，他都不守約，都不在，梧桐就生氣，不再去找他。

「他才妙呢，他說，幸虧他不在家，所以我尚未開始寫那煩人的論文，現在根本不必寫論文也可畢業了，若寫也是白寫，教授也要逃難呀！」梧桐一邊說，還蹦蹦跳跳：「好啦，好啦，我們總算畢業啦，沒想到這麼容易，真是發國難財。」

文玉珍顯然也爲能這樣輕易的畢業而興奮，她說：「我還看見鄭鈞，很神氣的樣子，這下大老爺到底也可拿到文憑了。」

考試只剩下最後一天了，大家約好了明天考完了晚上要聚集在洋台上好好玩一玩。因爲從此以後，大家東南西北的分散了，以後能否再見，何時再見，實在是不知道了。

但第二天清早，突然炮聲連天，像是很近，又像是很遠，大家瞠目相對，惶惑萬分。有人在說只怕是士共來了，有些胆小的已哭起來了，幸虧消息傳來，原來是軍火庫爆炸。

我上午只要考一堂國文，梧桐都已考畢，等我回到宿舍裡，她正在清理行李。她說大家都沒有心再留在這兒開同樂晚會了，因爲這兒畢竟是在鄉下，萬一發生變故，真是喊天不應，叫地不靈。她說文玉珍已去找余青雲來幫忙網被包，黎凱已進城去了，等下就會坐他家的車子來接我們去胡叔叔家我。一邊聽她說，一邊清理東西，我看到對面房間的管與薇，也在忙

着清理，地下都是繩子、紙片。我們窗戶外還掛着文玉珍買來的鹹魚，這些日子她都忘了拿去廚房弄來吃，那魚日晒夜露的，更加乾而灰白了。因為不斷的有風吹來，魚就跟着掛它的繩子不斷的轉，不斷的向左轉，不斷的向右轉。我出神的看着那魚，我覺得很多的東西都像那條魚一樣，在不斷的左轉，又不斷的右轉，乾乾的，灰灰白白的。

尾聲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唐朝王維——

時光流轉，歲月易逝，十五年匆匆的過去了。在這十五年中，世界有很多的變遷，國家有很多的變遷，個人更有數不清的悲歡離合，這大千世界實在是迷離繽紛。

我在美國結婚後，跟着我的丈夫回到他的老家——他的出生地吉隆坡，承繼他父親一份龐大的財產以及那份複雜的企業組織。有一個終日忙碌，對衣食絲毫不肯馬虎的丈夫，和四個終日奔騰走馬的兒子，使得我的生活充滿了「現在」，無暇回憶過去，也無閒情幻想將來，也不再假記憶——那種敏感的、有幻夢的、喜歡傷感的綺年玉貌的女孩子的情緒。

但去年年初，梧桐寄來了一封信，這信使得我再度對一份塵封的往事，又溫習了一遍青春年少時的情

感，同時也深切的體念了那種莫可奈何的悵惘。她要去新加坡會見要從那兒路過去非洲的鄭鈞，她怕我不去，特地托鄭鈞帶一大包台灣土產給我。

我一人去了新加坡，飛機降落的時候，已是下午三點，正落着雨，走出飛機來，就迎着一面水霧，涼絲絲的，又纏綿，又淒清。

我步出飛機場，沒有人迎接，沒有丈夫兒子牽牽拉拉，真有一份說不出的輕快，似乎也變得年青了。

我踏着輕快的脚步，招呼了一輛德士，直駛國賓旅社，這是我唯一能訂到房間的旅社，現在，新加坡有太多的觀光客，旅社已是供不應求了。

旅社的侍役替我把簡單的行李搬入了房間，他出去反手關好了門，我連忙撥電話去太子飯店。

「太子飯店。」那邊接線生說。

「四〇三號房間的鄭先生在嗎？」我問，我聽見我自己的心在跳。

「請等一等，」她說，時間似乎很慢，她終於回答的是：「出去了。」

我留下自己旅社和房間的號碼，要她告訴鄭先生，回來就撥一個電話過來。

鄭鈞這人真是，明明知道我要來，却又跑了出去，但我反覺得輕鬆些了，我去洗了臉，而後站在窗前看看。

這時，雨已經停了，窗外橫過馬路，就是一片公園的草地，再過去就是海，因剛剛下過雨，草地顯得很青，草地上的幾株大樹也青翠欲滴。遠處的海，還

迷迷糊糊的，與天混合在一起。我的心境也是迷迷糊糊的，過去與現在都混合在一起，似乎過去的都是真的，過去的都是假的。

「時間的齒輪，會改變一個人生命的軌跡。」我凝視着一棵樹頂默想着；「鄭鈞竟會變成一個農夫，實在是意想不到的。」

梧桐的信上說：自從路蕙莎和他分手後，他一直神色黯淡，幾經掙扎與振作，今天總算能以農業專家的身份去非洲幫助落後國家，我們過去是他的朋友，現在仍舊是他的朋友……

「唉，朋友。」我心中感喟得很；「朋友又能替他做甚麼呢？他心靈上的創痛，永遠是屬於他自己的。若果他沒有得肺病，路蕙莎也許不會離開他；若果他們的孩子沒有死，路蕙莎也許不會離開他；若果沒有大衛林，路蕙莎不會去美國；若果我沒有遇到大衛林，路蕙莎和大衛林就不會再有聯絡。人生的命運，常常有巨大的改變，而這些大的改變常常是一些小的因素所促成的，而常常是偶然的。」

我離開了窗前，脫掉鞋子上牀躺着，因為似乎有些累了。我凝視着牆上古老的壁紙，粉紅色的，起着小銀花，這情景似乎很熟悉，只是想不起是在甚麼地方了。

在離開美國回馬來西亞之前，我們曾去華盛頓，那夜在唐教授家吃餃子，我因忙着幫唐太太在廚房內包餃子，沒有出去客廳見客人，後來聽見有新客人來了，大家都改了講英文，而那客人的聲音好聽極了。

「這人聲音很好聽。」我說，實在我覺得這聲音有些熟悉。

「啊，這人是美國國務院的外交官。」唐太太一邊切薑絲，一邊和我說；「他就要派去華沙了。你知道，在華沙，美國一直在那兒跟中共開會，實在也開不出名堂來，但也是相當重要的接觸。他們派他去，當然是他的學識才能都很出眾。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到底是個中國人，也許了解中國人一點。」

「啊，原來是中國人，聽他說話完全是美國人嘛！」我說。

「其實也不能算是中國人，他在美國土生土長，會說三兩句廣東話，That's all。」唐太太說。

我忍不住跑到客廳去看看，大家都正預備坐下，那來客竟是大衛林，因為他一點也沒有改變，所以我一看到他就能認識出他。八年了，自從我在台北美國大使館遇到他已八年了，但這八年的歲月並不會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的痕跡，而也許因為我自己觀點的改變，以及他換了一付黑色寬邊的眼鏡，使我覺得他真正儀表非凡了。唐教授忙替我介紹，他介紹我是樂太太，大衛林忙前來和我握手，這時他的太太却驚喜的走過來道：「是曉梅嘛？是曉梅嗎？」她把我的雙手都緊緊握着，我仔細的打量這林太太，原來是路蕙莎，變了形象的路蕙莎。她不再如水蔥般清秀，却是一位豐滿明艷、珠光寶氣的夫人了。

梧桐曾來信告訴過我鄭鈞與路蕙莎離婚的事，但以後就沒有再報導過他們的消息，梧桐一年難得給我

一封，來信也是寥寥數語，而且，她已隨夫遷至台南，台北的朋友們的情況，她所知的，怕也不比我多了。所以，今天路蕙莎以林大衛太太的身份出現，實在令我的眼睛不相信。後來我們在唐太太的臥室裏促膝長談。

「你不知道，鄭鈞後來脾氣變得壞透了。」路蕙莎纏着眉頭告訴我；「常常咳嗽，下午又發燒，我要他去檢查身體，他說甚麼也不去，後來吐血了，這時我又拖着個孩子，他家財產都在他繼母手中，老頭子一死，我們甚麼也沒有了。」路蕙莎說至此，神色緊張，餘悸猶存。

「我要他不要抱孩子，親孩子，他就不能克制他自己，孩子先天也不足，只一歲多點，就得肺炎死了。」她說時，像叙述別人的孩子似的，眼睛盯着牆上的花紙；「這壁紙很漂亮，大概是日本貨吧？」她那種有心無意的神態，我知道她是想掩蓋她心中的疤痕。她仍是個強的。她的父親真正很瞭解她，她絕對不會對失敗屈服的。她會鏗而不捨的去追求幸福。她離開了鄭鈞，要求那一直寄聖誕卡給她與鄭鈞的大衛林爲她找美國大學的獎學金。她原是只求自己深造，好有能力負擔起自己的生活，以及那天天要吃藥打針的鄭鈞的生活。但太平洋彼岸的海潮，日復一日的洗退了她對鄭鈞那份所剩無多的愛情。

「唉，可憐的鄭鈞。」我說：「他那時是貧病交加吧？」

路蕙莎低着頭，良久不語，後來才夢囈似的道：

「我離開他時，心中雖也恨他不爭氣，但也並沒有打算和他離婚。我覺得命運不是由自己操縱的，至少那份情緒，那些愛和恨，我都無法自己把握。」她眼睛潮溼了，但她仍極力忍住不哭出來，而向我笑笑。這是一個外表柔和，而內心剛強的女孩子，我發覺我仍很喜歡她，她現在是否仍在那充滿革命及羅曼蒂克的華沙呢？但無論如何她仍是在過一種優裕的外交官夫人的生活，我想像着她那種長裙曳地，觥籌交錯時的輕聲淺笑，流利的英語，柔美的法國話，在那些鷄尾酒會裏，她一定是很出色的。

電話鈴響了，我急忙從牀這邊爬去牀的那邊抓電話聽筒。

「喂！」我說。

「是曉梅吧？」聲音傳了過來，似熟悉而又陌生；「我是鄭鈞，我剛去外面買點東西回來，你已來新加坡啦，好極了！」

我緊緊的握着電話筒聽着，昨天在吉隆坡時，我就接聽過他從新加坡打來的長途電話，但因為那太突然，又要在短短的時間內約好見面的地點與時刻，所以沒有閒暇讓我感懷，這時我却忍不住激動起來。

「鄭鈞，你好嗎？」我說，我心中渴望着即刻見到他。

「很好，謝謝你，很好，我現在就可以來看你嗎？是國賓旅社？」

「是的，」我說：「的士會知道這兒的，我到樓下去等你。」

啊，樓下，又是樓下，我好像又是在S大學的女生宿舍了。

「還會認得出你吧？」他說，像是半認真半開玩笑。

「我穿的是粉紅色的衣服。」我說，因為我身上正穿着一件粉紅色的套裝，衣料是很好的，我雖坐飛機，牀上打滾，仍是不纏，所以也沒想到要換衣。

他沒有了聲音。

「喂！」我對着話筒焦急的喊一聲。

「喂！」

「怎麼不說話，我以為你掛電話了。」

「你說你穿的是粉紅衣服，我突然想起我們第一次出去玩，你也是穿的粉紅衣服。」

「是嗎？好像是的，但那時是少女，現在却是老太太啦！」

我們都笑了，他說他馬上來，我知道由他那兒到我這兒至少也要二十分鐘，但我仍是急急的下樓去了。我在樓下的糖果店、雜誌店來看去，時時刻刻留意着大門，我實在不能等候了，就索性走到大門外去等他，正碰着他的車子抵達，我們仍能彼此認識，我們一時不知道說甚麼，只是緊緊的握握手。

他比從前健壯多了，皮膚黑中透紅，但頭髮已不如前那麼濃厚，是一個中年人的光景了。他的襯衫仍很潔白，但沒打領帶，穿着一條卡其布褲，鞋子也不如前那樣光可鑑人，倒也瀟灑持重，他手中拿着一大包東西。

「哪，這就是梧桐要我帶給你的。對梧桐說來，吉隆坡到新加坡就像桃園到台北一樣，一上吉普車就到了。」他說，害得我笑了好一陣子，這真是我的表姐梧桐的寫照。我謝謝了他，就領他去旅社一樓的酒吧坐坐。

他要啤酒，我叫了份金湯尼，酒來了，我向他舉杯。

「歡迎你來了南洋！」我說；「今天天氣涼爽，可以多喝一點。」

他只是笑笑，又略微羞澀的看看我，他的眼睛不再像黑寶石，也不空虛迷濛，是十分簡單清楚的深褐色。這個人真正是完全的不同了。我想，他的靈魂之窗已告訴了我。

「梧桐好嗎？」我一邊問，一邊打開那包裹，全是我和我孩子們喜歡的牛肉干和蘿蔔辣椒。

「啊，她很好，你很久沒有見到她了吧，她胖了很多，但仍是漂亮。」他似乎十分高興地談到梧桐；「她的奇復今年底就可升少將了，他還能駕駛飛機哩，梧桐自己仍在民航公司工作。」

「那真好，」我說：「現在我的孩子都大了，我今年一定去台灣看看，你來之前去台南看過她吧？」

「我去你姑媽家辭行。她剛好回娘家來了，你知道嗎？曉梅，你的姑和姑丈母一直對我很好的，在我最潦倒的時候，只要奇復來了台北，就要他開車上山去看我，還做菜送來給我吃，這年頭，有這種人很不容易呢！」

「是的，」我說；「他們是古道熱腸的人。」姑媽信中有告訴我去看鄧鈞的事。「你怎麼對農業發生了興趣，改行成了農業專家了。」

「談不上甚麼專家，我只是去開闢一條人類合作的新的途徑。至於我怎會對農業發生了興趣呢，我相信是因為我有祖父的血液，我父親是搞革命做官的讀書人，但我祖父以上都是農人。」他神氣十足的說。

「這回是講遺傳學了。」我幽他一默。

「啊，不是，仍舊是叔本華的命運論，悲觀的命運論。」他像諷刺他自己似的說；「你出國後不久，我得了肺病，一直住在醫院。我的繼母對我實在還算好，她讓我搬去陽明山她的一座菓園內休養。後來孩子死了，你知道，路蕙莎生過一個孩子。孩子死了，她絕情的去了美國，我每天奉命靜養，實在閒得無聊，就在屋前屋後種花，種玫瑰、菊花、聖誕紅，那實在是些容易生長的東西。但當它們盛開時，我看了很快樂，是一種形容不出的輕飄飄的快樂，但我仍沒有把這當樁正事。後來可以下山跑跑了，我就仍是去台北市逛，朋友家走走。其實，可去的朋友家也不多。你姑父母家我也去的，只因梧桐和你都不在，我也少去。我還有一個朋友，在CAAT做事，他夫妻倆對我似乎也不錯。那天，我去他們家，他們家有客人在打牌，打得很大，我坐坐就出來了。我朋友送我到門口，我聽見他太太在大聲的對那些牌客道：可憐啊，是一個落魄的公子呢！我當時聽了，心中很難過。落魄就落魄，公子就公子；又甚麼落魄的公子呢？我一氣

就回到陽明山，發誓不下山去了。但我總難忘記那輕蕙的同情。我這才突然發覺，我必需要靠自己努力了。父親死了，沒人撐腰了，而我又有何甚麼本領呢？我一個人在園子裏徘徊，那時正是秋天，我種的菊花開得美極了，我就有了一種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的胸襟，覺得天無絕人之路，何必與那些俗人計較呢。我想到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那樣的士大夫尚能退歸田舍，我又如何不能呢？只是時代不同了，不能真正的關門過日子，但我也可以學一些新的農業知識，可以整頓這菓園，可以耕田，我就這樣決定了下來。」

他一邊喝啤酒，一邊說給我聽。我癡癡的聽着，心中分担着他那獨自摸索奮鬥，以及面對炎涼世態的凄苦。

他還告訴我，他怎樣的身體變好了，就去了農業專校，又開始研究米稻的改良等等。

「我絕對相信我身體內流的是我祖父的血液，而不是我父親的，從前做官家子弟實在不合我的性格，所以渾渾噩噩的過日子。」他已喝光了他的啤酒，我又替他叫了一瓶。

「你到底找到了你自己真正的興趣。」我為他歡喜。

「也可說找到了真正的我。」

「祝福你，因為你找到了真正的你。」我又向他舉杯，我們都笑了。

「人生很奇怪，」他喝了一口酒又說；「很多人

很幸運的一下就知道他們該學甚麼，該做甚麼，而有些人却要受很多的打擊才能找到他們的目標，我就是這樣的。」

我木然的看着他。

「身體健康最要緊。」他說，他似乎變得很健談了；「沒有健康就不會有幸福的。我生病時，路蕙莎說甚麼也不肯到我房中來，有甚麼話就在房門外喊。」我幾乎想笑了，笑路蕙莎怕傳染肺病；「她是醫生的女兒，」我安慰他道：「所以對病菌的隔離方面很理智。」

「哼，也許是的吧，她對貧家也是絕對的要遠離的。」他有些氣憤，但仍極力忍着。這話似乎又刻薄一點了，我想起了那次陪路蕙莎去北投找鄭鈞，她那種碎心的哭泣，以及她那雙抽動的瘦削的肩，我很想說：「你傷她的心於前。」但我沒有說，我想，夫妻已經分離了，那恩怨總是存在他們心中的，無法消除的。

「我在美國看到她。」我說。

他低着頭，看着自己的鞋尖，半晌才道：「告訴我，你怎樣嫁到南洋來了？梧桐告訴我，你先生就是那次我們去N大學一同划船的那實習醫生的哥哥，是嗎？真巧！」

我知道他不願意再提到路蕙莎，我就把我的經過都告訴他，以改變他的心情。

我在美國遇到樂怡的哥哥，實在是偶然的。我先在波士頓讀波士頓大學的教育系，苦讀了三年，那天

去一家最大的中國餐館吃飯，表哥已去了紐約，所以我一人獨自去，但那兒客滿了，女侍要我等一等，我就站在入口地方等。我發覺那邊有一個人，很是熟悉。端整的鼻，輪廓清楚的嘴，大眼，只是想不起他是誰。他也正看着我，我的毛衣縮了水，我就不斷的往下扯，突然他走過來請我去分坐他的桌子。

「我姓樂，」他立即自我介紹，「我是從洛杉磯來這兒渡假的。」

「我認識你，」我說；他訝異的看着我；「你叫樂怡，是廣州N大學醫學院的。」

他笑了，笑得十分開心：「不是的，我不是樂怡，不過你仍說到我們家來了，你說的樂怡只怕就是我那同年的弟弟吧，我們長得都像父親。」他說，他叫樂祥。

「那你是澳門來的？」我說。

「不是，我是吉隆坡來的，南洋來的。」

「那就不是了，樂怡是澳門的。」

後來樂祥告訴我，他父親有三個太太，一個在澳門，就是樂怡的媽媽。他自己的母親是大婦，一直住吉隆坡。最小的太太在檳城，也有一個兒子。樂怡的媽媽一直在澳門，從來沒有去過南洋。但樂怡小時會隨父親去過吉隆坡見祖父，他說他們弟兄相處得很不錯，只是不在一塊生長，所以彼此很客氣。他還告訴我，樂怡現在北京，前一年才結婚的。他們兄弟同年，樂祥比樂怡大三個月，看去真是孖生弟兄一般。我真正覺得快樂極了，就拜托樂祥去信樂怡時代我問候

。等一頓飯吃過後，我已覺得樂祥是個老朋友了，所以飯後他請我出去同遊，我是毫不考慮的接受了，而且不久我也轉學去了洛杉磯，並且和他結了婚。樂祥是學化學的，他已得了博士頭銜，在一家很大的化工廠做顧問，並從事一種人造纖維的研究工作，我的第一二兩個孩子都是在洛杉磯生的。

「我想，那天我若不穿了那件勞什子毛衣，害得我老扯衣服，他也許不會看見我，也不會請我去他那張桌子坐，我也不會嫁到南洋來了。」我這樣描述給鄭鈞聽。

「你不扯衣服，他一樣會看見你。一則你是人人愛看的女孩子，二則我相信婚姻與生死，絕對的爲上帝所掌握。」

「你是這樣的相信命運嗎？」我說，我想到路惹莎和他是同樣的論調，也許因爲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經驗吧？

「是的。」他說，他毫不猶豫的說：「我還相信靈感，那我在N大學划船時，我看着那姓樂的實習生就不順眼，你雖沒嫁給他，到底嫁到他家去了。」

「我倒完全的沒有這份靈感。」我說，同時有一份輕佻的喜悅，因爲鄭鈞曾爲此吃醋啦。談到過去的學生時代，話就似乎更多了，我們搶着說一些甚麼，而不管甚麼都好笑，又談到那次請他提水的事。

「我在美國也遇到余青雲和文玉珍，那麼大一個紐約，我們居然在一家百貨公司遇到了，」我說。

那天誰也沒買東西，他們就把我帶去他們家吃飯

。一盤E，余青雲就忙着打開唱機，原來是I Wonder Who's Kissing her now。他們說，他們來美國後，我是他們所遇到的第一個屬於那涼台上的人，那音樂把我們又帶回了那昔日青春歡樂的境地，也徒增了感傷。但我們都深深的愛着這份感傷，酸酸的，甜甜的。我問他們甚麼地方買的這張唱片，我也想去買一張。文玉珍說，不是買的，就是涼台上的那一張。那天大家都匆匆的離去，沒人收這唱片，她就把它當寶貝似的帶來了太平洋的彼岸。

「那真有點意思，」鄭鈞說：「可惜那時我不屬於你們涼台上的。」他又飲了一口酒，似乎真正惋惜那逝去的機會似的。我也覺得可惜，否則我們將有多少的共同回憶。

「知道黎凱嗎？」我問。

「我只聽梧桐說過，若果見到他，也許會知道，但實在想不出他是誰，也許我們並沒見過，也許我們並沒見過。」

「我想在學校時定見過的，你知道他的下落嗎？他出來了嗎？」

「這個我也不知道呢？」

「我每次問梧桐，她總不回答我，不知是她忘記回答，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他死了。」我說。想到黎凱，我的心情變得很沉重了。我默默的看着窗外，天色很陰沉，一陣風起，括得滿街灰塵落葉飄揚，一陣急雨跟着落了下來。

「啊，今天落雨，明天就不要落了吧，讓你的飛

機能平安的起飛，明晚你又在那裏呢？」

「在羅馬，」他凝視着窗外的風雨，平靜的說：

「明天要在羅馬停一晚。」

「那兒有熟人嗎？」

「那來熟人呢，你就是我旅途中最後的一個熟人了。」我分不清他說這話時的心情，但我聽了，却是異常的感到酸楚。他一人去那麼遠，又是完全陌生的地方，太陽像一隻火輪，沙漠被燃燒着，他却要去將汗水滴入那種不毛之地，要讓它像奇蹟般長出五穀。我覺得自己口渴極了，我忙飲一口有冰的金湯尼。他兩肘撐在膝上，手中拿着他的杯，他的背微微彎着，我似乎看見他在辛苦的耕地，那手中的杯，是一隻苦杯，正接着他額上滴下來的一粒粒的汗水。

「鄭鈞，」我說：「中午太陽太毒時，不要跑去種稻，你會倒下去的。」我一邊說，一邊伸出右手撫着他的左肩。

他看看我，又看看他的酒杯。

「唉！」他說：「你也變了，那年你在我家，大聲的喊要我多晒太陽，我真以為你發神經了，這會又婆婆媽媽的要我別晒了。」

我忍不住大笑了，笑得仰靠在沙發上。

他也笑了，笑笑看看我，又搖一會頭。

「你怎麼還記得那些事呢？」我笑够了問他，又坐好，摸摸自己的頭髮。

「一個不幸的人，總是喜歡回憶着過去。而且，過去的一切，都點點滴滴的清清楚楚的存在他心裏。」

他說完緊緊的抿着嘴，我這才尚留下來的笑意突然的消逝了。眼前這個人，曾經與我有戀情，有兄妹之情，此刻，他却負着一顆創痛的心，一只扔不掉的沉重的回憶的包袱，要獨自遠行了。我心中泛濫着對他的憐恤與依戀，我突然的想伸張我的雙臂，將他緊緊的抱在我懷中，但我知道，我是不能這麼做的。

「爲甚麼他不是我的兒子呢？爲甚麼他不是我的兒子呢？」我在心中嘶喊着：「若果他是我的兒子，我一定將他緊緊的抱着，一直到他心中再無創痛。」我的臉上已掛滿了淚水，正像那窗子玻璃上的雨痕。他呆呆的看了我一下，就低下了頭，伸出他的左手緊緊的握着我的右手。

「曉梅，別哭！」那聲音仍是那樣柔和，令我更心碎。

我雙手緊緊的抓着他的那隻手，我要他知道世界上仍是有真正的友情。

「你把過去都忘記了吧！」我說：「展開在你前面的，將是一個新的世界。」我強顏歡笑的道：「呆會兒，我帶你去翠華樓好好的吃一頓中國飯。」我像哄孩子似的。

「好的。」他看着我微笑道：「隨你吧，曉梅，隨你高興去那兒吧，明天清早我就走了。」

窗外的風雨使黑夜更早的來臨，那酒吧只有我和他二人坐着，侍者很解人意的沒有扭亮燈光，却給我們倒滿了酒杯。

(全文完)

英國官員

黃潤岳

龍引十四年（七）



我到龍引不久，在某一次的童子軍集會中，因為有許多外賓和英校校長教師，我在致詞之後，用英文講了幾分鐘。我說：遠在那蘇降生前五百年，中國的孔子已提出了仁愛和天下一家的理論。想不到竟引起了一個英國太太的注意，立刻跑來和我談話，要義務替學校教幼童軍。後來才知道她是峇株工程部主任霍京士的夫人。

她有足夠的資格。她非常熱情，每週來一次。有時德士去遲了，她會打電話來催。從她的行爲中，我深深的體會到英國人的責任感。

霍京士本人，在童子軍方面，也有相當的歷史。因為和某些當地土意見不合，便很少參與活動。他們夫婦要回英渡假，峇株英校童軍開營火會歡送，三區童軍也受邀參加。有位印度朋友把英國國歌唱來做遊戲，他們夫婦也不以為忤。後來那位印度朋友自覺過份，立刻停止。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他們夫婦請我去他們家中吃晚飯；客人只有兩個——我和英文女校的校長凡小姐。七點左右，就已到了他們家。喝酒，談天；講述童子軍故事和他的大學生活。（我忘記了他是牛津畢業，還是劍橋？他連在大學時期的那隻小木船都帶來了。）也許快九點了罷，刀叉杯盤擺了一大堆。我們四人上桌，先是一碟淡淡的牛肉湯，接下一盤炒飯。我不會多吃炒飯，以為還有其他的菜。那最後一小碟甜到膩人的點心，勉強吃不去，幾乎要嘔出來。晚餐完畢，我連半飽都沒有。回到客廳，喝了咖啡之後，我那裡再敢喝酒？顧不得

其他，我便起身告辭。從峇株回到龍引，從新再吃了一頓飯。

英文女學校校長，大家都叫她凡小姐。她完全是以英國式教育來培育她的學生。她的這些學生的確也是典雅高貴。她繼霍京士夫人之後，來龍引教幼童軍。她教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後因校務太忙才中止。這時我們自己訓練出來的幼童軍教練畢業了，我們也就不必麻煩別人。凡小姐退休之後，曾赴澳洲等地渡假。她會有信與我，報告她在澳洲與女兒女婿相聚的生活情形。她倒沒有忘記我這位華學校長。

霍京士後來調到馬六甲，特別請我到他家一次。他住的房子，聽說有鬼，他們英國人不怕這些，倒也相安無事。後來鄧普勒要將這座房子改爲博物院，他們才搬開。今年初，我會去參觀馬六甲博物院，雖然擺設全非，仍會回憶起往事。

施錦鏢同學從英國回來，告訴我與霍京士夫婦在英晤面。那是扶輪社的招待會。錦鏢坐在馬來亞那一桌。一對英國夫婦問他：從馬來亞的那裡來？錦鏢說：從柔佛州來。再問：柔佛那裡？錦鏢說：一個小鎮，你們不會知道的，那是峇株巴轄區的龍引。他們夫婦大笑，於是再談起幼童軍；錦鏢也記得他們了。

這是我第一次與英國官員交往。第二次來往的是新加蘭的警察局長愛德華。他因公來校，因爲正值警急法令高潮，龍引警局便派來一些警察站崗，真是煞有介事似的。他要調查某位老師，我乾脆請那位老師來辦公室與他見面。交談之後，他對那位老師便有了了解。

愛德華是單身漢。也許在新加蘭生活無聊。於是便常來學校找我談天。我先解釋華校的立場，然後談華文文化。他愛談政治理論，不免會對華人有偏見。我們常常會有爭辯。他常常爭辯不過，對於我這位校長便起了尊敬。到了吃飯時候，我便到菜館叫點炒飯來辦公室一道吃，他們常高興。我們便成了朋友。不久，他要調去新古毛受訓，我會在峇株別有天酒樓歡送他，而且請了峇株區總警長夫婦作陪。我們華人通稱總警長爲「大狗」，聲威赫赫。也許是由於愛德華的關係，他對我也格外尊敬，開口閉口是校長。我和他開玩笑說，我想買枝自衛手鎗；他竟也答應。其實，我那裡敢買手鎗。這位總警長英勇過人，頗著勞績。後來聽說因私事不愉快，在永平附近自殺了。我連他的名字也忘了。

因爲學校裡要購置銅樂器，聯合邦警察銅樂隊到峇株來表演時，我必須請隊長克勞夫上尉晚飯，以答謝他爲我們安排樂器的配購。我也請了警察局的高級官員作陪。我想：警察當局和我們學校關係良好，與這些私人間的交往有關係。不僅老師們沒有什麼麻煩，連學生也不會有什麼麻煩。

峇株民政長官威德是一位人緣不好的英國官員；個性強，理論多。峇株一般人都討厭他。他不懂中文，但是會講廣東話。有一次，他在中華商會講演，由華民事務官翻譯。講完之後，立刻問我：他翻譯錯了沒有？真

是使我啼笑皆非。他到學校參觀遊藝會。有一個節目是口琴合奏；有一支世界名曲，他說其中一段與共黨歌曲相似，要我注意。我立刻要他轉告警察當局注意，因為我們的節目都是經過警察局審查批准的。還有一次，我和他發生正面衝突。他要我們學校的童子軍去永平開營火會，而且要校車接送。我不答應派校車，怕發生意外。他竟說：「我不懂爲什麼你這位校長這麼看重校車，而不看重學生？」當時，我真是生氣極了。我告訴他：「管你自己的事，別教訓我如何做校長。」他倒沒有生氣，他約我參加營火會；我婉辭了。不打不相識，自此之後，我們成了好朋友。他也是單身漢；有一個好廚師。他常常請我去吃飯。地道的英國菜，我非常欣賞。峇株英校校長，如果是英國人，他一定要介紹我們認識。有一位可以說是酒鬼，我們三人可以喝三四瓶紅酒，其他的酒不算，威德是十足的英國紳士，個子高大，衣着講究。連吃飯也保持了那一套英國紳士作風。例如飯前和飯後的酒，都是照規照矩的。

我去倫敦讀書，威德給我很大的啓示。剛到英國，每天都讀書，上圖書館讀，進公園時也讀。讀到頭昏眼花，愈讀愈苦。他寫了一封信給我。他說：「你到倫敦，你要儘量利用你的時間去了解英倫，如博物院、歌舞院，甚至倫敦的地道車、酒館。且別讀書了，你可把那些書帶回馬來亞慢慢讀。你離開倫敦，你仍可讀書，卻無法再參觀那些了。」我整個的看法，便因他的幾句話而改變。

威德還有英國人的幽默。他要倫敦某書店送來一本書，是一個英國官員的自述：他如何學廈門話，在廈門的生活等。我看完那本書，一直不明白爲什麼他要這本書給我。很久以後，才發覺那書的作者，便是柔佛州的勞工司。這位洋大人因爲會對我講話不客氣，我大大地罵過他一頓。

我喜歡威德家那華藉廚師的英國菜，他自己卻喜歡中國菜，也喜歡喝中國酒。我們爲了吃，不惜花時間和金錢。新加坡的幾間菜館，都去過了。有時，我發現了好菜，便寫下菜單。他自己拿着菜單去點，後來他調去吡叻做財政局長，我們又在怡保吃過許多菜館。最後，他再調到吉隆坡做財政部的顧問，我們又試過了許多菜館。我們原有意合著一本「星馬的中國菜」，兩個人吃了許多，想作資料。由於兩個人都忙，不會提筆，可說是憾事。

由於他的推薦，馬來亞的最後一任欽差大臣麥基佛來爵士曾到我們學校來參觀一次。他繼鄧普勳將軍之後，上任不到二週，就來龍引，爲龍引副縣署開幕。他的來臨，是高度的秘密。威德告訴我：有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要來學校參觀。教育局也有電話來通知。銅樂隊先去副縣署奏樂，先奏英國國歌，後奏柔佛州州歌。趕完了開幕儀式，匆忙走回學校來歡迎欽差大臣。學校裡的一些童子軍連換衣服都來不及。體育主任鄭衡先生的公子與國，是唯一的幼童軍。欽差大臣又瘦又高，彎着腰，低下頭來和與國握手，有如巨人。新聞部的攝影人員

拍了一張相片。後來用有皇帽的官方信封套了一張送與國。

這時的學校，真是冠蓋雲集。軍官警官，到處都是；公路上停滿了裝甲軍，站滿了英國兵。中小學的學生排在校路上，歡迎這一羣貴賓。後來又在操場上集合，欽差大臣講了幾句話。在校長室休息了一會，我們用很簡單的茶點招待他們。麥基佛來爵士到底是文官，講話非常文雅，態度非常謙和。這和鄧普勒將軍相比，文武完全不同。記得在吉隆坡皇樓，我會和鄧將軍見過一次面。那時麥爵士是副欽差大臣，請全國華文中學正副校長，到他的官邸參加茶會，鄧將軍中途來訓話，對華文中學沒有好感，說是華校學生多受共黨影響，或是同情共黨。教育部侯士先生作翻譯，譯詞和氣得多。鄧將軍說完之後，逐一握手閒談。他走到我面前，我便向他提出：他的說法，有點過份。他反問我：「你知道得多？還是我知道得多？」我立刻答道：「關於華校的事情，我想我或許會知道得多一點！」他無意和我辯論，用他的右手手背，拍拍我的肚皮，一面說：「祝你好運！」一面走開了。

麥爵士既然陞為欽差大臣，又來到了華校，我忍不住又提出鄧將軍提過的問題，再向他詳細解釋。他很耐心的聽，不會反駁，一直微笑並點頭。當天他的節目排得很緊，我們一面走一面談，只有振中先生和他在他的身旁。他聽得高興，索性站着和我們交談。他稱讚華人的辦學精神，還特別誇獎了振中先生的熱心教育事業和社會公益。我向四周一看，這時只有我們三人站着在閒談。那幾位高級軍官，遠遠肅立一旁。柔佛州總警長，站在後面有十幾碼。柔佛州的英國顧問官，也離我們有十幾呎。這時快近正午，太陽相當強，我們三人竟像老友談天，忘記了太陽，更忘記了四圍的人們。大約有廿分鐘罷，我趕快扯開話題，問麥爵士還有甚麼節目。他便問我：有甚麼問題要他幫忙嗎？我說沒有，只感謝他的光臨。

馬來亞獨立之後，他去日本渡假。在公園裡遇見了幾位龍引的學生，他竟跑過來問他們是不是馬來亞的學生。記憶力之強，令人佩服。後來威德也走了。我們雖是好朋友，卻又失去了聯絡。他原有位女朋友在英國，他趕回去，她又和別人結婚了。我會勸他：不要老是那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說話不要老是用鼻音。他只是笑笑而已。他的英文名原義為等待。有一次，柔佛王子和我們一起在峇株俱樂部游泳池游泳。王子和他開玩笑：「等待先生，你就是要等待。」我接着說：「東姑，他連太太也要等待呢！」他仍只是笑笑。希望他現在已成家，不必再等待了！

其他會與我接觸的，都是教育官員了。與我交情最好的是墨甘霖先生。他原是柔佛州的華校總視學官。龍引的高師班，便是他一手促成，我很感他謝他。後來他調去彭亨州做了兩任縣長。他懂中文，也會說華語。他還擔任金馬崙英國官員的華語主考。我笑他自己的華語，也常常使別人莫名其妙。他的年紀輕，那時不過廿五

六歲。人非常耿直，說幹就幹。龍引高師班有些家境不好的學生，他每月津貼五十元，前後一年多。我原預備定名為墨甘霖獎學金，他不肯；因為他不能長期津貼。後來，我和一部份教師每月也捐出一些，龍引教師影會撥出一些，這便是後來的獎學金。受惠的學生，畢業後付還轉借給其他同學。

墨甘霖在柔佛時，每週來龍引一次，替高師班補習英文會話。他是地道英國人，雖沒有威德那種英國紳士派頭，生活習慣卻更澈底。儘管他說中國菜好吃，可是他只吃一點點。他來龍引上課前後，都在我家休息。我因無法招待他吃英國菜，只好買些英國罐頭，連花生米也是英國的。

一九五五年秋，我打算去倫敦大學教育學院讀書；可是英國政府不准我入境。那時他在文冬做縣長，便請他替我担保。他發了一個電報，我想要看電報稿，他竟說：不必看了，那多不好意思。我直到如今還不知道爲什麼。

他的父母會來馬來亞渡假。也特地帶他們來龍引吃了一頓飯。後來我到英國，也會去他的家住了兩晚。墨甘霖在文官馬來亞化時，便離職了，轉入英國外交部。曾以三等秘書身份前往北京。這時已經結婚了。轉調赴南斯拉夫時，路過新加坡，我們夫婦曾去聚面。於今，仍有書信往返，算是知交。他的父母，每年也不會忘記寄張聖誕卡來。

接替墨甘霖來做總視學官的是耿威廉先生。墨非常高，耿非常矮。他們兩人第一次到龍引來，我剛好不在。後來耿先生自己來校視察，我們兩個人談得很不愉快。他的態度不好，我的臉色自然也就難看了。他走的時候，氣得連車門也開錯了。教育局的一些朋友，認爲是一件大事，勸我遷就一點。我認爲我既沒有說錯，更沒有做錯甚麼，也就談不到甚麼遷就不遷就了。

耿威廉在中國北方住過很久，還在華西大學教過西洋史，可以說是中國通。華人的人情世故，他全懂。一口華語也非常標準，做事很認真。他在柔佛州六七年，的確替華校做了不少的事情，幾乎每一間華校的董教，都懷念他。每次回國渡假，都有盛大的歡送宴會，還有許多人送上船。每次回來，又是一樣。

他繼墨甘霖之後，每週也來龍引一次。招待他很容易多了；要學校的廚房多添一兩樣菜，他就非常滿意。我們之間的不愉快，很快就消失了。他的太太也會講華語，和我們一家都混得很熟。

他對龍引學校的幫忙更多。例如我們要從香港請教師，有些信件都由他替我起稿。英文教師的津貼，也是如數照發；使學校的經濟負擔減輕不少。龍引學校的建校津貼，他曾撥發兩次。龍引小學的新校舍之能够完成，他居功不小。他和振中先生的私交甚篤，振中先生要他幫忙甚麼，真可說有求必應。他對振中先生，更是愛護備至；尤其是我去英國的那段時期，關於學校的事，振中先生與他直接聯絡。

一九五五年冬，他剛好在英國渡假。我和林迺田兄便在他家過聖誕。他只有兩個女兒，一名蘭，一名蕙，都是在中國生的。他們夫婦知道我的小兒出世，真爲我們夫婦高興。他們英國人沒有兒子不要緊，華人沒有可就不同了。他們在英國，真是盡了地主之誼。帶我看足球，聽音樂會，開車同遊肯特郡的名勝。後來他們在七橡樹鎮，買了一棟房子，就在邱吉爾的別墅附近。五六年八月初，邱新民兄和我們夫婦會去拜訪狄夫人，她特別準備叻沙招待，那知大風大雨，天氣驟變，開了兩個電爐，才吃完那頓飯。夏日圍爐，也是難得！

狄先生離馬回英之後，任職於英國廣播電台。六二年因公赴曼谷時，還趕來板城，我們全家赴板，在周曼沙兄家共渡華人新年。以後便沒有再見過面了。

他去英國廣播電台是侯士先生介紹的。提起侯士，在華文教育界幾乎是無人不知。他懂華文華語，爲人和藹可親，沒有一點架子。記得是華文中學校長會議時，心理作戰專家彼德遜講演，大吹英國中等教育。講完之後，某位校長提出：英國教育那麼好，不如派我們去考察，以資借鏡。大家聽了，也只笑笑。想不到當時提學司在場，竟發起脾氣來。首先把責任推掉，接着就說：時間到了，散會。一時全體嘩然。侯士作翻譯，他立刻意識到，這次的會議，就因提學司的幾句話，弄到全功盡棄。後來他疏通英國文化協會，派了一位華文中學校長前往英國參觀一趟。

侯士也來龍引參觀過。他便是坐在教室中聽教學，做事不能算不認真。不過他有十足的人情味。也許就因爲他和華文教育界關係太好，他很早就離開了馬來亞。他走的那晚，在吉隆坡車站送行的校長，有三五十位。人緣之好，可以想見。我在倫敦也見過他一兩次，他在英國廣播電台主管東南亞節目。那時他已學會了南越語。在語言方面，他有天才。

教育部的英國官員，我認識的不多。柔佛州的一些教育局長，倒是都很相熟。最早的一位是磊落。他也懂華語華文，爲人很隨和。有一段時候，忽然對於照相發生興趣。對於我所拍的五彩立體影片，非常欣賞。他對於馬來亞有特別的喜愛。後來在星洲担任英軍子弟學校的校長。

給我印象最深的一位是鍾士。鬚鬚皆白，看樣子相當老了。他也只有兩個女兒，他一直說他怕太太。他到峇株時，一定要設法來龍引一趟。像愛德華警察局長一樣，愛和我聊天。他喜歡喝酒，可喝不多。有時下午三四點來，談到五六點，留他吃了晚飯才走。他可以說是學者，我們的話題通常是文學和哲學方面。他不懂中文，對於東方文化有嚮往。我送了他一部英文本的四書。有一次在我家喝酒，在臨行前再喝一杯。他喝了之後，背了一首英文詩才離開。以後我們在一塊兒喝酒時，我一定要他背誦幾首英文詩。後來他調陞聯合邦督學團團長，吉隆坡教師會慶祝教師節的宴會，他也參加。我們重聚，都很高興。我們喝到大家散了，他又背了一首英

文詩才分別。

一九六一年，我代表教總出席教育諮詢會議。十幾位代表，只有我一個華人，代表華校。在那樣的場合，真是如坐針氈。從第一次會議，我便緊張；因為這關係到整個的華文教育。我的公事包中，隨時帶了一疊油印文件，準備作退席抗議時發用的。在那一段期間，我真是茶飯無心，總不知道第二次會議將對於華文教育做出如何不利的決定。可是，每一次會議都不會討論到華文教育。就在那一個多月中，我的體重減輕了五磅。

鍾士和我一起開會，他覺察到我的異樣，便問我爲什麼。我坦白的告訴他：「我代表教總，在這種情勢之下，我能够做甚麼？萬一有對華教不利的決定，我將何以對今日及後代的華人？我每日在讀聖經，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解脫。」他非常同情我，也非常同情華文教育；他支持我的立場。而且安慰我不必心焦。

最重要的議程，拖到最後再討論。這對我簡直是一種精神虐待。最後一次會議，連會議地點也改了。鍾士坐在我旁邊，他到底是英國人，我不曾告訴他；最後沒有辦法時，我就退席抗議。那次會議的時間已經有限，主席又找了一位專家來發表意見。我偶爾和鍾士交談一兩句之外，根本我就聽不進那位專家所講的話。最後半點鐘討論最重要議程，想不到卻是不着邊際的提了十幾建議。於是，鍾士向我做了一個鬼臉，這時我才有一個會心的微笑。

他一定要邀我去喝酒，我也想找他去喝一場。他先回家和太太交待，約定在歌梨城餐館碰面。我早去半點鐘，想不到五分鐘之後，他也來了。我立刻想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我和他，國籍不同，地位不同，立場不同；可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卻是一樣的。那天，我是真心的高興。不奇怪麼？我們兩人都喝酒不多，也沒有談很久。大概是半點鐘吧，我們竟與盡而散，我連詩也沒有要他背。

還有一位和我關係特殊的人，就是艾芝敦。我忘記怎樣和他結識的。他是一個怪人，有許多怪想法。他也懂中文，可是從來沒有和我用中文交談。聽說他在中國住過很久，在戰時做情報工作。有一次因爲炸彈爆炸，他在醫院住了許久。所以有人說：他給炸得不正常了。

他講話也常常不客氣，我和他衝突過兩次。也許就是因爲衝突過，所以兩人感情便建立了。他處處對我另眼相看。例如我要去倫敦，經墨甘霖担保，便得到簽證。簽證到了，由吉隆坡警察總部用專用無線電通知峇株警察總局。然後轉知龍引警局。在緊急法令時期，警察局要人去總免不了緊張。龍引警長來學校找我時，我還是在峇株。大家都不知道校長發生了什麼事；尤其是振中先生。我回到家，便打電話去峇株問，只知道「明天要去吉隆坡」。經過一再查詢，才知道是吉隆坡移民廳的電話。我們很容易猜到是赴英國的事了。

這就是艾芝敦的熱情！

我去教育部找到他。他以為我第三天要走，所以用警局無線電通知我。他有一位朋友的女兒，也要去倫敦，請我照拂。事實上，我因為沒有拿到簽證，已將飛機票延期一週。他陪我去移民廳，向廳長說：提摩司要他代表來，便是為我的旅行證件。那時我不是公民，不能拿護照。就在半小時內，我辦妥了一切手續。

艾芝敦調去板城做教育局長，有一兩件事相當衝動，許多人不同意他。施錦鏢君原是要去美國升學的，艾芝敦向美國領事館告了一狀，錦鏢便拿不到簽證。艾芝敦卻又一直鼓勵並幫忙錦鏢申請去愛爾蘭。後來，錦鏢便在都柏林的三一學院醫科畢業。由於錦鏢在愛，我的大女曉志也去那邊進了三一學院，今年已是大三了。說來也頗有趣。

艾芝敦的人緣不好，我的一些朋友都討厭他。嚴元章博士便當面掃過他，使他紅着臉不能下台。林連玉兄對他也沒有好感。後來艾芝敦調任柔佛州華人事務官，和鍾士時常發生不愉快。有一次竟又關係到我。

原來是中華公會的乒乓球隊到馬六甲比賽，隊員職員有龍引小學老師與中學學生。主辦當局疏忽了，寫成中華學校的隊伍。艾芝敦堅持是學校的隊伍；教育局根據我的報告，不是學校派的。艾芝敦煞有介事的搜集了許多證據，最重要的說是校長的汽車載他們去的。這項證據也很脆弱，校長的汽車，不可借給中華公會麼？後來我把汽車的註冊執照交與教育局，上面是振中先生的名字。他是學校的董事長，也是中華公會的主席。

這件事是教育局與華民政務司之間的事，我身在局外，因此，也沒有影響我與艾芝敦之間的感情。我去看他時，他立刻放下所有的工作，和我談天；除了咖啡之外，還從抽屜中拿出上好的雪茄煙招待我。他從英國渡假回來，和我談到英國的近情；對於英國的繁榮，作了相當詳盡的描述。我與他之間。大概是有佛家所謂的一緣份吧！不然，像這樣一個格格不入的人，有時簡直要無事生事，怎麼會和我相處得如此和諧呢？

從前馬六甲州的教育局羅克里夫博士，也和我有一段交往。他對於土風舞很有興趣，尤其是蘇格蘭土風舞。他竟答應每週由馬六甲去龍引教一次舞蹈。我聽了，真是覺得不敢當。後來他寄了一本舞蹈書，還開了一張唱片的名單，要我們自己練。這種熱忱，也是難能可貴。有一次我巧過馬六甲，特別送了一盞中國古色古香的家燈給他作紀念。

獨立後的一些英國教育官員，有時倒使我們頭痛。有一位英國人，老是來勸說獨立中學改制，自己又講不出一套理由來。講到無詞以對時，就發脾氣，真是可笑亦復可憐！他總說：獨立中學學生沒有文憑。我告訴他：我們學校頒發高中中文憑及初中中文憑；學生考到政府的公共考試，自然也有政府的文憑。華校高中畢業生，可去南大，台灣的大學，甚至英國。女學生可以去英國醫院學護士。我舉出許多具體的事實。最後談到他的英國，我告訴他：我在倫敦大學讀過一年書，我的女兒在愛爾蘭，許多學生在英倫。有的讀書，有的學護士。他談

到高興了，他說他的兒子也是在英國讀獨立中學，還把那學校的地址給我。

他常常到柔佛州來，每間獨立中學都去。有一次還小題大作的寫了封信與某校董事長，幾乎鬧得要用法律對付他。他仍我行我素，到龍引來調查鄭振中先生教育基金。我把振中先生一生爲人的大概告訴他；振中先生逝世，龍引董事教師學生校友以及振中先生的朋友，大家捐錢來紀念他，完全出自各人的內心，既不勉強，也不徵募。

想不到他後來竟來一公文，要我們詳細報告鄭振中先生教育基金的事，而且引據了一些學校捐款條例之類，好像這是犯了法的事情一樣。我們回信向他解釋；這不是沿門挨戶的徵求，別人好意要送錢來，我們不能不接受；我們並不要求免所得稅。不久，又來麻煩。他還說學校的捐款，要好好保管之類。煩不勝煩，迫得我們打出最後一張王牌。沙頓部長是龍引區的國會議員，也是振中先生的朋友。當年聯盟要在龍引競選，因爲泛馬回教黨相當有勢力，還是振中先生向蘇來曼建議，要沙頓來龍引競選的。鄭振中教育基金委員會是由顏金鈞先生負責，他打電話給沙頓部長，要去吉隆坡謁見他。沙頓部長那時正忙，只問是什麼緊急大事？再多幾天沙頓部長要回龍引，屆時可以詳談。我們便用書面正式報告：某英國官員一再爲鄭振中先生教育基金事，寫信來麻煩。不久，沙頓部長的私人秘書回了一封信來說，他已和教育部談過了。這件事就如此不了了之。那位官員後來又來學校，問起沙頓部長與龍引的關係，我又詳細告訴他。他的態度，慢慢又不同了。也許他的任期有限，不會延長；他已不積極地想勸服學校改制。他會要約董事商談，我請李良標兄代表董事會前往。那知他又不如期赴約。良標兄爲了要留証據，還特別在峇株政府旅舍吃東西打電話，用收條來表示他曾如時赴約。像這樣而且不止一次。

到他以朋友的身份和我相交時，我們不談學校，談談其他。他倒也很風趣。他也在中國住過，中文也差不多。有一次我請他在峇株吃飯，約了沙姆校長作陪，賓主盡歡而散。沙姆常和我談起他，他也曾問起沙姆。這時教育部尚有一位英國官員，汪克文先生，曾在中國做過傳教士，中文很好。他也曾來柔佛州遊說華文中學改制。他約期來龍引，我準備好一套要來和他爭辯。那知他卻輕描淡寫的說，他路過此間，特意來看看我；獨立中學也有好處。不用我爭辯，大家談談笑笑，坐了半點鐘就走了。

馬來亞獨立以後，英國官員逐漸離開。在教育部方面，這幾個人一走，便完全馬來亞化了。談到英國官員，一般來講，還算不壞。他們有專門的才幹，做事認真；負責任，守紀律；行政效率非常高，既不拖延，更不敷衍。還有就是他們沒有面子問題，也不鬧私人意氣。與我有感情的幾位，差不多都經過吵鬧，弄到很不愉快。但是，公事公辦，並不會影響私人的關係。在廉潔方面，更是毫無疑義。記得歌威廉夫婦請我們夫婦在星洲

某旅館吃飯。飯菜雖然不豐富，至少是個人情。回來，我便寄了一支吉蘭丹的銀刀給他作紀念。那知他把銀刀退還給我，還寫了封很客氣的信。這未免有點矯枉過正。後來，他來我家，也會帶點小禮物與我的兒女，每年聖誕，每個兒女都有一份禮物。有一次他從馬六甲買了好幾個燈籠，給我的小孩過中秋節呢！他把第一次請我們吃飯，當作是「公事」了。

有人說：殖民地官員，以地中海為界。東來過了地中海，就要擺出架子來。我所接觸過的英國官員，倒沒有特殊擺官架子的。但是，這不能代表全部英國官員。就在我到龍引不久，柔佛州某小學禮堂中，掛了孫中山先生的像。柔佛州英國顧問官看見了，就在大庭廣眾之中，要校長立刻把那張相片拿下來。校長要工友去取下，那位英國人堅持一定要校長本身立刻去取下來。這種迫人過甚的舉動，也不時發生。難怪我們今天要大罵殖民地官員，好像一切的不幸，都是由他們遺留下似的。

夏日啊，夏日

• 小立 •

夏日啊，夏日，你的額際流着血
你的眼睛簌簌地落着塵埃

你把困苦浸濕，把自己倒立在水中

而後站在那落雨的月的圓階上，

片片地摘下，木然不動，自己的影子

夏日啊，半個池塘，在你的胸中

顫抖

那時，我們正面對着天河

面對着蠟製的夜景

面對着戀愛的紙玫瑰

在古老的崖之上，星之上

夏日啊，你的髮是最後的歌

把我，把去年，把神的長苔蘚的花園

輕輕的，圍繞

我們正坐在夜晚的荊刺上

我輕輕地落，輕輕地落

落在你窄窄的荒蕪的夢境

白晝在那裡？屋頂在那裡？

我的我，夏日的我，哀傷地

立在那裡？

馬華文學的重要性

梁園



馬覺先生在七月號的「蕉風」刊出他致編者的一封信，裏面主要是討論關於編輯方針的問題。但根據我個人的理解，馬覺先生是在和編者討論要不要，或大量刊登外來（港台）作品的問題；這牽涉到，在培養馬華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是否要像以前一樣一直維持以賓壓主的狀態。換句話說，我們馬華文學工作者，是否是永遠沒有信心走自己的道路，建立獨特的地方性文學色彩，而處處隨着外來的文學思潮而打滾，變成一條不中用的尾巴。

事實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馬華文學的獨特性並沒有建立起來。當我們去研究、去歸納、去形容：甚麼是馬華文學？其答案是大陸、港台文學思潮的一面反光鏡。一些文學刊物的編者的態度和方針，時常是模糊的、不定的，有時候，甚至企圖壓迫本地化的文學發展。作爲一個馬來西亞的公民，我們有責任去反對這不合理的態度，有信心及毅力去發展我們的文學。

馬覺先生可能並不理解我的說話：「凡是文學作品就應該有民族主義和地方主義的色彩。」正是針對他所主張的編輯態度和編輯方針而說的。我一連串用兩個主義，並沒有政治上的對抗的意義存在。而馬覺先生却敏感的看到「它的敵視性的擴大和延展將會爲整個世界帶來最大最不幸的禍害，以往納粹的暴行可以說明一切：「這，真是使我吃不消！」

我們可以從早期的美國文學的發展，看到美國作家們是如何擺脫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文學思潮的束縛，

而自行建立一偉大輝煌的文學體系，足以影響這六十年代的國家的每一個作家。美國早期作家像愛默生，他描述梭羅，如：「從來沒有一個人比梭羅更是一個真正的美國人。他對他的國家與國內情形的喜愛是眞誠的，而他對於英國與歐洲的禮儀與嗜好具有一種反感，幾乎到了蔑視的程度。他不耐煩地聽着從倫敦社會中蒐集的新聞或是俚語，雖然他很想保持禮貌，這些軼事使他感到疲倦。那些人全彼此模仿着，而且模倣着一個小模型。爲甚麼他們不能住得距離彼此越遠越好，每人獨自作一個人？他要尋求的是精力最旺盛的天性，他想到奧利根去，不是到倫敦去。」在大不列顛的每一部份，他在日記裏寫道：「都發現羅馬人的遺跡，他們的骨灰甕，他們的營盤，他們的道路，他們的房屋。但是新英格蘭（美國）至少不是建基在任何羅馬的廢墟上。我們不用着我們的房屋的基本構造在一個前期的文明的灰燼上。」

美國現在是自由世界的執牛耳者，但並沒有野心去征服大不列顛。我要更進一步來說明一種現象，我們祖先的來源地——大陸或台灣，現在並不是一個文化自足的中心，能够發揮其高度文學藝術的光芒。有跡象顯示出，他們的文化正在受外來文化的影響而自形解體蛻化中。他們投射到我國的，是他們正在變化的文化形式，並沒有起領導作用。大陸中國鬧文化革命，結果變成奪權的流血鬥爭，對文學發展有甚麼裨益？自由中國雖然提倡文化復興，看到有些文人賣牛肉麵過活，其情形也不樂觀。

而最重要的，我們生存的地方——馬來西亞，正在進行着生機勃勃的建國工作，顯示在政治、經濟、藝術等方面的大改革，我們有着活力、信心和樂觀的精神。我們很自然的想到「民族主義」和「地方主義」的觀念。因爲這觀念，正支配著我們行動的方針，更不論是刊物的編輯態度和編輯方針。

在縱的方面，我們承繼著祖先的文化遺產，參考祖先來源地最近的文化活動，世界先進國家的文學思潮；在橫的方面，我們接受巫、印、阿刺伯等文化的精華，在這國土上，在這時代裏，利用人物、環境創造出另一種獨特的文學藝術。

因此，我們在一切之上，先要把根生存在這土地上，掌握着地方性的意識，不像無根的浮萍，隨波逐流。就像早期的美國文學先驅者，我們不留戀文明的廢墟，我們要在新國土上開放我們新的花朵，只要用的仍是華文便足够了。

馬覺先生對於蕉風的編輯態度和編輯方針的改變，如果不了解這點，以爲只是一種排外、小圈子主義、地盤主義、狹窄的近視者、自傲者、或是對抗者，便是誤會太大了。希望居住在香港的馬覺先生，在兩種文化匯集的地方，能多多給我們啓示的作用。

外面有輕微的夜風的呼嘯。
孩子們低頭在為您燒錫箔，
紅燭的光亮照在您寧靜的臉上，
香烟的繚繞增加了這小廳的淒清，
母親！要是在平時，
您也一定會陪我們坐到天明。

今夜使我想起十六年前的您。
爲了我，
您帶着惶惶的心情，滿身的塵土，
鼓起勇氣，跟隨着一個陌生的「水客」，
來到這數千里外的異國。

我長乎累月埋首於工作，
我沉着地應付周遭的險巖，
每一個黃昏我回家，
您祇要聽見我的車聲，
便笑吟吟地站在大門前，
捲起那障眼的竹簾。
在這陌生的國土裏，我便靠着
您無聲的愛，無聲的笑支持到今天。

我知道，您有太多的懷念，
對故鄉，對弟妹，
對那瘡痍滿目的田園。
我知道，您有太多的寂寞，

從天亮到黃昏，
您聽不懂這兒的人所說的話，
也缺少個親友陪您聊聊天。
但我也知道
祇要我在您的身邊您便快樂，
您的笑常常代表您無言的滿足。

我吻着您冰冷的嘴唇，
我爲您戴上我心愛的指環，
我拉整齊您衣裳的每一層，
我不許別人碰您，
我知道，您喜歡的祇有我。

我緩緩地跟在您的靈車後面，
這時，我才深深地後悔，
十六年來，爲甚麼我不多留點時間在家，
多聽聽您心中要吐訴的話。

公塚上的黃塚纍纍，
公墓上的墓草萋萋，
墓裏的人，雖然您都不認識，
但也許彼此沒有語言的隔閡，
以及世俗的矜持。
母親！回去既不可能，
便靜靜地安息吧，
願您永不再孤寂。

三個一夜成名的青年作家

● 文壇憶舊 ●

在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壇，像慧星一般，忽然出現了三個轟動一時的青年作家，而且這三個青年作家都是向在大學裡求學的青年；他們不約而同地以一篇作品成名，這不能不說是異數。現在我所提到的這三位青年作家之中就有二位是暨南出身的，誠如洪深教授說「東南文藝，集中暨南」的話，實不是言過其實。教授方面，知名的碩彥之士，雲集在暨南的，都可以說得上是極一時之選；至于學生方面來說，如陳翔冰、鄧吐飛、何家槐、黑嬰、彭成慧、徐轉蓬、夏炎德、陳福熙、章石承、傅尙臬……輩，在中國文壇上，即使不盡是頭角崢嶸、蜚聲一時之輩，也是爲士林所推重之士。

在一九三一年間，以短篇小說「貓」一作，躍登中國文壇的何家槐，是浙江義烏人，和陳望道先生是同鄉，原是上海吳淞中國公學的學生，因爲家境並不好，他之所以要轉學暨南，原是因爲暨南是國立大學，學雜等費的繳納，較私立大學爲低，比較容易應付。他當時轉學到暨南大學西洋文學系攻讀。他的成名，可以說是得力於詩人徐志摩的提拔。

有一次，他去看徐志摩，在客廳裏閒聊，聽到徐志摩說起印度詩聖泰戈爾訪華的經過，他陪伴泰戈爾到各地去遊覽，在閒談時，泰戈爾對他偶爾講了一個頗有風趣的故事。他後來幾次三番，想把它寫成小說，均因人事的粟六，致未能如願。他就將這個故事的内容，一五一十地對何家槐說了，並且還鼓勵他去寫成小說。

家槐果然費了兩天功夫，便把這篇小說寫好，經過幾次的修正和騰清，然後才送給徐志摩改正，他希望這篇小說能够在「新月」月刊發表，便於願已足。誰知徐志摩看完了這篇小說，便將它寄給當年全國銷數最大的歷史最長的「小說月報」的主編鄭振鐸，誰也沒有想到這篇小說發表出來後，竟使家槐一夜成名；同時也因此



害苦了他，使他成了當年和穆時英齊名的流行作家。上海的大型文藝刊物都紛紛向他索稿，使他應接不暇，甚至使他連放了嚴寒的年假，既不去杭州看女朋友，也不回家去過年，終日蟄伏在洪年圖書館裏，埋頭寫作，因此接連寫出了「梨」、「曖昧」、「牙痛」、「侏儒」等十多篇，仍感大有供不應求之勢，真想不到成名竟使他感到異常的苦惱，使他常常苦着臉，悶悶不樂，甚至連和親近的同學們閒聊和打趣的時間都沒有了。

可是這種苦惱却給那時還在光華大學唸書的摯友之一的徐轉蓬知道了，而徐轉蓬在這時期創作慾却非常旺盛，幾乎每天都可以產生一篇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說。他雖然那麼多產，但作品卻沒有出路，寄出去的作品，都陸續被退了回來，但他一點也不氣餒，也不怠惰，還是寫作如故。有一次，他因為寫了一篇自認為非常得意的小說，竟從光華大學一連打了幾個電話到暨南找何家槐，說是有樁非常重要的事情要當面跟他商量，要他立刻就到光華大學去，害得何家槐慌張得連課也不上，從真茹迢迢地趕到光華大學去，一見面才知道他要何家槐看看他這篇得意之作。他後來轉學到暨南來，能夠和何家槐朝夕相處，據說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他常常喜歡把寫成了的小說，送給沈從文和何家槐去評定。當他聽到家槐訴苦的時候，他却笑嘻嘻地說：「我且試試看，能不能給你幫一點小忙！」

事後他果然將他自己的作品，在寄出的信封上寫上「真茹何家槐寄」的字樣，寄給那些向何家槐索稿的刊物去了。誰也想不到他第一次替家槐寄出的「峽谷之夜」，居然發表出來了，接二連三地重新寄出的那些退稿，也一一登了出來了。這件事情的真相，後來給署名「清道夫」的韓梅栢在「文藝新聞」上揭發了，因此震動了當年的文壇，結果還是家槐將事件的始末公開了，這樣的一樁不愉快的有關著作權的「何徐事件」，也就由誤會而演成了一齣鬧劇，終于不了了之。

然而到底是誰的不是呢？一直到了三十多年後的今天，誰也不敢輕率地下判斷。但是何家槐的小說集，却先後出版了，如「曖昧」、「竹布衫」、「漁家樂」等都是風行一時的作品；至于徐轉蓬的那些以何家槐的名字發表的小說，也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部題名「母親們」的小說集，以後的文藝刊物上也逐漸看到了徐轉蓬署名的作品刊出來了。抗戰勝利的初期，徐轉蓬還出版過一本題名「炸藥」的中篇抗戰小說。他的小說和家槐的小說作風很相近，甚至連語法的組織也大同小異，簡直可以亂真。

家槐出于農家，帶了頗濃厚的泥土氣息，他對朋友坦誠，忠厚。他知道我喜歡用不同的筆名發表文章，有一次他對我說，最好發表作品不用筆名，如果東一個筆名，西一個筆名，讀者固然不容易知道你，對你也沒有印象。如果你發表作品都用一個固定的名字，一來表示你對自己的作品有信心，二來表示你不隨意亂寫東西，對自己的作品勇于負責。這些話雖是卑之無甚高論，但也可以看出家槐對寫作的態度是如何地慎重，不苟且。

抗戰初期，家槐在戰地服務，後因政局變化，當了張發奎將軍的私人秘書，可是環境始終很惡劣，生活很動盪；勝利後，家槐在浙江義烏家鄉擔任了一間私立中學的教席，每週上二十三小時功課，兩班英語，兩班國文；上課，改卷，還得兼導師，打雜，日夜都沒有甚麼休息時間和空閒，小說散文都沒有法子動筆，生活很辛苦。他本來有腸胃病的，因此也一天天嚴重起來；有一次他胃潰瘍復發，病況相當嚴重，竟致昏迷了三四天，幸而終於脫離了險境。他那位由女朋友而後來成了妻子的徐光珍小姐，當時寫過一封信詞懇切的求援信，寄給遠在上海的洪深先生。這封信當年還在洪深先生主編的大公報副刊「戲劇與藝術」上發表。

大陸變色後，據說家槐仍困居大陸，可是十多年來一直沒有聽到他的消息，這倒使我常常想起了他在送給我的照片背面，塗着兩條手指那麼粗的黑墨線條，他題了這樣的句子：「這兩條黑線象徵我和我老婆的死」，不禁悠然神往。



穆時英在中國文壇上出現，是在一九三〇——三二年之間，他當時是被人目為「現代派」的天才作家，同時也被人譽為中國的「新感覺派」作家。當年的所謂「現代派」就是包辦「現代」雜誌的文稿的一群。「現代」由施蛰存和杜衡出面主編。其實所謂「派」，根本就沒有這回事。一群文人于無意中聚在一起，當然在行動上不無合作的成分，人家就稱他們為一派，實際上，起初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但「現代派」這班人不無多少志同道合的，尤其是那時候這一班人住在一起，那是上海法租界呂班路愚谷邨的一條弄堂裏，各人就住在前前後後。這些人就是戴望舒、葉靈鳳、施蛰存、戴杜衡、穆時英、徐遲、高明和姚蘇鳳等。

後來姚蘇鳳主編「六藝」，因此也有人稱他們為「六藝派」，但是「六藝」只出版了兩期便停刊了。

穆時英原是上海光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學生，和徐轉蓬同學。他們對當時中國文學系主任錢鍾書的尊翁錢基博先生有點不滿。錢基博先生雖則是一個著名的國學專家

，但對於新文藝却是格格不入的。徐轉蓬因此才轉學到暨南大學。穆時英當時因臥病而寫出他的處女作「南北極」，在「小說月報」發表後，竟一舉成名，成為當時最吃香的流行作家。只要是他的作品，簡直沒有那一個雜誌不歡迎的。他雖然是一個成名的作家，但他的舊文學根基甚淺，可以說等於零；他在光華大學念的「基本國文」一科的考試成績，祇有五十九分，須要補考，否則就要重修。他一氣便想要轉學到暨南大學。可是暨南也因此而不接受。他去要求他的老師錢基博先生加一分，錢主任却不賣賬，沒有給他及格，弄得他啼笑皆非。

「南北極」之成功，使他決心半途輟學，從事文藝創作。他下筆很快，行文也有他一股的幼稚口氣，造句也永遠有他的特有的結構。他曾對我說，他寫作用不着怎樣構思的。

他成名後，雖然陸續產生了不少作品，但他並不濫寫。而且他發表作品的刊物，總是在「現代」雜誌，每月發表一篇。有時也在馬國亮主編的「良友畫報」，梁得所主編的「大眾畫報」和「小說半月刊」，以及「文藝畫報」上偶然發表一兩篇。他的時間很充分，寫作很從容，也沒有像何家槐那樣有應接不暇之苦。他有一次在「現代」發表了一篇題名「街景」的小說，一開端有一段描寫「在路上走的修女」，因為偷懶，譯了一段日本作家橫光利一的一段文章，用進自己的作品裏而遭到讀者的抨擊，其實這都無損于他的聲譽。他在這時期也陸續出版了好幾本小說集，如「南北極」、「公墓」、「白金的女體塑像」和「中國行進」等。他寫的小說，作風很像日本「新感覺派」作家橫光利一，因此他有「中國橫光利一」之稱。

當他的作品在刊物上發表的時候，他的父執看到了，告訴他那位在銀業界頗有地位的父親。他的父親找到那本雜誌來讀兒子的新小說，感到莫名其妙，對那已成名的作家兒子說：「怎麼，這篇東西是你寫的？我實在不懂你寫的甚麼！我奇怪那位編輯竟會讓它登出來！」

老實說，他簡直不相信兒子的文章會登載出來讓千萬人去讀，除非是編輯先生胡塗！

後來他的作品單行本也出版了，而且還獲得報刊的好評，他父親才相信他的確是在文藝方面具有才能的。他對兒子說，他想利用自己地位上的方便，請些大名鼎鼎的閒人給他那本著作題字，以增聲價。這簡直把那一個做作家的穆時英弄得哭笑不得。

穆時英為人相當風趣，喜歡抽美國「駱駝牌」香烟，好打「沙蟹」和「十三張」，更喜歡跳舞。他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廿三日結婚，他的太太仇珮珮據說就是從跳舞場裏娶回來的。

抗戰期間，他在香港，導演過一齣「中華兒女」的電影。有人傳說他因為「打十三張」，賭輸了錢，虧空了一筆公款，數目不過六七百元港幣，怕人追討，才到上海去投靠汪精衛，其實並不是這麼一回事。那時是在一九三六年間，有個祖籍福建的台灣人叫劉炳鷗的，和穆時英感情最好。他是日本留學生，精通

中日英法四國文學，是中國文壇「新感覺派」的開山祖，是軟性電影論的代表人物。體格魁梧，性情豪爽，圓而黑的眼珠裏，充滿了南方人特有的熱情；語言舉止，十足流露着年青紳士的風度。因為他創辦「水沫書店」而虧蝕過一萬多塊錢，又幹過一次地產買賣，投資于電影事業，於是一般人的傳說，都以為他是「巨商後裔」，「家道素封」，可是他自已却不肯十分承認。他早年會譯過弗理契·盧那卡爾斯基·蒲力汗諾夫諸人的理論時，左翼作家還沒有聽見過這些蘇聯文藝理論家的名字。他譯過日本「新感覺派」橫光利一等人的作品，出過一個單行本題名「色情文化」。他自己的創作小說，也是走這一派的路子。他的短篇小說集「都市風景綫」，便是代表了這種「新感覺派」作品。當年在中國文壇上，這一派的作品，也因此被人目為「都市文學」，或「租界文學」。作品並不够深度，浮光掠影，專講文學的小技巧，內容空虛膚淺。但他對日本方面的知識却很有修養，魯迅對日文方面有疑問的地方，還得向他移樽就教。他辦過「新文藝」月刊和「文藝畫報」之類的刊物，也會在中央電影攝影場為張道藩與黃天佐導演過「密電碼」。抗戰發生後，他從南京回到上海，加入嚴春棠創辦的藝華公司，導演過張翠紅主演的「初戀」，甄拔了一位埋沒在風塵中的南國姑娘。他當年還編過內容精彩的「現代電影」雜誌。日軍入侵上海後，便被日本報導班拖了下水，加入偽組織方面的中華影業公司工作。

這時期穆時英因為是劉吶鷗的好友，便奉中央調查統計局的密令，滲入偽組織充反間諜工作，從香港逃返上海。臨行前十多天，他和好友在咖啡室飲酒，形神顯得很沮喪，語言之間也多消極的口氣。他伴醉自言自語說，近因虧空中央製片廠購料數千元，如東窗事發，難免通緝。他那時在香港任星島日報副刊娛樂版編輯，並兼任中央製片廠購料主任之職。他這種行徑和舉止，實為施放烟幕彈而已。

他到上海後，任國民新聞報社長。他以為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者，也應該知道他的特務身份，毫不防備。他不明瞭特工只有縱的關係，沒有橫的連繫；穆時英畢竟是一介書生，不明瞭特務工作的內容，因此竟致被自家人誤殺。死時才三十歲。事後，「中統」方面真是呼冤叫屈不置。劉吶鷗則由報導班令派接任穆時英的遺缺，不久也被暗殺致死。

此外，還有一位新感覺派作家，有人稱他做「橫光利一第四」，因為除了劉吶鷗和穆時英之外，就算他了。這位「橫光利一第四」知道的人不少，他就是黑嬰，也是暨南同學。他原名張又君，祖籍是廣東梅縣人，據說他是蘇門答臘的棉蘭僑生，也算是荷蘭籍民。淞滬戰事發生時，他被駐上海的荷蘭領事捉回荷屬東印度的爪哇去。他是在一九三二年春間回到上海去的，最初在會今可主編的「新時代月刊」發表過一篇「從棉蘭到上海」的散文，署名就是張又君。他那時在暨南大學好像是唸教育系，我和他雖不同系，但有幾門功課却是同課室上課的，如李石岑先生的「哲學」和洪深先生的英文。雖然我們時常在一起上課，時常見面，却算不上



認識，這可以說是缺少了「綠」。他最喜歡跳舞，從前上海 Majestic 舞廳的幾位梁姓的舞女座後，常常都可以看見他穿着畢挺的西裝坐在那裏。當年在舞國名姬的梁家四姊妹當中，他最「賞識」的就是那位排行第三的梁小姐。他雖然和公子哥兒一般追求不懈，無奈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梁三小姐對他無動于衷，並不「欣賞」。不知怎的，當時集中在暨南的我們一班搞文藝的朋友，都不喜歡跳舞，而且也不會跳舞，因此和黑嬰之間有點格格不入，沒有往還。

黑嬰回到上海，前後不過二年，在所謂「中國文壇」上居然佔得一角位置，這事會有人相信定命論。他是「帝國的女兒」一篇短篇小說在「申報月刊」發表而成名的。他那時寫的小說，和穆時英寫的小說，簡直可以混淆不清的。他成名後，東一個雜誌，西一個刊物，都有他的作品發表。甚至後來發表的作品，和初期的作品比較起來，却迥然不同，完全嗅不到「新感覺派」的氣息。尤其是他那篇在傳東華主編的大型文藝雜誌「文學」上發表的「生活在桶中的人們」，作風完全不同，簡直是前後判若二人的作品。因此在一九三三年，有人發現他應該加上「女抄公」的榮銜了，於是動了一場干戈，結果還是西部前線平靜無事。但是他後來在開華書局出版的「帝國的女兒」的小說集，收集的都是初期的那些「新感覺派」作品。「生活在桶中的人們」以及後來所發表的那些作風完全不同的作品，却沒有印成單行本問世。抗戰勝利後，他在爪哇的吧達維亞用較人書屋的名義出版的那本「時代的感動」，內收十篇一九四六——四七間在吧城所寫的短篇小說，比起他過去所寫的作品也遜色得多。

他成名時，年紀很青，大約是二十歲左右。他雖然署名「黑嬰」，其實人並不「黑」，眼睛很大，臉孔方方的，顯得又橫又潤，而且兩邊的顴骨又大又突，正是相書上說的「耳後見顴」的那一種類型。有過一個時期，聽說他還在印尼椰加達編報，大概現在已經「綠葉成蔭子滿枝」了吧？

棄 —— 給不幸的晶姐 · 周喚 ·

「他想永遠征服你
就暫時讓你征服。」

是那麼輕微，疾馳
你的愛情就在狂熱中散失
散失，剩下一份冷默
一個多夢的夜晚。

是該沉默的時刻了
別怨夜裡沒有一點溫情

也別詛咒別人呵；縱然一點一滴
你的不幸，原是自己的造孽
就勇於承擔自己的愚蠢吧！

美貌，原是大自然的傑作
你的瘋狂却把自己送上滅亡。

此刻，你痴迷着
像座祭壇上的塑像
是憶及愛情的溫馨與熱烈

是憶及愛情的溫馨與誓願
一聲聲的，你滿足了
也奉獻了最大的代價。

就截停你不幸的記憶吧
一個誓願，一個犧牲和喜悅
你還年青，生命也充滿偉大的光彩
若你不憧憬未來的美麗
你將永遠墮落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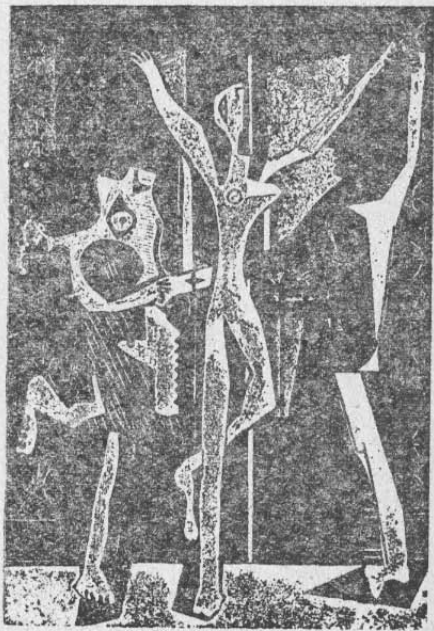
鍊項珠珍

John Gingell 作
錢歌川 譯

「我親愛的人兒，我實在不能接受這串珍珠！我丈夫看到了，會要怎樣說呀？」

但是馬黛娜口裏雖在抗議，心裏實在喜愛非常，不知不覺，就拿着掛在頸項上了。

他低頭望着她，又點燃了一枝香烟，笑着說：「寶貝，像你這樣有技巧的女人，一定可以使他相信，你是從一家便宜商店買來的。現在我得收拾行李了。嘿，想到你的丈夫和我，會要在空中半途上彼此交臂而過，真是有趣。如果他來得够接近的話，我就要向他揮手招呼，告訴他說，他是一個多



麼幸福的人！我想我不會改變初衷；跟我同走吧？」

「不，洛伯，你知道我不會的。我得想想我丈夫的生涯，除此以外——」而她的聲音低下來更顯得溫柔了。「你已經有過三位太太了。而晚報上說你這次回來，是爲着要娶第四位太太的。但是你送我這樣好的禮物，要我怎樣謝你才好呢？這簡直像馬歇爾方案中的美援一樣。」

「這算不了甚麼，黛娜！」洛伯露齒笑了。「我想到我們同在一塊的那種快樂的時候，惟有感激。我將要永遠感謝我的幸運，去參加了那個雞尾酒會，那是在甚麼地方呀……？」

黛娜靠在椅子背上，把眼睛閉上了。自從她第一次遇見他以來，幾乎一天都不差，恰好有三個月了；她是在達倫飛往華盛頓去後，一個禮拜的時候，遇見他的。這偷情的三個月，如夢一般地過去了。現在洛伯假期已滿，又要從英倫回到美國去，正當達倫應該回來的時候了。她撫弄着那一串珍珠，感到有一種抑止不住的慾望，想要笑將出來。這真是太像一部法國小說了。

※ ※ ※

那飛機平穩地飛過機場來了。黛娜把她的手從那小汽車的方向盤上拿開，伸進衣服口袋裏去取出烟盒來。幾分鐘之後，達倫就要向她微笑，告訴她，說她看來多麼年輕。一剎那間，她很想知道，他是不是會看出她有點異樣，但是隨即她就知道他不會的……他還是依然如故的達倫。

「喂，黛！」她聞聲抬起頭來一望，便看見達倫大步地走過來，儘速地走着，只差沒有跑就是了。他那未扣好的黑上衣搖擺着，他一隻手拿着帽子，一隻手提着皮包，而搬運夫提着他的行李，比較沉着地跟在後面。

「親愛的！」他說，吻了她一下。「你看去非常好，而年輕得就像我第一次遇見你的那天一樣。天吶——回來了真舒服！」

※ ※ ※

當他們沿着大西路驅車回倫敦時，他不斷地在說話——告訴她關於他在美國所做的事，又問食物和天氣的問題——等到他們到達家門時，黛娜幾乎不能相信，在他不在家的當兒，竟至發生了那麼多的事。

他把他的帽子扔在廳堂的桌子上，便走去拿了一些烟灰盆來，放在他要用的那些地方。

「黛，對不起，我不能夠陪你。」他從容地說：「我馬上就得到辦公室去。我要趕快地洗一個澡就走。我將和秘方一道吃中餐，不過我會回家來吃茶的——一定。而今天晚上，讓我們來慶祝一下。我們一同去看戲吧！」

※ ※ ※

「多麼漂亮的珍珠呀！」達倫正在結晚禮服的領帶，回頭看見他的太太走進臥室來。「你到底從哪裏得來的？」

「達倫，要我告訴你一個祕密嗎？」她細聲地說。「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戴假的珠寶。這副項鍊只花了

五磅錢。你看——發票還在這兒。」
他丈夫很驚異地看了。

「真是的！真是的！」他說：「我不敢冒充認識珠寶，不過，這串珠子確是不錯。我多麼幸運，有這麼一位節儉的太太？」

「是嗎？」黛娜微笑了。「不要，現在不要吻我。我已經完全化好粧了。」

※ ※ ※

那戲很好，那晚餐和跳舞也都十分滿意。只是當他們回到家中，在喝着末一次的酒時，達倫忽然問道：「你那串了不起的珍珠哪兒去了？」

她用手去摸她的頸項。「我的珍珠呀！她幾乎要尖聲叫喊出來。「我的珍珠呀！哪兒去了？怎麼樣了？我一定要把它找回來！」

「你鎮靜點吧，太太！」他丈夫溫和地說：「現在已經差不多是早上兩點鐘了，而且那又不是甚麼傳家寶，或王室的珍奇寶物。幸喜那不是貴重的東西。我們去睡吧，總會找到的。」他打了一個呵欠，又伸了一個懶腰。

終於早晨到來了，等到吃了早餐，黛娜隨即又把前一天晚上發生的事情，拿來檢驗了。

「不要煩擾，親愛的！」他丈夫說：「我買過一串給你好了。你既然這樣背乎常道地煩擾——請你恕免我這樣說——我就打個電話給刑警隊的斯狄爾好了。」

他站起身來，走向廳堂去。經過——那在黛娜看

來，簡直是永遠似的——一個時間之後，他才轉來。她以詢問的眼光抬起頭來望着他，一面咬着她自己那大姆指的指甲。「他還沒有去辦公，但就要去了。我留下一句話，說我過一刻鐘要去找他。」他走過來吻了她一下。「不要煩擾，親愛的，如果你一定想要把那串珍珠找回，我就去找好了。」

等他去了以後，她盤着脚坐在那大沙發上。那串了不起的極好的珍珠，她第一次戴它，竟愚妄昏迷得把它失落了。她以手帕蒙着臉哭了，她想要叫出來，又想要咒詛。

※ ※ ※

「怎麼樣？」她問，差不多是兇暴地。「不成嗎？」

「黛，不成，我很抱歉地說。」他丈夫溫和地回答，點燃一枝香烟。「我看到了斯狄爾，而他已经接到了倫敦所有各警察局的報告，一時我以為我已找到了那串珍珠了。一個警察昨夜在奧龍街找到了一串，那和你的很相像。我趕忙到警察局去察看，你曉得，那正和你所失掉的一模一樣。」

他吸了一口香烟。「好呀！好呀！」他妻子興奮地叫出來。「像我以前說過的，」達倫繼續說：「我不是一個鑑定珍珠的專家。於是他們就找了一個評價的人來，而經他鑑定之後，認為至少要值三千鎊，所以那當然不會是你所失掉的那一串，是不是？」
於是，達倫吐出了一個很圓的烟圈在空氣中，目不轉睛地凝視着他的妻子。

歐遊印象記

馬 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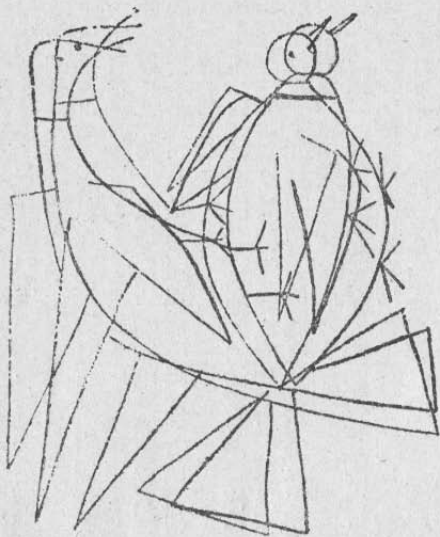
三三、亞姆斯特丹的現代藝術館

現代藝術館在國立博物院前的大花園右旁，從博物院前往，只須數分鐘的步行。這是一座新式的大廈，具相當規模，原稱為亞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却未見有博物館的陳置，因為其中所陳的都是現代藝術的作品，所以通稱為現代畫廊，只是屬於市府的機構。

進了館門，先參觀樓下各室所陳展的實用美術設計圖樣和新形式器皿的造形雕塑。草草過目之後，卽至樓上參觀繪畫和雕塑。

甫至樓上，卽聽得左旁廳室中發出類似廣播的連續叫聲，並雜以簡單的音樂，於是入室觀看。原來裡面在許多現代雕塑及金屬焊接結構之中，陳有一件金屬焊接的活動雕塑品，附有彎長的金屬桿，桿梢繫着結有垂縷的長繩，通以電力而不停地旋轉，繩子隨着而旋繞，並發出各種聲音。據說，這是一種新的創造，是綜合了雕塑和音樂而表現的藝術品。

抽象的音樂，常為一些着意於新藝術創造的造形美術家的重視，倒是值得注意的一項課題。記得在二十多年前，在良友出版的藝術雜誌彙合本裡看得有個歐美女畫人，畫了許多類似漫畫的作品，標上一些名曲的標題，認為是繪畫與音樂的攜手，不過她的作品仍是以形象表出的，只是構圖單純而強調模糊的意象罷了。以具體



的形象，而表現抽象的音樂美，確是不易。抽象派的畫家之中，當然不少是抱着表現音樂美的職志的，所以常見標上「構圖第幾號」的題稱，即仿效音樂作曲家的「作品第幾號」的風尚；而他們作品的是否賦有音樂美的表現，見仁見智，當是另外的一件事。不過他們有這麼的意念和企圖，也屬未可否認。現在所看的也屬這麼的企圖，却是直接把音樂納入雕塑，自然是另一方式的嘗試了。

接着看了幾室的雕塑，金屬焊接和物件堆構的作品，其抽象的程度都具優妙之處，只是未如倫敦索德畫廊所陳展的洋洋大觀。最引起趣味的，還是四所陳展梵谷遺作的專室，作品衆多，而且依着年期作有次序的編置，確是研究這位瘋人大師藝術發展的絕好資料。在巴黎的印象派畫廊裡，我們雖可看到梵谷的不少作品，不過都是自成一家的後的創作，只可欣賞，而無從明白其風格變化過程的情況。究竟這裡還是他的祖國和家鄉，資料也就豐富多了。

第一室是他的素描之作，滿滿地陳滿整個室裡，較爲大幅度些的掛在壁上，其餘的都擺在桌上。甚而也有訂成一小冊的，都是用鉛筆繪成的素描。有些是他的一些作品景物的類似手稿，有些是作品以外的其他素描，可謂搜羅備至。

第二室至第四室，都是他的油繪或粉彩畫作品，依年期而排置，看了之後，發現梵谷早期的繪畫全然是荷蘭傳統的寫實。無論風景畫或靜物畫，大都以深沉的褐色爲主調，雖然已捨棄了繁複的細節，而形體仍是完整而妙肖。尤其是靜物畫裡的瓶壺盤碗等器皿，黝暗之中常有微弱的光度和明顯的反映，全然不像印象畫派的明快爽朗，更沒有顯露的筆觸。

直至一八八七年的作品裡，我們開始見到這位後期印象派畫家的印象主義風貌，且同時期的另幾幅畫裡更顯示了新印象派的點繪傾向，只是尚未達到成熟酣暢的地步，可以說是跨出傳統的初步時期。

作者於一八八八年裡，有幾幅日本畫的臨摹，且臨得頗爲妙肖，即充分應用線條，敷色簡單，更在畫幅的周邊，畫着粗大的界綫，又寫着一些日本字及漢字，當是從日本畫直接抄襲的，一看而知其爲不識日文者的仿繪。無疑地，這些日本畫確是使梵谷詞轉變風格的最大根源，因而在一八八九年及以後的作品，才達到他自己強烈個性的表現風格，也就是我們熟睹的後期印象派的作者特有風格了。

接着就是三間印象主義的繪畫計二十來幅，都是法國畫家的作品，其中塞尚痕佔了兩幅。這些作品，雖然不是各名家的得意傑作，已足以示例法蘭西印象主義的眞確風貌，對於這國家的青年的畫人的觀摩和認識，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從客觀的寫照到個人的個性表現，又從個人的自然主義到極端的抽象表達，印象主義的繪畫，恰是佔居演變的重要關鍵。

連接着就是好多室的抽象繪畫，幅度有極大者，且不盡是荷蘭本國的畫家作品，如代表未來派的雪德里尼，代表純粹繪畫的康定斯基等，都有作品的陳展。最後看三室表現主義及新寫實主義的繪畫，技巧的優妙與表現的卓越，很足令人感到興趣。就像倫敦、巴黎和馬德里一樣，這風格確是擁有衆多的畫家，且其作品也容易得到一般人士的理解的愛好，如果公共機構的廳堂壁畫，採用這一派的風格，倒是很適稱的。

參觀了全部繪畫和雕塑之後，照例至售賣畫片及複印畫幅的地點選購一些明信片。其售書畫攤的規模甚大，售賣的品件也多得不可勝數，大概和旅遊事業的繁盛不無關係。荷蘭人確是一個優於繪畫藝術的民族，過去於十七世紀的大時代既有雄踞全世界的卓越表現，在現代藝術的領域裡也還是未見遜色的；這就是我參觀了國家畫廊和現代藝術館之後的感想。

三四、亞姆斯特丹艇遊

亞姆斯特丹雖然不是以河爲市街，但由於運河的衆多，艇遊也算是一重要的節目。雖然河上的景物是未如市街的繁華熱鬧，却是另具一番意趣。我於抵亞姆斯特丹的第三天午後四時半時分，便至國家畫廊附近的河埠上，參加環繞全市的艇遊。

這裏似是河遊的中心地點和終站，沿河之處，備有不少汽艇，都華麗悅目，形式一模一樣，每艇約有二十多個舒適的座位，艙邊的窗壁和一部分的艇蓋都是玻璃裝置的，坐在艇裡可以觀看艙外的景物。他們訂有一定的遊程，規限一定的時間，依時購票入座，也依時啓行。導遊者兼司機，穿著船長般的制服，戴船長的帽子，甚具神氣。他一面駕駛，一面分別以英語、法語和德語，報告所經過地方的機構、區域和歷史掌故，却又從容不迫地抽着煙斗，很顯出老練的能幹。

遊艇啓行之後，他先來個全程的概述，並說明亞姆斯特丹的運河、橋樑以及碼頭的重要情況，讓大家先有一個概念，然後陸續報告經過遊覽的各地，言詞簡達之中，夾帶一些幽默的打趣，常引得乘客們鬨堂大笑，妙趣橫生，確是不可多得的專業人材。

走過的地方，看到一些頗爲熱鬧的傍河街景，也看到一些清幽雅緻的臨水廳廊。有的隔着河岸，岸上有樹木及街燈的點綴；有的屋後濱水，有欄杆波階及花木的設置。其中有幾家大旅社的餐廳，三三兩兩的客人們坐在臨河之處喝茶，看河中舟艇來往，確具一份幽雅的情趣。

過了熱鬧的區域之後，遊艇便轉入一些僻靜的小河道，河面狹隘，只够通行兩艘來往閃過的船隻。兩邊都

是古舊的臨水樓屋，後門緊閉，有拱式的小橋貫通巷道，顯得極其冷落，彷彿就是威尼斯的風貌，只是沒有貢都拉小舟的點綴罷了。

經過的地方，也看到幾座古教堂，有的已作爲公共機構，不是人們做彌撒的所在，却仍保持原先的教堂樣貌，虛有其表，就如亞爾伽瑪乳酪市場的古教堂那樣。這國家是以新教徒的勇敢姿態反抗信仰舊教的統治者，掀起革命的熱潮而宣告獨立的。早日的許多古教堂，在革命戰爭的期間即已遭受了破壞，而留下的僅有數座，也就只好當成歷史的陳蹟了。

走到一道相當幽靜的小河裡，靠岸之處停着好幾艘「船屋」，是這都市裡別開生面的水上人家。走到這裡，遊艇特別慢行，讓遊客們仔細觀看。兼司機的導遊更顯出特別賞識的語氣說：亞姆斯特丹的居民着着增加，到目前已擁有八十餘萬的人口，陸上的房屋不夠應付，所以這些人家特別以船爲家，向河裡發展，算是一種廉宜的住屋；雖然位置在河裡，而設備都甚周到，電燈、自來水、電話以及其他的電器設備，都和陸上的房屋一樣，未見有任何的短缺……

端詳那些水上人家，倒不像是曼谷所見的以船爲家的情況，而是在船上造起木屋的。從其面積看來，大概裡面足夠有廳房及廚房之類的構置。窗子都是髹白漆的框櫺，白窗布之內，也還加有深色調的呢幕，調節光綫也甚完密。髹白漆的平板屋頂上，都各裝有電視機的天綫。其中的一船，有個客廳，透過玻璃窗，看得滿櫥的圖書，瓶花，以及桌椅的陳設，室內的文雅華美，確够具有舒適的感覺。據說這些船家，大都是商行裡的職員，倒不是貧苦的人家。

在東南亞洲各國，水上人家是常見的，不過大都是沿海捕魚的漁村和河埠的船戶，雖然富有另一種的生活風味，而成爲當地畫人所愛好的繪畫題材，究竟多是辛苦的勞働階級，都未如這裡的舒適，尤其充滿現代化的設備，更是從未見過。我想，這真可以說是特出的水上人家吧！

經過一段熱鬧而多現代化建築物的市街之後，遊艇便進入大河。河面相當廣大，往來的船隻也相當熱鬧，而泊在河中及碼頭間的大汽船也復不少，就和其他國家的港埠一樣，顯得交通運輸的繁忙。導遊者報告說：這碼頭區域是一道大運河，是全世界最長的運河。世界上許多人通常只知蘇彝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的偉大，倒把這裏忽略了。接着，他還滔滔不絕地數出各運河的全長數目字，證明其所說的真確。

我想，這個是滿佈運河的國度，當然誰也可以相信其甲於全球的長度。不過蘇彝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是在轟轟烈烈的情況之下開鑿的，且負有溝通大洋或縮短國際航海路綫的職能，人們對其都熟知當是必然之理，倒不是有意要委屈這亞姆斯特丹的老大哥。

碼頭區的船塢設置有兩類：其一是築成堤閘的，和其他國家無甚差別，大概是用於長期修理或造新船的；另一是安置在河裡的，以鋼鐵造成船塢，類如一艘大船壳。修理的大汽船駛進其內，堵撐平穩之後，便關上塢口，抽出了水，就可以進行修理。這大概是用於短期性修理的。我們在這裡停留一些時間，觀看一艘剛駛進鋼鐵塢裡的汽船，正在進行閉閘抽水的工作。也算得是巧妙的偶遇了。

其後遊艇駛入另一處的河裡，觀看沿岸十六、七世紀時代的亞姆斯特丹古市街。這是荷蘭全盛時期的市區，樓房仍是綺麗別緻，只是樣式頗為古舊，且有幾分冷落，似已不是熱鬧的市區。

從此兜過幾道小河之後，出乎意料的是看到了十七世紀大畫家冷布蘭德的故居。這是我很想參觀的對象，却因時間有限而無從實踐。其屋為兩層樓，並不侷促，現在已被荷蘭政府闢為紀念館，供人參觀。其二樓的廊台上懸着一面國旗，遊艇走過的時候，只見有個小孩子站在台上，搖手向我們招呼。

冷布蘭德在今日已被尊為偉大的畫師，但當他在世的時候，却是一貧如洗，潦倒不堪，因為他的繪畫不為時人所愛好。可是看到這所樓房，却是相當堂皇，究竟他當時是擁有全座抑或只是一個房客，因為沒有參觀造訪，所以真相莫明。問起導遊者，他只說是希望我設法參觀一趟，那是很有意義和趣味的。

回到剛才登艇的所在，結束了亞姆斯特丹的艇遊之後，至附近的一個小公園散步，直至暮色蒼茫，才在寒氣襲人之中，趕回旅館。

三五、到了柏林

當在新加坡還未曾出發的時候，西柏林教會已來信邀請我於巴黎會議之前或之後，到柏林觀光，藉以瞭解其處的政治、教育及文化的情況。我認為機會難逢，而且盛情難却，於是欣然應邀。所以在旅程裏，訂有五天的柏林訪問。據邀請書的透露，該會自一九五六年以來，招待世界各國教師至柏林訪問的有一千一百餘名，包括五十四個國家，由德國教師們捐集基金，作是項的用途。他們的魄力實在值得欽佩，而對於增進世界各國同仁的友誼和瞭解上，確也盡了很大的力量。

在巴黎開會的時候，該會主席奧多·威勒先生特別前來接洽，表示歡迎，更為我辦理入境的手續，且遞給我一封正式的回信，表示歡迎和謝忱，還報告已為我定了柏林旅館的房子，誠懇周至，更是可感。

我於遊了荷蘭之後，如期於八月二十三日午後，乘二時四十五分鐘啟飛的盧灘沙航空公司飛機，離開亞姆斯特丹，於三時許先到漢堡，然後於午後四時二十五分鐘換機續航柏林。在漢堡只有一小時的耽擱，因而未能

至市區遊覽；但在將抵機場及離開機場的時候，從飛機上俯瞰全市的景色，看得幾乎全是新建的樓屋，工廠林立，以及海港碼頭與鐵路的穿插，確是一個富有朝氣的城市。第二次大戰裏，漢堡是慘遭猛烈轟炸的目標之一，慘重的破壞，自然不難想像，現在依稀煥然一新的市容，當是戰後重建的積極表現了。德國人的勤奮耐勞而富有毅力，實在值得欽佩。

飛機於午後五時十五分鐘抵達西柏林。下機之後，奧多·威勒先生偕兩位十一歲的學生女公子和他的同事已在機場大廈裏等候。握手歡叙了一會兒，領了行李，便偕威勒先生及兩位女公子乘汽車前往旅館。他的同事留着接待其他的賓客。一路在汽車裏言談談話，威勒先生不斷鼓勵兩位女公子跟我講英語，應對之間，都講得非常的好。據說他們正唸小學第六年級，也就是開始唸第一外國語文的第二學年，却能講得這麼得體的日常應用英語，可見學校裏對於外國語文的教學法，是相當完善的。

我把這意思告訴威勒先生。他說：近十餘年來，我們對於外國語文的教學，確是達到適當的注意。我們的教師會，每隔兩年主辦一次現代外國語文教學法的國際性會議，邀請世界各國的語文教師出席討論，提供意見。會裏更有許多特請的專家，作專題演講。下個星期，八月三十一日起，至九月五日，就是今年度的會期，馬來亞也有一位代表參加。明天早上，他可能和其他一些代表到旅館和你會晤，一同遊覽我們的城市。

我說，這真使我極感興趣，也是一個富有意義的會議，可惜我在柏林只有五天的逗留，要不然，列席觀察，倒是够有裨益的。威勒先生勸我改變旅程，在柏林多住一個星期，以便參加這個會議。我謝謝了他，同時很抱歉地解釋我不能改變旅程的理由，但要求他把會議中的印刷物寄一份給我，讓我和學校裏的同事們閱讀，也可作為教學的參考。他點點頭說，他將把這意思轉達主辦的機構，但最好還是留在這裏，作實地的觀察。

到了柏林旅館，略為安頓之後，威勒先生和兩位女公子便向我告辭。臨走的時候，他告訴我：明天早上九時，將派一旅遊車到旅館來接我去遊覽。午後十二時半，將偕他的太太和其他同事們來此共同進午餐，並商量參觀的程序。說罷又交給我一大冊印刷物，作為遊覽參觀的參攷。威勒先生的誠摯態度，確很使我感佩。

晚餐原是七時開始的，想不到旅客擁擠，客多位少，吩咐侍者定位之後，在客廳裏一直呆到九時，才排到進餐。在客廳裏等待晚餐的時候，遇一姓廖的印尼華人，約三十多歲，這姓名的時候，他告訴我一個印尼姓名，使我大惑不解，攀談之後，才知道他是出生於印尼的華人，父親自幼從中國的梅縣到椰加達謀生。他從小受印尼教育，且曾至亞姆斯特丹唸中學和大學，研習機械工程。他不通任何華語，所以只好用英語交談。他除了英語之外，還通識德語和荷語，現在椰加達擔任機械工程師，看起來是相當能幹的一個青年人。他這次到德國來，是接受西門公司的邀請，遊歷西德全境，並參觀工廠的。

據他說，他這天剛從慕尼黑到柏林來，慕尼黑的高山積雪，平原下雹，天氣相當寒冷。明天一早，柏林擬定的節目即將開始，大約兩天之後，就將前往漢堡。他今晚預定參加柏林的夜遊，九時半開始，至明晨五時才能回到旅館，時間確是緊迫。在等得不耐煩之中，兩人一同到酒吧裏喝些果汁，彼此詢問對方的國家情況。他說，自從與馬來西亞對抗之後，印尼的情況並不差，一切都照常。我很懷疑這是不由衷之言，不過不好意思說出。但談到新加坡和中國，他倒是頗感興趣的。

時候已將九時，他表示不耐煩再等，問明我的房號就握手告辭。他說，希望有機會時到我房裏訪談。

晚餐的時候，與一從慕尼黑來的德國中學教師共桌，彼此談得相當投機。據說，他曾旅行東南亞和非洲各國，對於曼谷、新加坡和香港，更不斷加以讚美。問起關於西德與西柏林的教育制度，他說，各地的制度都大同小異，在原則上是相同的，卻沒有嚴格的統一。大概幼稚園二年，是屬於自願的教育；小學六年，第五學年開始唸第一外國語文，由學生家長就英、法及蘇聯語中選任何的一種；中學一年級開始學習第二外國語文，也由家長選定。中學係三學年制的分科教育，有實用中學、工藝中學及文科中學。最後的文科中學為期七年，畢業之後，可直接進入大學。至於受滿三學年中學教育的學生，有四學年制的高級職業教育可資深造，然後考入大學……西德及柏林的中等教育，都注重職業的訓練，算是工商業社會的特別需求。這麼以職業教育為基礎的中學制度，確是值得注意，它可使每一學生在中等學校裏就得到職業的學識和技能，且早就決定其所學的範圍和日後就業的職業類門，不致一離開了學校，就感到彷徨。

當然我們也談到新加坡的教育制度。他對於四種語文源流的學校甚感興趣，只是對於上下午分班制度倒不認為理想。他說，這可算得是學生衆多而校舍缺乏的好辦法，不過在德國倒是由法律規定，不得開辦下午學校的，除却部分時間的職業訓練班之外，都是全日制的學校。

吃完了晚餐，彼此的話也完了，還有許多人在等着，當然不好意思久坐，於是接手分別，互道晚安。

×

×

×

第二天一早醒來，盥洗完畢，房裏的電話鈴就響了。原來有位從馬來亞來的語文教學會議代表，已在樓下等着會面。於是忙到樓下的客廳接見，異國相逢，雖然素昧生平，却都不約而同的顯出老鄉親的一份熱情，這人就是亞旺·哈·賓沙禮君，他是吉隆坡班峇語文學院的語文講師，受邀來柏林參加語文教學會議，於昨天抵達柏林的。他說，他不會離開家庭，到這裏來很感到寂寞，患思家病。後來莫然先生告訴他，我住在柏林旅館裏，所以一早就趕來會晤。我告訴他，我離新加坡已將一月，一個人到處旅行，實在也不免寂寞，現在有了遊伴

明 月 夜 ■■ 憂 草

，着實高興。彼此談起留柏林的日期，他很高興在開會之前，有五天的時間可以偕我同遊，且顯出無限寬慰的樣子。問起巴黎教師會議的馬來亞代表布巴蘭夫人加且尼、古南星和加心等先生，他說，他們早已回到吉隆坡了。他接着還問我關於巴黎及倫敦的情況。他說，他打算這裏會議結束之後，也到倫敦、巴黎走一趟，只是時日不能太久，一個地方只一兩天就好了。

我勸他，每個地方最少也得三四天，而且必須參加旅遊組，才能看得一些要點。我們出外，常會感到寂寞，因而巴不得早日回家，這是免不了的。但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如果不儘可能多玩幾個地方，日後回國，將會後悔莫及。希望他開了會後，已慣了旅遊的生活，到那時候，只設法提起愉快的心情就行了。

他很高興地點點頭。而我在柏林的五天裏，就偕同亞旺·哈君一道到處遊覽，訪問，參觀，有說有笑，自然也增加了不少樂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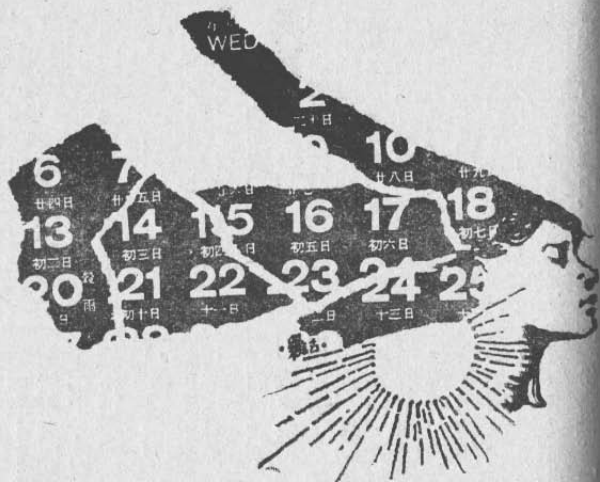
一百年前，拜會曾經漫步過的，如今屬於我。他的輕輕的嘆息聲呢？他的輕輕的腳步聲呢？這一切都不復見了，一百年前的明月夜，却一樣一百年後的明月夜。

彷彿無聲無息，一件潔白的輕紗，把整個土地鋪成銀白色；銀白色的天空，銀白色的樹葉，銀白色的土地，而我的身體也是銀白色的。這月光，連我整個心胸也填滿。這是好久好久我已經遺忘了一份懷然，加上一份懷思，和一聲幾乎連自己都聽不見的輕嘆聲。

拜會曾經在這樣的月光下漫步，李白曾經在這樣的月光下獨飲，如今想起來，這月亮是曾經幸福過。可是今夜，是它寂寞呢還是我寂寞？我是遺忘了這樣明月夜的穿皮夾克長髮的青年，忘了嫵媚的明月，一個忘了詩的。

一片銀白，幾乎沒有裂縫的一片銀白，使你想起潔亮的海灘。在海灘上，甚麼痛苦的事情都會忘記，就連烽火，也彷彿燒在邈遠的年代，今夜是連一息也聞不到了。但另却有一縷孤獨的寂寞，纏在今夜，這寂寞是我的也是月亮的，美麗中含着痛苦。這靜寂，我喜愛它又忍耐不了，我要高呼，我要狂舞。

月亮和我一樣寂寞，我是一個穿皮夾克的長髮青年，一直流浪，在風砂的日子，只有在夢中，才和這樣的明月夜相遇。



意志

(外一章)

■ ■ 丹楓

似乎在那一篇哲人的文章中我得到啓示，意志竟然是一個樂觀開曠而經驗豐富的智者。當一個人頹然坐臥在疲累低沉的路途中時，他說：「朋友，不要忘記意志的同伴，沒有人能超越它，棄絕它，當你一切已經麻木，只有它能重新喚起你的生存力量。把灰沉、失落、無告、悲憤、傷悼化爲一股創作的力量。」

於是你想，能够超越過自己的，是意志的向上與挺拔。「我」的製造者，軀殼是一個機械的質料，情緒是滑潤的油脂，而肢手是上天注定了的限制。只有意志，它呈顯了生命向上，

向四面，向下衝破一切的力量。它顯示了人類向上的尊嚴。一切都那麼沒有抵擋。而意志，僅僅它，叫你如何在逆流之中，在崎嶇坎坷的道上，向前走着。你可以想像，在一個一望無垠的沙漠中，風砂飛動，撲人欲倒，你手掩着臉，脚用力的踏着疏鬆的砂土，那你在這蒼宇中顯得多麼渺小，你想你要有多少力量來堅持生存的想望——

那意志的力量。

古老的荒山野郊，路折萊生的傳說中，遺傳着蒼茫的開天闢地的古神話，怎樣用那麼一個木製的鑿，石做的鏈，樹皮搓的繩子，把渾沌的宇宙，一分一分的條理起來，把宇宙的原料化爲人爲的創作，一剎那是那麼億萬年，終於在廣茫無可想像的宇宙中，製出一個足以安身的園子。代代而下，只有潛存的意志連綿着。

有那種花朵的瓣，萎謝了會重新開放得更挺直更燦爛？除了意志的花朵外。「我是意志，潛存的意志，」他借着他的口，歡樂的說。於是在你面前隱然出現了一股清明而強有力的引力，滿眼暴放出綻開的花蕾。又可

以呈現一幅江山的岸，一個接一個的浪……

其實，超越了現存的一切粗陋無家與飄泊無定，又超越了現存的七尺的限制，又超越了自己的情緒存在，意志表現了向上的挺拔，它突破了七十年有限的時間，也突破了斗室那麼狹小的空間，它超越時空而存在。宇宙的生命從這裡化出來了——它顯得活動、有力、不屈、而堅持……

遲 睡 者 語

比黎明更早起，走上山道，足聲把睡鳥驚醒，引來滿山遍野的鳴聲。於是你找尋到即將向陽光道別而去的晶瑩露珠，在草葉的旁邊。你說：

「我的朋友，會多少如此明燦而富於初生氣息的晨早消逝了，在睡遲與憂起的無知無覺中。當是萬物千聲隱去在夢裡之際，我竟是在思索與意想最勃躍之時。焦苦佔據去美麗的安息，空漠以外，只是一片抽象得令人無從思維的遙遠。就這樣，生活中沒有了早晨，沒有了鳥聲，沒有了孤獨的脚步。只會在回憶裡模糊記起曾在太湖邊見過在油綠荷葉上你的一面，又彷彿在那個夢裡舟上擦你絃上而過。幾多的點點滴滴，竟使我昨夜深宵偶然的驚覺中，決定苦等着朝曦快現，看你在第一道晨光下以認尋你在草葉上的光瑩。」

「你可知道，湖畔流雲的傷逝者，而爲霧夜裡殞哀悼的人，當興起了飄遊四方之意想與志願，於是竟悄悄

的過慣了沒有讓人知道的生活。是那時，向花向草，向流雲，向山林默語的日子過去，便深深感覺到徹夜裡在斗室，一盞孤燈下，伏在桌上等待天明的無告。輾轉轉轉的來來去去，偶然回首竟然發覺淘淡掉那草葉湖雲山麓的想像，代替上夜的不寧，晨的無端浪費。」

「今日與朝陽俱起，以一個童年友伴的心情來。你或已不識這麼一個遲睡晏起的似乎陌生的人。而我專程來興奮的告你，我早起之意，趁着你昨夜裡的清澈、明瑩、圓晶晶未曾隨陽光而回歸的時候。也許，在這似曾相識者的吐露中，你發覺我的一份喜悅。」

繫

■ ■ 尼 洛



雨細得和霧分不清了，從下午直到黃昏，惱人的
落着。推開窗子，視線僅及於院落裡。院牆以外，尖
屏脊的教堂的十字架，被雨和霧朦朧着，像一個影子
，這影子似乎是見着的，也似乎是記憶的，常見的遠

山，完完全全的隔在一層厚厚的有份量的乳白色外，
乳白夾着灰暗，越來越重了，天將暮了。
院落裡，黃色的花，多過紅色的。這裡的季節，
模糊得分不出界，黃花多了，像是顯得這是秋了。聽

不到秋的嘆息，沒有風，秋僅能夾雜在一絲絲的寒意裡，慢慢的從袖口裡滲進來，使人從漫長的煥熱裡感覺到清涼一些，却也帶來幾分若隱若現的感傷似的寂寞。

在她——在戚宜君來講，這天，是不該寂寞的日子。誰都說，她的幸福的絢爛的日子即將開始。誰提到她時，都禁不住的嘖嘖稱羨。母親這一陣子不是經常把喜悅掛在眉梢上嗎？——可憐的媽！當她一想到母親孀居二十年，含辛茹苦的扶養她二十年，她的心就有碎成片片的那麼酸楚。二十年的辛酸，爲的只是這短暫的喜悅後，即將帶來的別離嗎？這情感是無法解釋的謎，也因此這謎給予她過多的悵惘。

這是個有意安排的日子。爲了這日子，曾經有扯不清的波波折折，這波波折折會使潘有信難堪，會使母親流淚。現在，這波波折折總算過去了，一切定了，不再有一絲絲的漣漪了。

——只是這惱人的如烟如霧的雨！

從午後母親離開她的時候，她就開始緊張起來。

這不是和潘有信第一次見面，可是，這安排却似第一次見面。母親說得好：「這是爲尊重你，宜君，有信爲你遠道回國來六個月，這樁婚事，我希望你在感覺上是自己選擇的，不是媽的安排。」

當母親說到這裏，宜君默然的點點頭，因爲前些日子在母親的流淚中，她已允諾了，她早已把自己交出去了。

母親臨走前，喜悅從眼角中漾出來：「懂嗎，宜

君，媽心上的那一塊石頭落了地，媽的重擔卸下了。」母親走後，開始久久不釋的是「石頭落了地」的那句叮囑。這些年來，她不是母親的心肝，母親的愛，只是一塊懸着的石頭。想到遠從南美來的，將要把她帶走的潘有信，她禁不住的啞然失笑：「媽！你把這塊石頭拋得好遠！」

潘有信要到五點半才來，母親在兩點半就走了。在這一段平靜的聽雨的空白裡，她不止一次的想到鈕育良；但每次想到他的時候，她總將那意念揮開了。她自己給自己提醒說：一切都已完了，定了。

有時候，下意識的拿潘有信和鈕育良在心的天平上比一比，總得要加一些意志的法碼在潘有信那邊，才能將天平壓平。爲什麼呢？這道理連她自己都分不清的。比年齡，他們兩個人差不多；比外表，也是不相上下的；個性嗎？潘有信顯得更適合自己一些；潘有信有錢，書讀得多……都是鈕育良所無法企及的，可是鈕育良却有一些潘有信所沒有的東西，是什麼呢？面對着窗外的迷迷濛濛的雨，她却好像是分不清了。認識鈕育良也僅是短短一年，這一年裡，算起來也只見過十次八次面，他不是魔，有一陣子却着實的使她着魔了。

第一次見到鈕育良，是在對楊少祥的祭禮上。她不認得楊少祥，而楊少祥的女友嚴琴韻，却是她的同學而又十分友好。因此，她伴着痛不欲生的嚴琴韻，參加了那次海濱上的遙祭。

祭禮中沒有幾個人，只是楊少祥直屬的長官和他

生前少數的友好。這祭奠不是官式的，除了有一個人用簡短的言詞，報告楊少祥爲國犧牲的經過，不再有人說什麼，有的只是長時間的默然的悼念。

祭禮完了，嚴琴韻在一個人的勸阻中停止了哭，那人抬起頭拭淚的時候，她遞一塊手帕給他，他感激似的自我介紹說：「我叫鈕育良。」

這是鈕育良第一次給她的印象。這印象沒有什麼好，也沒有什麼壞，唯一使她感覺到份量的是他們的那一羣人，不僅僅是他自己。這一羣人，在表面上看不出什麼奇特的地方，他們並不表現着激昂慷慨，也不像傳說中的那麼精明能幹，他們像是平平實實的，平平凡凡的。可是，在這種平實和平凡裡，却有一種他人所無的氣質，這氣質足以承擔着任何艱辛和任何惡運。

她從這氣質裡像見到了被祭奠的楊少祥，那是一個不確定的模糊的幻影。可是，她却十分的肯定着那幻影就是他，他有着他們的那種氣質，他沒有死，他在永生。她在猝然間了解那句「活在人們心裡」的話了，這幻影就是的。她想：這幻影將久久不會在她的心境中磨滅。

第二次見到鈕育良，是在一個親友間的聚會裡，雖然已事隔很久時日了，當她第一眼見到他的時候，她就感覺到十分稔熟。鈕育良對她已全無記憶，沒有招呼她。當她看過去而兩人目光相接時，他僅禮貌的

笑一笑，和點一點頭。

人，平常的說笑，平常的週旋。可是，在她看來，却是一種喬裝的和掩飾的。

在一個機會中，她接近了他，連自己也摸不清爲什麼會那樣，低聲的問他：「認得我嗎？」

他惶悚的看着她，滿臉驚異和滿臉歉意：「啊！對不起，我是個健忘的人。」

她揚一揚眉：「記得嚴琴韻？」

鈕育良淺淺的笑起來：「……記起了，那天，我們見過面。」

兩個人禮貌的寒暄起來，在寒暄中，她告訴了他自己的名字和住址，並且加上一句：「有空歡迎光臨。」

她的這句話僅僅是客套而並非邀請，他猶豫了一陣子，皺一皺眉：「我實在抱歉我的時間不多，但是，我却十分感激盛意。」

她又嗅到那種氣息了——他的時間不多，他必須把全部精力貫注在他的「事業」上的。她凝想，她木然的看着他，她發覺他的臉上有過多的歉意。

接着，他們談到嚴琴韻。她問：「最近你們去看琴韻了？」

他搖搖頭，嘆息的說：「少祥給她很多痛苦，那樣更會使她苦痛些……」鈕育良頓了頓，解釋似的說：「她仍年輕，她將有她自己的幸福的。」

他對這句話的意思不大服氣，但是却没有說什麼。接着，兩個人在主人的節目安排中分開了，離去的時候，鈕育良沒忘記趕過來和她說了聲「再見」。

歸去時，在一種好奇心的驅使下去看嚴琴韻。她想到琴韻這些日子的傷心寂寞，孤獨淒清。見到琴韻時，她却完全出乎自己意外了。她與高采烈的告訴她一個新的愛戀。

威宜君幾乎聽不下她所說的關於新的戀情的任何一個字，可是，她却聽完了她所說的一切。

因為她們曾經十分友好，琴韻毫無保留的給她看了新對象的照片、情書，以及饋贈，並且盼着她的讚譽和祝福。

宜君裝成淡淡的笑意說：「想不到的，你竟這麼快的忘記了楊少祥！」

琴韻從興奮中靜下來：「啊，那只是一個夢。」

「夢？」

琴韻說：「你要我守少祥一輩子？爲他，我已付出了我的情感和苦痛。……」

她沒有再說下去，但是，這已够了。宜君抬眼看她，她是嫵媚的，明妍的，像一枝綻開的花朵，在這樣的年華裡，沒有人能忍心要她枯萎或凋零。

——夢！那是一個恰到好處的形容，這字，嵌在她和少祥的情感裡，已足夠代表那虛無飄渺了。宜君黯然了一陣子，最後，只能用微笑作答覆，也以微笑結束了她的拜訪。

不久，宜君接到了琴韻結婚的喜箋，在琴韻的婚禮中，出她意外的，她再次遇到鈕育良。這次，她和他已變得十分稔熟了，他們讚揚着新娘的美，婚禮的熱鬧，等等。等到一切應酬的話完了，宜君詢問着說

：「你是男家的客人嗎？」

育良笑了笑：「我是女家的。」

「你會是楊少祥的朋友……」

育良笑着，不再回答。

在他笑着的時候，她看着他堅毅的唇角，明亮的眸子，以及笑着的時候一種爽朗的男人的神韻，她有些被這些攝住了，不自覺的腳底下有些輕飄起來，而平靜的心波也掠起了漣漪。因此，她訥訥的說：「婚禮完了，送我回家。」

他凝視着她，直到她的頭低下了，才說：「好的，我陪你。」

在歸去的程途中，稔熟和陌生，在兩人中間蕩漾着，兩個人都顯得笨拙起來。這歸程幾乎整個都是沉默和寂寞的，一直到抵達她家門前的時候，她才說：「能够告訴我你的地址嗎？」

他搖搖頭：「我能够告訴你的只是電話。」

她記下了他的電話號碼：「我希望可以和你打電話。我們說些什麼？」

「我們說些什麼哩？」

她沉思一下說：「譬如琴韻和楊少祥的感情，她轉得這樣快，譬如說你參加新娘子的婚禮……」

「啊——」他笑起來：「那沒有什麼的，他們只是朋友，懂嗎？在朋友這兩個字中，誰願意約束誰呢？誰又能約束誰呢？」

「——是這樣的嗎？」

他語塞很久：「大概是這樣的吧！」

明天，她有電話給他。

後天，她再有電話給他。

第三天，他們有一個僅是兩個人的約會。這約會是鈕育良提出來的。這約會像一根繩子，使兩個人的心情繫起來。她知道，他也知道，那是愛，不是普普通通的情誼了。

以後，他們見面的時候不多，電話是很多的。在電話裡，她希望有見面的時間，但是十次有九次，他都因為有事而把約會的時間後移。這樣，正相反的，當兩人見面的時間裡，情感就顯得分外的濃烈了些。在見面的時間裡，他告她「即將去了」。她了解他說的去那裡，可是，下一次見面時，他却沒有走。他再說「又將去了」，過一些時日，他仍沒有去。

這是兩個人的情感上越來越重的擔子，當他再提它時，她再忍不住的說：「能不這樣的吓我嗎？」

他說：「那日子總會來的。」

看樣子，她對他的情感留不下他，一開始的時候，她就深深的了解到留不下他了。這雖像是一個夢，却是十分溫馨的夢。她為着它苦痛，而這苦痛却只是自己一個人在淺酌着。因此，當他要具體的說什麼時，她總說：「讓你在留下來的日子愉快些吧，讓我們愉快些吧！」

潘有信是在他們認識了半年以後插進來的。潘有信的插進來，完完全全是母親的安排。他是她的潘阿姨的獨生子，小時，他們見過面，可是，那是完全沒有印象的事了。母親要她把潘有信叫着表哥，她沒有

叫，只叫他潘先生。母親強着她陪潘有信一齊出去看電影、跳舞，以及參加一些宴會，有時她勉強答應，有時躺在床上裝頭疼。

潘有信不是一個令人討厭的人，有着善良的本質，和善良的面孔，可是，她却耐不了這安詳的愛。有一次，當她和鈕育良見面的時候，她曾經提到他，她想他會嫉妬或生氣的，可是，他却說：「好哇，有機會，讓我看看。」

她摸不清他的意思，他看着她說：「是的，你該有個踏踏實實的愛了。」

「我們是不踏實的？」

他笑着：「——我們，你不會把它看成僅是朋友麼？」

她搖搖頭。

「我真的要走了。」

「我知道。」

「那結果，很會像楊少祥的。」

「你一定要作楊少祥麼？」

他皺一皺眉：「那不是一個好的例子，但是，那總是個例子。」

她也皺一皺眉：「我注定了的就是嚴琴韻嗎？」

他笑起來，他是用笑掩飾他的內心的，她看得出来，她沒有阻止他笑，她只是看着他笑意的表情，想着他深藏在笑後面的心境。

他欲下來。

她才說：「笑什麼呢？笑，可以解決什麼呢？」

他說：「當楊少祥和嚴琴韻愛戀着的時候，也正是他要出發的時候，我們背地裡會嘲笑他只是個不着邊際的愛戀，我們嘲笑嚴琴韻這女孩子簡直不知死活……現在，却變成我的例子，變成你的例子。」

她厭煩他提到這些，恨恨的說：「因此，你就僅把我們說成朋友了？」

他嘆了一口氣：「讓我們僅是朋友吧！」

這是他們相識以來，僅有一次的愉快的相晤。

而這次以後，她再也沒有機會見到他了。她不止一次的打電話給他，而電話裡的答覆，不是說「小姐你撥錯電話號碼了！」就是說「我們這裡根本沒有這個人呀！」她想，他已去了，他真的去了。

在寂寞的日子裡，潘有信陪着她，她使他難堪，他默然吞下那難堪；她無理取鬧的給他折磨，他默然的承受她的折磨。可是，他却「滴水穿石」般的磨着她，朝朝暮暮的，一分一寸的向她侵蝕。

這侵蝕，有時會使寂寞輕些，有時會使她的心情有片刻舒展。可是，那僅是暫時的，當一陣模糊過去了，當心波靜下來，前面兀立着的，却仍是鈕育良的影子。她一次再次的給自己說：鈕育良給予她的，僅是友情，不是愛的，可是，自己付出去的呢？她想着它時，她像看到了自己的一顆熾熱的鮮明的心！

母親終於耐不了她對潘有信的冷漠了，半夜裡坐在她的床前流淚。母親的淚，像是足足可以使她浮起來，淚使她整個的心都是濕漉漉的。母親在流淚中詢問她心裡的隱私，她瞞不住了，說到了鈕育良，從相

識到他離去，相處中的星星點點。

母親被她的故事吓得幾乎要暈了過去，不止一次的罵她是個「糊塗孩子」，顛顛倒倒的、重重複複的敘述着她從襁褓中一直到成人的歷史，這裡夾雜着母親的辛酸血淚，而最後的結語是：「聽媽的話」，於是，一切就如如此的定了。

窗外的雨落着，仍是如煙如霧的。

——她想：這是自己最後一次想到鈕育良了，潘有信一來，她將有個終身的允諾，而這允諾將是實實在在的，否則，不僅對不起潘有信，對不起母親，而且對不起自己。

她向半空裡揮一揮手，想揮掉剛剛泛起的記憶，在揮手中，最後一次在眼底下出現鈕育良的影子，他像在笑着，一種安慰似的笑，晶晶的，一顆淚落下來，影子幻滅，眼前只是雨的霧的迷惘。

這時候有門鈴聲。她想：該是潘有信來了，回眸對着鏡子，鏡子裡的她的臉頰上，有潤濕着的未乾的淚漬。她不能讓潘有信看見這淚漬，拭乾它，想數一點粉的時候，開門的女傭把喉嚨提高了說：「小姐，有客。」

——這不是潘有信，如果是潘有信，女傭習慣上不是這麼嚷着的。

一個穿着雨衣的陌生人，兀立在院子裡。

她站到門前詢問着：「是找我？」

陌生人走近一步：「是戚宜君小姐？」

她點點頭。

他說：「有你的電報。」

「啊——」

「鈕育良來的。」

有一個巨雷似的音響，在她腦海裡轟着：是那楊少祥的例子嗎！

那人笑着，遞給她一張紙，眉毛動一動說：「這是走私，在她拍來的情報中夾帶來的。」

她沒有聽清楚，急忙慌亂的展開那紙，那紙上寫着：「愛：成功和勝利告訴我，我是個好例子，不像楊少祥，留下的僅是悲哀和哭泣，因此，讓我們從友情踏進愛吧。這裡的一切，使我有信心擔起愛的擔子，如果你願意，就等着我吧，我們會在光明的日子裡重逢和再見的。良。」

——這是電報嗎？她恍惚的看着那紙上跳躍着的字跡，再看着那陌生人的臉：「這是給我的？」

她點點頭。

她疑慮着。

他笑着說：「其實，育良在電報中夾帶着拍來的僅是一個字。在他走前，我們會相約，這個字代表的是這一封；另一個字代表着另一封。」

「那麼，另一封說些什麼呢？」

他凝視着她：「我們把那一封燒了，我們永遠用不着它了。」

「啊——」

這時，潘有信推門進來，陌生人說：「再見！」她想留下他，多問幾句，她却沒有留下他，只揮

揮手說：「再見！」

她當着潘有信，把那紙上的字讀一遍，再讀一遍，喜悅從心底裡泛起來，喜悅變成淚，淚濕着字跡濕着紙，從紙面上顯現記憶裡的鈕育良。

久久，潘有信才緩緩的說：「宜君，我來看你哩！」

她抬起頭，用手勢堵住他下面要說的話。靜默了一陣子，她說：「不要給我說什麼，任何的一星一點。」

他驚異中，她說：「你去告訴媽：我是個『糊塗孩子』，永遠是的。」

「是什麼意思呢？」

「她會懂的。」

他再要說什麼，她再用手勢堵着他。僵持了一個時刻以後，她說：「你可以走了。」

她不聽他一個字，也逼着不讓他說出一個字，終於使他寂寞的站起來，踉蹌的走出去。

潘有信走後，屋子裡、庭院裡，顯得更寂寞了些。但是雨却漸漸的停了，霧也漸漸的散了，西邊天壁上有些微的落日的餘暉泛起來，微風掠過花木，一陣陣的水滴落下來，一陣陣的花瓣落下來。她在窗前兀立着，她想：只是這一瞬，命運却如此扭扭曲曲的。她想到母親，想到她的淚，想到她那塊「落了地的石頭」又懸起來。她想笑，喉嚨沙啞得發不出聲音；她想哭，這也不是哭的時刻，只是那張紙被捏得緊些，捏得皺了。

作傑獎得獎川芥本日年去

北方的河流

作者介紹

作者本名是田口哲郎，昭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出生於東京。早稻田大學英文科畢業。共同通信社大坂支社文化部記者。是第五十四屆昭和四十年度下半年芥川獎的獲獎者。候補作品是從昭和四十年六月一日至同年十一月末所發行之雜誌——同人雜誌，單行本約八百五十冊，由預選委員會從其中約三千篇中選出九篇。然後再由名作家井上靖、石川達三、石川淳、瀧井孝作、中村光夫、永井龍南、丹羽文雄、舟橋聖一、川端康成、井伏鱒二共十人，組織選考委員決定一篇為獲獎作。決定後發表於一九六六年之「文藝春秋」三月號特別號中。譯者特將之譯出，為馬華作家作一參考，以獲知日本新進作家之水準。

高井有一原著
衛校金譯

冬天，在東北來得特別早。我記得昭和二十年，初雪那一天的寒冷。從日短的太陽落後前一小時多開始下的雪，被從早上刮起的風吹着，飄落在放有石塊的板瓦屋上。但時間並不長久，七時過後，那雪便成爲霰了。家家戶戶，都早早的關閉了板窗，街上顯得更加黑暗。

第二天早上，殘雨還籠罩着市區。母親的屍體，被通知已在郊外下游的小洲上打撈起來時，大約是早上約九時前後。

三日前未明，母親失蹤了。早上太陽光尙未出現時，我會醒過一次。這時，由於枕畔有殘月的餘輝，我似乎覺得母親已不在床上了。但以後，我又陷入於半睡眠的狀態中了。再醒時，太陽光已從每一個縫隙孔穴中射進來了。今朝似乎是稀有的晴朗天氣。光線中有一條落在母親床上的中央，我似乎是被這條光線所催促，馬上便清醒了。昨夜母親明是和我同時上床，但早上母親的床上竟沒有人睡過的餘痕。我起了床，花了很多的時間，望着一絲不亂的母親的床鋪，注意到床布的每一部份。

以後三天內的事，我是沒有正確的記憶。周圍的人們關心到母親去後而留下的十五歲的我的身上，他們異口同聲地對我同情，而且如此這般對我指示，這些一切，由我的左耳進去右耳出來。有好幾次，人家對我說：「如今母親不見了，還是獸頭獸腦的。」其實當時我腦海中盤旋的只有母親去後床上的情形。晚上我一定在我的牀邊，也替母親整理好睡牀。早上我發現一絲不亂的空牀，雖然一半在預料之中，但也覺得驚異。既然如此，我除了等待之外，又還有什麼辦法呢？

我與母親，租了一間與屋主相連的房子。屋主是大丸，他一聽到已發現了我母親的屍體，便想到雨還沒有停，借給我一輛腳車，以備趕到出事的地點，並說他也要同去。我們穿了雨衣出了門。母親投水的河，是貫通市區的河。跟着河水的下流，河幅也逐漸增廣。過了市區，在五里多的地方，與另一條河會流，而成爲新河，然後注入大海。擺淺屍體的地方，是兩河將會流處的小洲。那裏兩岸高山相對，流水益深，各處有不少深淵。開始下雪的晚上，有一樵夫，從山上下來，偶然矚目在小洲上，而發現了母親的屍體。說是足浸在水中，頭則插入於小洲的石縫中。據說是由於樵夫的報告，從附近村中來了一羣人，將母親的屍體，拉起到小洲上，燒起柴火，在雨中守了一夜。

出了市區，左面便是河，可以隱約看見河水蜿蜒曲折流經落葉後的疏林之外。右面是收割後的稻田，還可以看到田畔，不知爲了什麼，在打樁。因距離遠，大木槌打下後，稍爲經過一段時間，那沉重的聲音，才通過空氣傳到耳中。

約有五十分鐘過後，開始感到濕了的雨衣在肩上有點笨重時，路已進入了山峽。繞過了山崖，有一連都是茅屋的小村落。由村中青年的引導，坐上用竹竿撐的小船到了中流。青年不聲不響，只略示了下游的方向。水流夾在山中，湧起尖波的，就是母親屍體所在的中洲。有一羣的人影在搖曳着。我坐在船頭，眺望着環抱兩岸的高山。從水面三丈多，是暗赤色的石壁。水嚙崖下，捲成深綠色。水面下大概已侵蝕成了深洞。似乎是從山上砍下來的還帶着茂葉的杉木，亂雜地倒放在各處。船不知不覺已到了中洲。中洲上的人們，誰也不發一言，透過還未停止的煙雨縫中，注視着我。幾乎就要熄滅的柴火，昇起白煙和殘焰，母親就在旁邊。

屍體沒有遮蓋，背天面地，似乎是被人隨便棄置在那裏的。黑色的衣服，還是濕漉漉的，似乎是剛由水中拉起的。衣服粘在肉上，現出母親的瘦骨，兩手沿頸垂直伸出，可以看出溺水死的人當時是想抓到什麼似的姿勢。沒有鞋子，右足向內曲成奇怪的形狀，只有固捲的頭髮沒有變樣，頸上皮膚雪白。這就是我的母親。

我們到東北地方來，是因爲四月的空襲，都城的屋子被燒掉，便跑來依靠父方之遠緣親屬的。父親於兩年前已去世，遺留給母親的，不過是住的屋子和多少動產。所以，一夜之火，已把我們的財產燒去了一半。到東北時是五月，屋簷底下的地上，還堆着堅固的殘雪。以後再到見雪的十一月，不過相距半年，所有事情，似乎我還能記得。從那時到現在過了二十年。但是過了那些時候，在東北半年中，留在我腦海中的是什麼呢？老實說，什麼也不知道。知道的，僅是生活體驗經過時間的沖洗後，更加鮮明地重壓在心頭。二十年間，雖然遭遇過母親死後撫育我的外祖父的去世，以及去世後自己的孤寂……但這些經過，都只是喚起我母親死後而同時跟着結束的東北生活的記憶，使我不能對新的不幸而流淚。有時，我對此感到不寒而慄，也許是我的心麻木了。

直到戰爭終止的一天，我從來沒有關心過什麼。當時像我這樣年紀的人，以爲戰爭乃是日常生活，是永久繼續着的。對於戰爭終止之事，反而是超出想像之外。尤其在東北地方，戰火沒有直接波及，生活大體安定，我於無意識中認爲這種生活是永久如此的。但是，事實上戰爭確實終止了。而且在第二天，馬上便從極小的事情中，已開始證明我的錯誤了。

八月十六日午後，我從學校回來，看見母親在走廊上閱讀印着「大東亞戰爭於今終止」的特別大字的報紙。母親在那裏閱報，並不止一次。我若無其事的叫了她一聲，但母親好像沒有聽見，頭也不轉回來。那一天，學校的空氣却大不相同。一早來到教室的教師便流着淚叫着：「戰敗了，過去的日本國體已沒有了，這樣與中國的國體還有什麼不同。」有一半以上的學生也哭了。以後不知爲了什麼原因，叫我們爬上學校後面的高山。教師和我們一同爬，一面喘着氣一面反覆地叫着：「輸了，可惜！可惜！不要忘記！」這件事，對我有一種新

鮮的感覺。本來想趕快把一切都告知母親，可是，母親老是和石像一樣，動也不動一動。我用手觸着她的背脊，母親馬上把報紙亂摺，好像要躲避我的樣子站了起來，陪着門外的疊石，匆匆地走到面河的後門去了。

再過二十天後，那時是九月初旬。有位和我們一同疏散到此地的叫做河內的朋友，說是要回都城去——他和他母親二人來到這鎮上住在親戚家中，但他父親還留在都城，現在既然戰爭終止了，則不如乘天未寒時早點回去——也可說因為運輸不便，只好把行李擱下而先回去。我向來都不是很容易和人交朋友的，但當我在東北的學校唸書時，大約在最初的半個月間，便和河內有了交情，實在可說是例外。六月，因勤勞奉仕，入鄉幫忙農人種田，午間休息的時候，我們坐在門前草蓆上聊天。河內說：「我的父親每月照例有兩封信寄來，信中對我說的話，非常簡單，實在可說是完全給母親的信。母親雖然有唸給我聽，但有關空襲或其他什麼事情，便故意把它遮掩掉，大概是不使我就心吧。但是，老實說來，留在那裏被空襲，和在這鄉下做這樣的工作，那一方面好呢，實在無法可知。」

連繫着我們的是這一類的話題。我在這時，對河內指甲中充滿着黑色田泥的印象，還留在腦中。若是失掉了他，我是非常可惜的。我約定當他回都城時，送他到車站。這事我也對母親說了，只是尋常的說說而已，但母親的話却令我感到意外。

「我也去，一同去送他吧！」

河內和我母親的關係，不過當他來家找我時，有簡單的應酬而已。但母親還接着說：「送他吧，若是有什麼東西給他做個紀念那就好啊，可是……。」

河內出發之日，殘暑猶盛，久不見雨的道路，塵沙滿地，乾燥異常。鎮西的車站，乃是貧乏的支線，火車頭只拉着三節客廂和一節貨廂而已，一日往復五次。正午上車，須於明日早上方能到達。

我們到時，河內和他母親已經先到了。我正要對他們招呼時，我母親却先開了口：「聽說你要回去，好極了。」說着便給了他一個內面不知包着什麼的小包裹。

接着，我母親又對初見面的河內母親打起招呼：「我的孩子打擾你們這麼久了。」

同時，母親也催促我說些什麼。但我在當時心裏並不愉快，所以只是沉默。

河內的母親說：「你們不久也要回去吧！」

在剎那間，我母親沒有回答，以後隨即笑着說：「是，我想，若是不回去，……：我正在作着各種的打算！」

我和河內沒有說話。以後我勉強說了一句：「火車就要來了。」

「唔！」他的聲音，並不爽快。我想：他是因為臨別時的情緒使然。車站沒有天蓋，陽光耀眼，我們均汗流浹背。

火車來了。河內和他母親向我們點了點頭，便上車了。車內人多，一入車廂，便不見蹤影了。停車時間短，也沒有信號，車便開動了。我無意識的提起脚跟，揮手告別，不用說，車內是沒有反應的。其他也有不少送別的人，但轉瞬間便散去了，僅留下我們母子二人。

「我們也回去吧！」

母親先行，不經過剪票處，走去鐵軌上，沿鐵軌而行。離開了車站範圍，走到稍高的鐵道小堤上，足下左右都是農田。鎮南特別廣潤，直至遙遠的山麓，都是一片金黃，處處立有嚇鳥的草人，有時又有不知名的鳥兒飛起來，又再降落在禾穗中不見了。周遭沒有一點聲響，只有母親的木屐踏着砂磔的聲音。鐵軌不久到了河邊，通過河上的鐵橋。

「到那裏去坐坐，那裏涼快。」母親指着鐵橋下的陰影對我說。

盛夏時，來此戲水的人，成羣結隊，從橋架上競賽跳水的人也不少。但是一到將近九月半，便人跡罕到了。水邊除有幾個極小的孩子在遊戲外，河中只有農夫在洗馬。

「所謂送行，真討厭呢！你死了的爸爸，誰也沒有去送過他。他自己出門時，他也不要人送。這種心情，我明白了啊！」

母親一面說一面望着馬，似乎沒有發覺自己說過的「我也一同去送他吧」的矛盾。我把剛才掛在心中的事，問她：「你送什麼東西給河內？」

「是文鎮。是你父親用的有青銅睡獅型的文鎮，當疏散之時混在行李中，就是把那個送給他了。」

「什麼？把那樣的東西……。」

「什麼也好，我只是想送給他。」

母親的聲調並不是十分強硬。但是，她略離開我，好像在想什麼似的。大概馬在水中，發狂了吧，農夫發出二三次尖銳的叫聲。河水靜靜的流着，閃耀在陽光下的馬和人的影子在搖動着。我望了相當久。我一面不斷意識着我旁邊的母親，一面想起數月前初次看到和我隔着一個距離的母親時的事。

家被燒掉的那一天，我們在距離不遠的樹林中，遙望着燃燒的大火；再過二小時，東方便將會發亮。我的家是在高台上，從樹梢縫裏所看到的紅色，似乎正是燒夷彈不斷投向空無一人的住宅區。和我們一同逃難到樹林中的人，都露出激昂的心情，在高聲談論。惟有母親一人獨自坐在樹下的草地上。我走去一看，母親的左袖

破了一個大洞，露出了手肘，好像是擦傷了的傷痕正，滲着帶黑色的血。我想去摸它時，母親將手一拂，用右手拉住破洞，緊緊握着。看來與其說是忍痛，不如說是拒絕不給人見。她的視線老是落在樹林對面通紅的天空。就是逃來林中的路上時，母親也是屢落入後。避火而來的人，從各方小路出來，漸漸合成一羣，其中自然會有領導羣衆的人物出來。我只有聽他的指揮，拚命逃難。母親與羣衆的行動並不一致，我不能不跑了幾步，又回頭催促母親。最後我因爲這樣的母親而對羣衆感到羞耻。但母親對我的催促一聲不應。母親並不是因爲被附近有了什麼所吸引，她正在向前跑着，不過步伐沉重，看來好像在地下有什麼東西在吸引着。自離家以後，母親從來也沒有發過一言。

天漸漸明了。回去一看，高台上完全沒有一點遺物，燒得精光了。廢墟上一片灰白，僅有曲了的水喉噴水，煤氣喉吐火而已。熱力透進泥土，泥土也變成了石灰色。玻璃窗熔了，一條條流在柱石上。鄰居的人，已先回到了廢墟上。大概是購存了太多石炭，石炭堆上還吐着熱煙，他用鐵棒不斷將之撞崩。他看到了我，即靠近前來。

「你看！完全燒掉了啊！唉，一切都完了！」

聲調爽朗，明是在裝腔作勢。他握在手裏的鐵棒，擲在脚下。當時母親隨即拾起他的鐵棒，跑到自己屋墟的中部，背着我挖掘瓦礫堆。燒盡了的廢墟中，當然掘不出什麼了。但是，母親還是要找尋什麼的樣子，掘了灰，再掘土，一直向下掘去。當時忍不住了的我，大聲叫了一聲「母親」。可是，一看，母親的呼吸急喘了，手足忙亂了，一面忍住在喉嚨的話，一面還是在掘。掘時飛起的灰塵，落在失去了光澤的母親的髮上，這個印象至今還沒有磨滅。

眺望着河流的母親，雖然不能想到她心裏有什麼激動，但我却依然覺得可怕。然而，母親一點也不知道。不久，她用柔和的聲調說：「你有想到這鎮上的冬天嗎？」

我摸不出母親的心理，只是搖頭而已。

「早晚已經天涼了。這裏的秋天是很短的，轉眼便是冬天了。一到冬天，積雪高過人頭。在冬天裡，所謂生活，實在不敢想像啊！」

我想起了河內說的「乘未寒冷以前回去都城」的話。母親也似乎與河內的話有關連而想到冬天。

「你和河內很要好呢！」

「因爲沒有其他朋友的緣故。」

「很寂寞吧，那樣的人已經回去了。不單河內，另外還有人要回去吧？」

「我不十分明白，但是，我想是有的。」

「是，戰爭完了，回去也是當然的。」

和河內交談的媒介，是都城的話題，所以，對都城的關心，至今還是縈迴於腦中。父親建築的屋子，是在都城的高地上，在被燒掉以前，我可說是除家庭附近以外的地方，完全生疏。建築在高地上的一排一排的屋子，多是柏樹籬芭，或者是用大谷石堆的圍牆。裏面是用細砂礫敷的甬道，像一條直線。父母外出後，家裏誰也不在時的晚上，我蹲在門邊，等待遠路上的人影出現。晚上時常迷漫着暮靄，路的盡頭老是朦朧，來人不到相當近處，辨不出是誰。在等待時，我常常在很遲時還能聽到遠遠處有小孩子玩耍的鬧聲，奇妙地清晰而響亮。河內很幸運的，已能再回到這樣的地方，他的高興，我想是不問可知了。我對母親說：「我們也可以回去老家了吧！」

「是！」

母親好像對我說什麼似的，不料又咬着嘴唇，又有好像要避我的樣子。

「可以回去吧？」

我又重覆了一句。

「回去吧！」

母親僅說了一句，但他並不是對我的答覆，分明是母親沉入於思考中的自言自語。在河裏則農夫掬水洗馬，水閃着光。在河原則太陽照在石上，石閃着光。不知不覺之間，鐵橋的陰影已歪斜了，離開了我們的頭上。我們在橋影下，就是就擱了這麼久的時間。

「走吧！」

母親和我站了起來，正欲走上土堤上的人行道時，她踏錯了石頭，踉蹌了幾步，屐的帶鼻子雖沒有斷，但右脚的屐帶子却鬆了。她半拖着屐子，還是走在我的前頭，步上了砂路。

我們一面看河中洗馬一面談話時，我發覺了母親在獨自思考什麼以後，我的意識一直注意着她。我初次感到母親已不和過去一樣信任我與我談論一切了。像這樣的經驗，從將脫離少年期的人，也許任何人都曾有過。但是，我覺得當時我母親的心理狀態，不用說給我以與他人完全不同的感覺。以後我進了大學時，聽了仍有父母的人談到父母的事，體察到表面上是挖苦的話中藏着他的撒嬌，我暗中對他感到輕蔑。

十月到了。我發現母親時常去河邊觀望。我們寄住的大丸的家，後門是面河的。後門是用粗糙的木組成的。小門的前面，是爲着洗濯的關係，有塊踏脚石。母親跨開兩脚，站在石上望着河。日暮時，因爲後門向西

母親的軀體在逆光中是黑色的。在一個短時間內，我會三次看了她。第三次看她時，我便想到母親的背後去。可是，母親知道我近時，隨即返身，急忙地回到房中，所以，我沒有看到母親的表情。

母親這樣的舉動，在大丸家人的心目中，也覺得奇異。我經過正屋時，他們招呼我飲茶。對來此的人，無論是誰，招呼飲茶，乃是東北的風習。但我一向都沒有被招呼過。

「令堂大人呢！」

我叫她爲叔母的大丸太太，一面倒着濃茶，一面拿出茶料招待我，躊躇的說。

「近來，你沒有想到令堂和平時的樣子有不同嗎？我們是令尊的親屬，但對令堂的事不十分明白。至若以前的爲人，那是以前的事，但是，一定有什麼委曲的事啊！」

大丸太太也有注意到我母親在後門觀看河流的事，於無意之間叫了她時，我母親只回頭一望，好像想到什麼似的，隨即蹲下去，在水中拾起小石，向河中不遠處投了三四粒。那種唐突情形，實有點令人心。第二天再看到母親站在那裏時，她便不敢叫她了。又聽說：母親時常不聲不響坐在面向正屋的土間橫木上。午前早飯後，近鄰的女人，集在土間，土間便熱鬧起來。母親便靠在角落裏的一根柱上，捧出來的茶也不喝，聽着與自己毫無關係的交談。不久話煩人散時，母親是最後走開的一人。

「不要因爲我說了這些話給你聽，你便以爲我這個那個說你母親的壞話。但是，實在有令人就心的事。我想，不曉得你知道嗎？若是知道了，你又怎麼想呢？」

我沒有應她，僅被她的話所引起，把剛才所見的事說了一部分而已。那件事，如一塊大石，重壓在我心頭。也不想去問什麼人。

我們日用的燃料，越來越不易得到了。這不一定是逃難者如此，就是本地人也是如此。鎮外有製材廠，把製材後剩下的木頭木腳，順次配賣給鎮上人家。輪到賣給我時，我母親到辦事處一面交款一面問他，下次何時才能再得到配給。

「那可是不曉得啊，本來我這裏不是專賣樹頭樹腳的，不過是製材廠剩下的罷了。」

事務員傲慢地說到時完全沒有配給也不一定，這確係事實。我把木頭塞滿了一袋，背着就要回去的時候，我母親竟說出令我吃驚的事。

「雖然如此，但我也沒安心，我們剛疏散來到這裏，沒有相熟的人，而且冬天又要到了。」

母親說了以後，還是不斷的說下去，如不能忍受這鎮上的嚴冬，自己不配住這退休人的別墅，和鎮上的人不能相親等，和事實沒有關係的話也全部搬了出來，叫事務員弄得莫名其妙，只好用話塞她：「太太，這裏不

是說那些話的地方，請你回去！」

我爲母親感到羞耻，過去母親絕對沒有在他人面前提到家事，而且也會教訓過我：「人各有生活，各人的生活非他人所能理解的。因此，應該記住：不要羨慕他人的生活，或者暴露自己的生活，這些都是羞耻的。」母親今日不過爲着小小的事，竟毫無顧忌的說了一大堆，我不禁感到羞耻、恐懼。

「爲什麼她會說出這些話呢？我是一點也不明白！」

我對大丸太太說，母親的舉止不正常，多半是出自於訴苦之心。

「總是心裏有什麼事悶着啊，因爲是和我們不同生活出身的人，當然，我不十分明白。大概以前怕不會這樣吧？」

「吓！」

火爐裏，稍爲加了一點火，上面鐵瓶中的水便滾了。

「令堂是就心着冬天吧！你的先父有對你說過這裏的冬天嗎？」

「沒有。」

「雖然是每年不同，但那雪總一直堆到簷下。因爲周圍被雪圍住，整天都是黑暗的。看，是那個門。」

亭子的窗玻璃有兩處破了，以後用木板釘着。

「那窗子是被去年的雪壓破了。去年的雪真大，你們現在住的屋子，一到冬天，整天都是關着門窗。住在你們那裏的我的祖父，一到下雪之時，也是搬到我這裏過冬。火爐又沒有裝置，若是你們也來這裏過冬，不知怎樣才好呢？」

母親也確實爲此而心中不安。

「你們若是能够回老家去，那當然好極了。但我又並不是說，你們住在我家裏會打擾我，不過很對不起你們啊！」

我感到她說的話，有哀憐和好意。但是，母親也許不信她的好意。

七月的一夜，這鎮上第一次發出空襲警報，一向沒有經驗過的鎮上的人，一時騷亂起來，警防團員出動到各家門外，逐戶通知。

「這樣的地方，敵機是不會來的啊！就是來了，不是沒有什麼可燒嗎？」

母親這樣說了，連床也不想起來。

第二天，母親被近處的人質問時，一句話也不說，僅動了一下嘴唇，笑了一笑。以後便疲勞地對我說：「

通通都是失了人性，那樣的人，我實在不解。」

我想母親對人家的好意，却感到侮辱。

「有什麼事，不要客氣，可來商量。你可對你母親說，我的父親也可做她商量的對象。」

我回到房裏，恰好母親不在，不知去什麼地方了。我躺在床上眺望着黑色的天花板。剛才的談話，一句一句的在意識中搖動着，歸納不出一個系統。

在到學校途中，有一農家，門前有廣潤的空地。空地上有株很高的柿樹。沒有其他更高的樹木，惟有柿樹得以任意生長。不久以前，我經過那裏，於無意之間抬頭一望，柿葉幾乎落完，露出了果實。金紅色的果實，並不很多，在黑色的樹枝縫裏，襯着晴空一碧，我覺得非常美麗。但是一想起來，這種情形正是深秋時節，不久便是冬天了。我躺着的蓆子也冷了。

「有甚麼事，可來商量，」她雖然這樣說，但我却沒有告訴母親，不獨沒有告訴，連與母親談話，我也已盡量避免。停戰後經過兩個月了，學校的秩序也恢復了正常。但我在校裏已沒有好朋友了，只好時常於下課後到外面散步，藉此以消磨時間。

鎮上水源豐足。大丸家門前的水溝，亦澄清見底，流水潺湲。但從學校朝向與我們住處的反面走去約數分鐘，那兒是叫做上鎮的圍着黑板圍屏的古老住宅區。用石結成的水溝，寬有六尺左右，各家門前，架有各式各樣的橋樑。溝底水草跟着水流方向，搖曳成線。我於禮拜六下課後曾經到過這裏。

過了上鎮，便是農田，始知鎮中溝水與田中疏水各自分流。遠看農田盡處，有寺廟，周圍盡是帶黑色的墳墓。我一面坐在田畔，打開飯盒。飯盒在這裏叫做包飯，不是用盒子裝的，而是用竹皮包的飯團。本地人的飯團加上醬油，在炭火上薰炙的。母親也學本地的方法薰炙飯團，但因工夫不夠，整個飯團都燒成黑點斑斑。

我一面食，一面想起母親。那天我早上起床時，看見母親在正屋灶旁的爐子上薰炙飯團，但我沒有出聲。早飯後，我拿了食盤上放着的包飯，不聲不響出來。當時母親說：「今天去理髮。」我只隨便應了她。像那樣的早上，一直繼續了好幾天。母親究竟在想甚麼呢？我不解。在我心中，對母親之舉動，交織着懷疑與恐怖。我處理着我自己的感情。

父親的七七的法事完了後的第二天，母親把父親的屋主名牌刺下，換過了一塊新名牌，胡亂釘上，那新名牌的名就是我。她一面釘一面說：「你雖然還是小孩子，但也是屋主，所以，我把你的名掛上；用女人的名不好，被人看了不夠堂皇。」

想起來，母親的變化，大概是在此時開始。父親死後，母親對我的管教，更加嚴厲。

「令堂大人，昔時正是一位文雅的貴婦人；但是自從令尊死後，却一變而為兇暴的惡婆了。我有時因說話不小心，他馬上眼角直豎，疾言厲色，反擊回來，竟使我嚇了一跳。」

這是好久以後，我親戚中的一個老人對我說的。但這是從父親死後，至家屋被燒的兩年間，由母親肩起家務，應付新的環境，心情最緊張的時期。但遭空襲以後，又為之一變。母親因過於恐懼不分晝夜的警報，患了恐怖症。據醫生云，此種症候，若是遷至無空襲的地區，便可恢復正常。結果，我們於沒有充分的準備下，來到東北。但這恐怖症並沒有痊癒，不過從表面潛入於觀看河流的下意識中而已。

不用說，我當時尚不明白。但現在我獨自坐在田畔吃包飯時，似乎看到我的整體被母親的影子掩住，而出現了憂鬱的心情時，我才發覺了。

包飯已經冷到硬了。我沒有胃口，第二個包飯，我只咬了一口，多餘的便向遠處一擲，碎了的包飯，散落在收穫後的田中。

到了十一月，氣候突然一變，多是下雨的日子，雖然不是豪雨，但也是整日不停。氣溫急降，上學時握着雨傘的手指，一會兒便凍僵了。鎮上家家戶戶都生了火爐，我們房中也準備了火鉢。手指的冷僵，火鉢中的紅火，分明是冬天了。但我和母親，在我的記憶中，當時並沒有談到冬天的話題。

駐屯鎮上的美軍，派人來找母親的那一天，也是下着雨。晚上我回來時，大丸太太叫我到土間。

「今日午前，駐屯美軍來找你母親，似乎是說因通譯人手不足，無論如何要替他幫忙。但給你母親拒絕了，那人很不高興回去了。」

據云是花了一小時的勸告，結果母親還是不聽。

「如果不是幹不來的工作，就老實去幹一幹也好。」

從這口氣，我想他是關心到我們今後。這事我應該對母親說起。赤誠的關心，使我更加重了一層負擔。

雨後的黃昏，周遭已經黑暗了，房子裏的電燈也亮起了。母親在燈下縫着衣服，大概是修改舊衣。從母親膝上垂下縫着的衣服，這是幼時常見的令人可親的姿勢。

「你回來了。是今天太遲了呢？還是這樣的天氣感到特別遲呢？」

她一面說，一面略側着頭，這舉動也是我常見的。像這樣完全和過去一樣，叫我想要說的話，也說不出來了。

「外面很冷吧！我燒有清湯給你，已經放在火爐上，馬上就會好了。」

母親在火鉢上攔着土鍋，不久，水蒸氣已從蓋縫中噴出。我和母親共啜清湯。那一夜母親的慈祥態度，我

永久不忘。

飯後，伸手在火鉢上取熾，一會兒，我說：「聽說今天有美軍來過。」
母親的態度慈祥，晚餐的氣氛和藹，使我的心多少安定下來了。

「有來啊！」

母親又再縫衣服。

「是爲着通譯的事？」

「是啊！你聽到了？」

「詳細不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就是那一件事。大丸太太的丈夫在鎮公所說我懂英語，就是這樣來的吧！」

「你拒絕了嗎？」

「當然啊！」

母親的頭也不抬起，手也不停，機械地跳動着的小針，在燈下閃着光。

「大丸叔母說，若是會的話，就去也好。」

「呵！沒有責任感的人，甚麼也可以說。他們有話，你只好聽而不要理他。因爲他人的事，甚麼也可以說

的。

「可是，去了也許有好處。」

這本來不是有甚麼了不得的大事，不過是談話時順口說說罷了。但是，母親即時停了針線，將針線咬斷，

表情突然變了。

「這是大丸的意見？還是你出自本心的意見？」

母親把縫着的衣服用手一掃，落在膝下。我不說一句，只將弱了的炭火，用火箸撥強。

「你還是小孩子呢！」

很久很久，母親才說。她用好像怕被人聽見的低聲，聽起來又好像老人嘶啞了的聲音說。

「我想你還是小孩子，就是不給你知也好。可是，這樣也許不行。我又想就是不說給你聽，會知道的總

是會知道，那也許又錯了。好，就讓你全部知道吧！」

母親站起來，伸手拉開房角衣櫥的抽屜。那是初到東北時從大丸家借來的，附有家徽的古式衣櫥。我從不知道裏邊有甚麼東西。母親從抽屜裏取出一封信。封面是用毛筆寫的，一看便知是外祖父的筆跡。

「你看吧！」

字寫得很大，好不容易，才瞭解了他的大意。這是拒絕我們回去都城與外祖父共住的一封信。戰後因為一個短時間的變動，幾乎喪失了一切。外祖父的信，是以這樣的口氣為開端。外祖父年歲已過了六十，現在一間小商行任囑託。因為戰後手中的有價証券落了價，所以，除了小商行的薪金和幸免於戰禍的屋子外，甚麼都沒有了。但據外祖父的意見，這樣雖然不成問題，但比任何使人困惑、就心的，就是人情的可怕。今後是否能夠對這社會忍耐幾久，尚屬疑問。如果照一般情形想來，親戚不多，互相依靠，也許十分應該。但在外祖父想來，現在的時代，就是自己的女兒，同住一屋，也不能担保有和平的日子。這是外祖父的意見。最後還附加了：東北雖然是你生疏的地方，但到底比之都城還有人情，希望你在那裏找到生活。時間是九月三十日。

「我寄了兩封信啊！」

母親等到我看完了信才說。

「最初寄了一封信，沒有回，後來再寄了一封，他才覆了這封信。」

「這裏的信，怎麼樣寫？」

「非常簡單，只是說我們要回去和他一起住。」

我突然無意識的想起自己從來沒有看過母親寫信時的姿態。

母親問我：「你覺怎麼樣？」

假如當時，我的年齡稍大的話，我便會知道外祖父之會寫這封信的決心，也可以推想母親接到這封信的心情。母親自殺以後，我雖然被外祖父接去住在外祖父家中，但自是以後至外祖父去世的將近十年間，外祖父從來沒有談過關於這封信的事，而且對母親談了甚麼話，也極力避免過問。現在，我已能從其中知道外祖父心中的悲痛了。但是，當時我看到這封信時，那些事完全超出我的理解以外。

「怎麼樣？」

「寫得太刻薄，完全不諒解我這裏的處境的也許會這樣想。我當初也是如此。但是，應該知道，實際並不是這樣。如今第一正確的，就是要依他那樣的想法。只是，如信中所云，在東北找生活，真的找得到嗎？我想絕對找不到！」

我對這些話，不過是當作耳邊風，任它空空的吹過罷了，而我平常習慣的却是母親的愛，而不是聽母親的談話。母親也許知道，所以，話題又岔到別處去了。

「你還記得送河內嗎？」

「記得。」

「送河內時，是我剛寄了第二封信不久的事。那時適值身邊有人回去，我感到意外，便送了他文鎮。不用說，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是，我欲以某一形式，對回去的人，申訴我的心情。你外祖父的信，把那樣的心意表現出來，結果我們的身邊甚麼都完了啊！你看，這黑暗的地方，就是你早上出去，晚上歸來，生活，食飯的地方。我是整天躲在這裏。雖然是在這裏當作有生活，也唯有不僅如此罷了，那裏可以叫做生活？」

「若是一定如此，就是住在甚麼地方不是一樣嗎？」

我當時很想說：被火燒了的東西，是不會找回來的。屋被燒後約經半年，高台上又生滿了草，現在回去，也是和東北一樣，生活還是動搖於黑暗之中，也是與我們過去僅有連繫的距離很遠的地方了。

「不，不對。不是僅說物質的。我還是沒有忘記燒了的家。那個家，你父親的房子裏，還是照樣放着椅棹，照樣掛着畫，放着墨硯和墨，不拘任何一樣，都還是與你父親生前一樣，沒有移動。在我每日的生活上，那些東西無論如何是需要的。依靠你外祖父，也是爲着得到同樣的東西。若是住在一起，至少不是能够接近過去的生活嗎？戰爭中是沒有辦法，還可以自憂自解。可是，戰爭已經沒有了，我們的生活也要跟着社會一同變化，我實在不能有這個意思。」

母親的頭，漸漸低下去，不對着我了。我和她對坐得很近，此時我又聞到她的髮香了。過去，我是在母親的髮香中拉着手睡覺的。

「今日來的是日本峇峇，說是僅上午替他幫忙，薪水可與衙門書記同一待遇。這工作實在值得羨慕，若是做起來，便可以安心生活下去，但是，我不能，你明白嗎？」

「因爲不能過這裏的冬天。」

我想起了送河內回去時，母親在河裏對於冬天所說的話。當時還是夏末，河水在太陽光中閃耀着。

「是，不獨是天寒的關係。是僅我們二人，在甚麼都沒有的地方，躲在屋裏過冬啊！那不獨今年，而且還要一直捱下去啊！那樣的事，是我想像不到的啊！」

我雖然是聽了，而不斷迴旋於我思想周圍的母親的話中用意，我也並不是全不理解。但是，結果一切對我都覺得沒有効力。我對於將來的事沒有想到，僅是糊糊塗塗的覺得將來的生活也是如過去一樣的繼續下去。父親之死，二年後家屋被燒，移居東北，在此連接的期間，不用說是一大轉變。但置身於其中的我，僅只認爲是起於身邊的幾個事件之連續而已，沒有能力想到他帶來的結果。其中起於母親心裏的，我一切不知。母親也許把他盡力壓住了吧，所以，這壓住的堤防一崩時，我實在沒有辦法，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在不明不白中用話把

伸盆開。

「大丸叔母也說，在這個房子是難於過冬。可是，若是挖一個爐，加以修理一下，並非不能住的。像這樣的工作，我想隨便叫人幫忙一下，馬上便可以成功的。」

我說了就要站起時，不料母親突然伸手握着我的手。剛才她那一面說話一面伸向火上的手，正如那一天受雨打了時一樣的冰冷。她的視線從向下轉對着我。她若不是我的母親，我一定認為她是發狂了。

「你是不明白呢，雖然對你說了這許多話。」

她說時盡量壓制着自己的感情，聲音像從泥土中湧出來的，以後便沉默了。在沉默中，我勉強傾耳於日常在屋後流着的微微的流水聲音。雖然想盡量想像出流於黑暗中的冷色，但是不能。

「若是想得到一切都和過去一樣，那是大錯了啊！」

結果母親又說話了。我看到母親的嘴角上，好幾次因抵抗意志而抽筋。又她的話與其說是對我而說，不如說是申訴她自己心中的苦悶。

「已經討厭了，真的討厭。累極了，尤其是和你一起過活。今後即使有甚麼事，即使這裏住得怎樣好，周圍的人怎樣親切，都討厭了。和你對着過活，僅賴一點積蓄，除非甚麼也沒有了，你以為這樣的生活還可以再繼續下去嗎？若是可以，那麼，你一個人生活下去吧！若是自己一切都知道了，那就好啊！若是知道了，那麼，像現在一樣，獨自幸福地過着生活，是怎麼樣的錯誤呢！」

母親的一言一語，都好像荆棘一樣刺在我的心頭，我暗中咬住舌頭，不斷的吞下口水，好容易才忍下去。

「雖然那是麼說，難道就沒有其他的辦法嗎？」
我衝動地大叫起來。當時，燒過了炭灰，也給我的氣吹起火了。母親看見我這樣，不知何故，竟笑了起來。她那脂粉脫落了臉孔上，一直伸展着縐紋的笑。

「死呵，這樣不是好嗎？」

母親恢復平靜地說。自此以後，我不知對她的話反嚼了多少次。每次反嚼時，便聯想起一種情景。我們來東北時，坐的是夜車。靠着堅硬的三等車的窗門辛苦入睡，不知第幾次醒了時，恰好夜便微明了，列車經過林中。前面的座位上，母親也醒了望着窗外。林中樹木，還是帶着黑夜的餘威，朦朧地看不清楚。有時閃着的紅光，是從火車頭上被廢氣衝出來的火花。離開了密林，遙遠處便是山。以黎明的天際為背景，山像是墨色一樣，蜿蜒綿亘在天邊。

山頂上的覆雪，還是混合在微明中。母親的姿勢依然不動，視線集中在山的稜線附近。周圍的人們，尙在

夢中，而母親的眼則閃着光了。

此時母親是看着甚麼呢？捲起在母親心裏的是甚麼呢？雖不明白，但不期然而然又會與母親平日孤立生活的影子配合起來。大概對於死的意念也許已從其中形成了。但是，我與母親究竟是無緣的。當母親說到死時，我只會感到恐怖這一點，便証明出來了。

對於死，我並非完全沒有經驗。二年前，父親有病，而衰，而死，幾乎一切都親眼見了。但是，這不過只見了而已，至於作為直接關係到自己而思考的某些感覺時，還是不足。所以，對於死的回憶與其他的所有回憶一樣，不過是將過去的事實重現而已，表現在感情上的還是不多。

父親的死，我能够安然過去的原因，大概是因為有母親在旁，有所庇護，有母親可靠，故與喪親之心情還沒有直接連繫。但是，若母親之死成了現實，那當然是整個的愛都崩潰了。雖然不是十分明顯，但我一想到此事，便惶恐不安。

母親在我面前提出了死以後，便甚麼也不說了，不知不覺開連笑也沒有了，寒酸地望着沒有火的爐灰。一會兒以後，似乎又想了甚麼似的站起來，開了向走廊的門出去了。開了的門，沒有全關，雖然從門縫中吹進夾着雨的風，但我也沒有一點關上門的勇氣。在寒威透骨中，馬上感到剛才所發生的事，一切都失去了現實的顏色。但是，剛才母親握我手時望着我的眼色，則在其中特別突出而殘留在我的意識中。

對於母親自殺前後的情況，過去不知被周圍的人問了多少，一概我都照實說出，但是，只有一樣，就是關於當時我母親的眼色則絕對不提。實際上母親是否失去了精神上的平衡，不得而知。但是，不管事實怎樣，我之所以會知道現出那樣表情的母親，覺得是有被與母親深切連繫着的心情存在於我的下意識中。

在黑夜中出去的母親，很久後才回來。從頭上到肩上的雨珠，發着光，但她在外面做了甚麼，完全不提。

「睡覺吧！」

說後，鋪了床，熄了燈。我當然睡不着，在暗中偷看母親，但母親一點不動，連呼吸也無法聽到。眼慢慢的在黑暗中習慣了，似乎已看見背向着我的母親的結着的頭髮影子。

過去不時會與母親有過口角，事情雖有種種不同，但最後自然會得到原諒，感到被原諒時，有互相溫暖的靜穆的愉快。如今當然完全全與過去不同的這一夜，我也仍然還想得到與過去同樣的感覺。再三躊躇以後，我用小小的聲音叫了我的母親：「媽媽，不要死，不要死呢！」

一會兒，母親呢喃地說：「喂！睡覺吧！」

我認爲我已如過去一樣又與母親和解了，塞在胸中的重壓沒有了，我就在這錯覺中睡去了。

這是母親失蹤後三天前的事。前兩天的生活與尋常一樣，前三天，母親從本地農人處買了一點米，把它裝進布袋裏，揭開布袋對我說：「這米有多少，你知道嗎？」

「約有三升。」

「是三升，你看得很準。」

母親的口唇露出微笑，她把袋弄了一會，又重複了先前的表情說：「要死喇！好嗎？」

米袋離了母親的手，掉在地板上，發出沉重的聲響。我的感覺以爲已與母親又和好了而進入睡眠的，乃是

因爲沒有看出母親的內心。但是，這時母親又爲甚麼要露出笑容呢，我實在不解。

河上的中洲，雨下個不停，從對岸山上降下霧靄，寒冷大大增加。木柴從村中用船運來，有兩位年輕男人

，將柴添在已經熄滅了的火堆上，薰起了一陣白煙後，不久才生出火頭，再不久才熾烈起來，似乎要與雨作對

，火焰直向上騰。人們都擠在火旁，對在母親遺骸旁邊的我，反而看作不關重要了。

我想看看俯伏着的母親的臉，眼望着火堆方面，便有一老人走近前來，我把意思告訴他。

「呵，這樣嗎？到底哪，到底是母親哪！」

他說後便叫來年青的人。

一人拉着母親的兩足，一人扶着肩，他們同時喝了一聲，屍體便翻仰了。頭部碰在石上發出尖脫的響聲。

露出來的母親的臉孔，受傷到凄慘至極。我反射的就要掉開頭時，又勉強地抑制住，注視着母親。左半面

似乎被大石碰歪了，碰時的力達到鼻梁上，連鼻梁也向右歪曲了。皮膚也以此爲中心，歪了的半面像一塊大痣

。眼開着，但不見眼瞳，僅有濁了的白球而已。當初之會把屍體伏着不給我看，也許是周圍的人的好意。

「令人痛心呀！」

老人喃喃地說。我雖然知道他是對我同情，含有安慰之意，但我的心田已經乾透，一切的感情都不會生出

芽來。母親確實死了，在我的脚下，所感到的僅此而已。雨不斷的灑在受了傷的母親的臉上。

不覺我想起了，母親離開我後的第二天，聽到我母親失蹤消息而來找我的友人的說話。

「假如，現在我發現了令堂在甚麼地方來通知你，你是多麼的高興啊！」

此時我的心情也已與友人隔離了。母親的失蹤，我雖然一時愕然，想到她的行踪，但是，即使母親之歸還

成爲現實，也已與高興的感覺遠離了。因爲我對於一切都已缺乏了夢幻的力量，所以，我與完全失掉了生前面

影的母親相對時，甚麼也沒有去想，乃是當然的吧！

穿制服的警察來了。

「是你的母親，沒有錯嗎？」

我點頭。報死的手續，只是這樣便完了。棺材運來了，雖然是稍爲飽過了，但是還會刺手。而且看起來，長度不够五尺。放在石上時，失了平衡而傾下時，發出的聲音也是輕的。

「入殮了，可以嗎？」

老人說，沒有等到我的答應，便拉起了我母親的肩膀。我不能觸動我母親的屍體，由在旁的青年持足。母親的屍體頭先入棺，但棺比屍小，腰入了，足不能入。青年無法，望着老人。

「把腰部扭轉，將脚弄曲，這樣便可以進去。」

青年用力把母親的屍體翻側，然後將脚弄曲時，因屍體已僵，弄不曲來。

「你這樣慢吞吞的不行，拚命出力！」

青年的手加在母親的膝上時，即發出很大的聲響，這是鈍響，是骨的響。青年「呵」的一聲，鬆了一次手，但似乎因此而又重新得了力量，以後便把母親的屍體像胎兒般地納進棺中了。

老人從懷中取出小刀，走到我的後面，把我稍長的頭髮割了一撮，用紙細住後交給我。

「放進去！」

我接過來放在棺中母親的頭邊，這就是與母親共葬的一切，也是母親納棺儀式的一切。

蓋上棺蓋，在幾處應下釘的地方下了釘。

「可以回去了，辛苦了大家，你母親也是……。」

不知甚麼時候來到我身邊的大屋主說。

此時雨漸漸停了，柴火也完了，僅餘盞盞還在燃着。風越刮越大了。震耳的風聲，透骨的寒威，正告訴人們，季節已是十一月半了。這時似乎給大風捲起來的吧，剛才聽不到的水聲，又在耳邊響起來了。我望着河，想起母親過去也是同樣望着。微濁的河水，衝向中洲，發出水聲，捲起白浪，我的眼淚流出來了。

聽到老人叫我，我回頭一望，棺已拾到船上，就要離開中洲了。（完）

請訂閱本刊

請將訂費郵寄：The Chao Foon Press,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英培安 ■ ■

打倒豬八戒腦袋的批評家

(下)

(二)

介紹過了長耳朵的豬先生藍石，我順便再介紹一位長頸項的鴛鳥聞聲。聞聲寫了一篇叫「引魂幡與魔杖」，整篇文章就是罵余光中的兩首詩。他滿頭大汗地喊：「我們不是鴛鳥！」我看完了他整篇「鳥話」(註六)，想來想去，不知道他們如果不是鴛鳥，究竟是什麼鳥？

「據說鴛鳥是一種奇怪的動物，當牠遇到危險的時候，便把頭鑽進地裏去，再也看不到危險的事情，便以為太平無事了。」

「這是一個逃避現實的愚不可及的方法，這種方法，自古及今，都為那些不敢正視現實或不願正視現實的形式主義者當作一種護身的符籙。現在，沒想到作為形式主義的頭號代表的現代主義者竟也狗學人聲

，狂吠着甚麼「鴛鳥！鴛鳥！」他們大言不慚地誓言要下「五四」的半旗，但却偷偷地升起中國古代的引魂幡，甚至高舉西洋沒落的象徵主義的魔杖，這就是所謂「現代」！

閒話少說，(培安按：你整篇都在說閒話呢)且抄大名鼎鼎的余光中的一首「現代詩」，讓大家共同欣賞：

輪迴在蓮花的清芬裏

超時空地想你

渾然不覺蛙已寂，星已低低

想你，遺軀殼於長椅背上

看變螢幽幽飛來

猶似昔日的宮女，來自未央



我不在此呢，你不在在此

如果我們已相愛

那是自今夏開始，自天寶開始？

有一件事，比華清池還深

比劍閣還長

不能用白髮，用白髮來衡量

有一個字，長生殿裏說過

向一隻玲瓏的耳朵

就在那年，那年的七夕

千年後，向你啊向你覆說

鳳凰死了兩次

今夕何幸，永恆在我們的掌握

如果你是那朵蓮，太真，讓我做

那朵 在水中央

相對而望，忘記那次戰爭 忘記死亡

（忘記斜谷的雨季，棧道的鈴）

惟仲夏的驟雨可飲，月光可餐

覆蛙於葉下

承蜻蜓於葉上，維持一池的禪

就這樣想你，恍對着科學館

唐朝，今夕，唐朝

經驗瞬的輪迴，在蓮花池畔

（碧落，黃泉，人間，碧落）

想妳啊真真，想如果你真真愛過

遲早你會記起

長生殿，那年，那年的我，和你。

——引自「蓮的聯想：啊太真」

明眼人一下子就可以看出，這首詩完全是白居易「長恨歌」的翻版，或者說，大量引用「長恨歌」的辭句，加以「技巧」一番地組合。假如這就是寫詩的「正軌」的話，假如這就是所謂「覺醒」之後的「新詩風」的話，那麼，江西詩派就是最現代的了。同時，所謂「脫胎換骨」的創作方法，也就是現代主義的經典了。

「遺憾的是，江西詩派的『傑作』早就被人所揚棄，『脫胎換骨』其實也是習慣於剽竊前人的詩句在理論上的偽裝。」

看完了聞聲的鳥話（包括他的「我們要的是甚麼傳統」），我發覺聞聲很欣賞鍾祺，不但文筆像鍾祺，連註也硬要引鍾祺的書（註七）。聞聲也和鍾祺一樣，「好像」懂一些古詩，會說什麼「江西派」。大概他也可以學鍾祺那樣出一本「中古詩歌論叢」之類的

書了。可是，無論如何，他的確「好像」懂古詩而已。因爲，我保證他沒有看過白居易的長恨歌。如果有看過，怎麼會亂講「（余光中）這首詩是白居易『長恨歌』的翻版」，或者說，大量引用「長恨歌的辭句」，這樣大胆的「鳥話」。我看「聞聲」這些話一定是「聽說」來的，是人云亦云的。

「聽說」先生，不，「聞聲」先生，你究竟有沒有看完「蓮的聯想」這本詩集？你有沒有看到余光中在後記上這樣說：「蓮的聯想」在本質上不是一卷詩集，而是一首詩，一首詩的面面觀，一個 *andante canzabile* 的主題的諸多變奏。」

所以，「啊太真」只不過是余光中的蓮的一面，她的一個聯意（*association*），一個意象（*image*）而已。

余光中活在現代，白居易活在唐代，他們的思想內容在根本上就差了一千一百二十多年，時代的意識也完全全的不同，余光中怎會翻白居易的版。在文法和修辭上也差得很遠，單單「超時空」這一句話，即使白居易的曾會曾孫子想一輩子也不想不通。「聞聲」，你在哪裏「聽說」唐代有個「科學館」？我倒要「聞聞你的聲」了！

其實聞聲是不知道什麼叫「聯想」，他把余光中當作真的唐明皇，所以大喊翻版、剽竊。連「聯想」都不懂還要評「蓮的聯想」，講了這樣多「鳥話」，還說自己不是駝鳥。天厭之，天厭之！

聞聲的最大錯誤是，余光中用了「唐明皇與楊貴

妃的故事」作詩的材料，便以爲他是「翻版」、「剽竊」。其實這是歷史上的材料，不是白居易創造出來的，誰都可以用。陳鴻用來作「長恨歌傳」，元稹用來作「行宮」，白樸用來作「梧桐雨」。這些都是中國文學上著名的作品，沒有人罵過他們的翻版、剽竊。但是如果給駝鳥聞聲知道世界上有這些作品，後果便不同了。不過，聞聲是駝鳥，你不把他的頭從沙裏拔出來看，他是永遠不知道的。

聞聲評余光中的另一首詩，「鳥話」喊得更荒唐了：

「余光中的詩集『蓮的聯想』中，還有一首題爲『兩棲』的，又有另一種花樣。在這一首詩中，他除了用引魂幡招來莊周、洛神（卽安妃，也卽甄后）之外，還高舉西洋的魔杖，『把希臘的諸神統請』：

西方有一枝病水仙，東方
有一枝蓮。今夏，我歸自希臘，歸自池邊
因蓮中有你，池中有蓮

古典東方美的焦點，你的眼
當美目盼兮，青睞祭兮，你的眼
你的眼牽動多少柔麗的光。星移
海換，領我回東方

一隻蜻蜓飛來，蓮池深處如海
驟雨初停，蛙聲起自碎萍

這裡是我的愛琴海，是愛情海
如一隻蜻蜓，我飛來

植你於水中央，甄甄，你便是睡蓮

移你於岸上，蓮啊，你便「是」（應是「醒爲」

安按）甄甄

你是安安，你是甄，你入水爲神，你出水爲人
兩棲的是你的靈魂

合一切蓮花爲一朵蓮花，分一朵蓮花

爲無數的紅靨，臨風，臨鏡

一千與一，一與一千

你哭時，一切悲劇都茫然

風起時，四翼天使欲飛去，你的裙

你的裙翼然，欲飛去

遂見蓮蓮飄舉，盪起滿池芬芳

你上風而立，舉國皆香

則我應隨你飛去，攜手以躡躑？

我是岸上人，是池上蜻蜓？

（莊周——蝴蝶——莊周）

荷葉如盤，盛的是魏宮，是現代的夏天？

原註：艾德嘉·愛倫坡（Edgar Allan Poe）

之名，欲解此詩，宜先誦愛倫坡短詩

To Helan.

在這首詩裡，我們聞到一點現代的氣息嗎？不！
我們只看見一隻駝鳥，在現實生活的面前，把頭鑽進
地裡，鑽進一些古墓中，大做其「很希臘」、「很古
典」的黃梁夢。……

聞聲罵了一大堆「鳥話」，罵得真起勁，只要我
問他一句話，他的「鳥嘴」便要閉起來了。余光中這
首詩哪裏有什麼「希臘的諸神」？聞聲自己才作黃梁
夢，「活見神」（不是活見鬼）。詩裏有阿波羅（A
pollo），達芬（Daphne），狄安娜（Diana），維
納斯（Venus）……等名字嗎？這裏連一個希臘神
都沒有。我相信「聞聲」不會把「艾德嘉」也「聽說
」作希臘神吧！不過，你最好去看多一遍你抄下來的
「原註」。

聞聲，你不懂得什麼叫「希臘神」，便冒冒然地
張其鳥嘴，這個和鍾祺不懂得什麼是「宇宙線」便冒
冒然來個更具毀滅性一樣。這種專門擺烏龍的招法，
學得真像鍾祺。你簡直像鍾祺的孿生兄弟。我很想把
你的名字改成鍾祺——不，改成「鍾聲」。並且還叫
鍾祺送一樣很好玩的禮物，塞住你的「鳥嘴」：

「自己大擺烏龍小事，欺騙讀者事大，而糟場馬
華詩歌的倉庫，尤爲大之又大。……」

引自新詩月報第七期鍾祺「再見ABC」（註八）
這東西本來是鍾祺造來給自已用的，你這樣像他
，相信他一定很高興送給你。

最近在某小報的星期文藝副刊上罵現代詩的那羣東西，就是這等貨色。他們鬧的笑話，有的甚至比這二位還可笑，我不打算一個個捉出來打手心。我希望他們用這篇文章來作鏡子，照照自己，到底是什麼長相？像豬八戒呢？還是像駝鳥？我說得一點也不過份。你們成天出來又哭又鬧，真使人討厭。我誠心誠意地勸你們：你們的思想還處在嬰兒時代，「媽離不了你」〔註九〕，你們還要回到媽的懷裏吃多幾年奶。等你們「真的一長大了一點的時候，你們自然會讀懂你們爸媽手上那張「批評界入門票」上的字眼：

「Infants in arms not admitted！」

現在，現在都靜下來吧，乖乖！（全文完）

註六：我這裏所有的「鳥」字，不是水滸傳裏武松說：「怕什麼鳥」的那個「鳥」，是真正的「鳥」。請聖慮們勿增「鳥義」。

註七：在「我們要的是甚麼傳統」裏，註是引周敦頤「通書」，他自己也這麼寫。不過硬要加上：「以上轉引自『談談詩歌創作』頁一三七」。

註八：「談談詩歌創作」是鍾祺的作的書。

「再見A、B、C」，是鍾祺大罵那些要「鬥倒鬥臭」他的人的鍾祺的兄弟柯戈的文章。鍾祺被人家追得緊，這次有點懺悔了。他

以前罵人是「毒草」，現在在這篇文章裏流着淚說：「我這株毒草」了。「鬥倒鬥臭」這帽子最近很流行，鍾祺和柯戈兩兄弟，互相送來送去。

註九：李敖的書名。

改正：上期九十頁之Sampling 爲Sample之誤。

黃崖 著：

煤炭山風雲

（本月出版，定價一元）

金山溝的哀怨

出版者：新文化事業供應公司

鄰居們

出版者：高原出版社

即將出版 敬請留意

蕉風日記

十月一日

今天是星期天，L兄帶了他的兩個兒子到我家裡來玩。他的大兒子阿明才十二歲，正在小學唸六年級，阿明每一次來，總要到我的書房去東翻西翻，臨走的時候，借了一大堆的書走。

L兄以前在中國大陸唸書時是很喜歡寫寫東西的，甚至還跟同學們合辦過雜誌，如今在政府機關做事，久已不寫文章了。他看到阿明一到我家裡便往書房跑，很不高興。「阿明，別去搞叔叔的書房！」他斥責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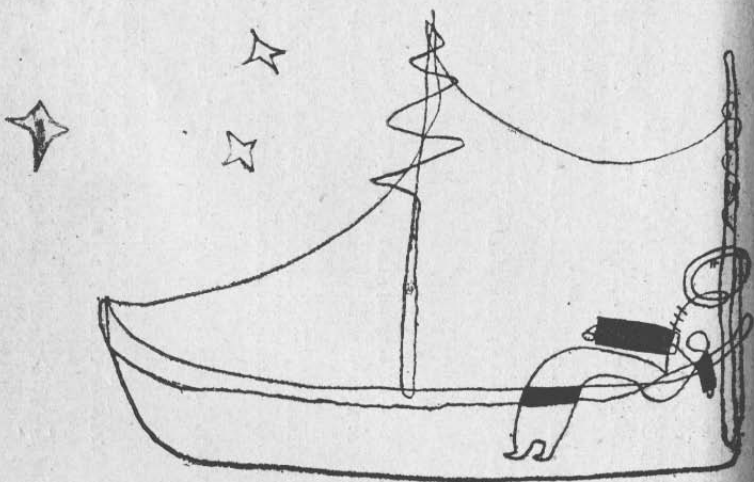
「沒有關係，他喜歡看書便讓他去看書吧！」我說。

阿明聽我這麼說，壯着胆繼續向書房跑去。

L兄看了，搖搖頭，嘆氣說：「唉！這孩子最沒有出息，他一心只是想着文學！」

「喜歡文學，並不一定是沒有出息。」我說。

「這年頭，不能談文學，當然，也不能談藝術。我一定要培養兒子對科學或是對商業的興趣。」



「這麼說，將來社會上只有生意佬和科學家了！」

「話不是這麼說，但我敢用腦袋担保，將來社會上能過着舒適生活的只有生意佬和科學家。」

「我不想和你爭辯。但我敢大膽的說，孩子生出來未必個個都是做生意或科學方面的人材。」

「那不管！我們做父母的總得把他們誘導向科學和商業方面發展。」

我笑了一笑，不再跟他辯論，默默地到書房去，拿了一本王尙義遺著的「野鴿子的黃昏」出來。

「這裡面有一篇王尙義的母親寫的『我的義兒』，你回家後慢慢的看吧！」我說。

十月三日

實兆遠有一位青年來信，很誠懇的說要跟我學習寫作。我開了一張有關寫作參考書的目錄，還寫了一封長信給他。

我告訴他，要想在寫作上有成就，最主要的是靠自己的努力，寫作是不能學誰或跟誰的，因為，寫作是着重個人的自我表現，內容如此，表現技巧如此，形式也如此。最多最多是從有寫作經驗的朋友或長輩那兒得到一些啓示而已。

最近，有許多青年作者喜歡標榜自己是什麼什麼派，其實，這是十分幼稚的。一個作者如果跳不出派別的圈子，那他是不會有前途的。文學創作是要不斷的創新，不能跟古人，不能走舊路；把自己定型為某家某派便是鑽牛角尖。

十月五日

晚上，L兄來找我，一邊交還「野鴿子的黃昏」，一邊說：「王尙義的母親寫的那篇文章太動人了，連他父親寫的那一篇也很動人。」他特地翻開書，指着其中的幾段給我。

第一段是：「我心中何嘗不悔恨讀醫學是害了他，一個愛文學愛藝術愛哲學的活潑青年，却爲了殘酷的現實，深深的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深淵，這是多麼可咒咀的事情。」

第二段是：「難道說他就只有廿六歲的短壽麼？這種宿命論，我不能相信。那末，他究竟怎樣死的呢？……一，死於學醫；義兒天分過人，酷愛文藝，本應就其嗜好和興趣，求發展，而走入文學的範疇

。……他對醫學沒有興趣，屢想轉系，又爲親友所勸阻；我爲現實主義作祟，尤爲反對；……不得已，乃在毫無興趣，極端痛苦之中，苦讀七年之久，精神之虐待，身心之損傷，不可以道里計，疾病就由此而生。……我身爲父母，深深感到自己的愚昧頑固，沒讓他及時轉系，……以致造成永恆的懺悔，永恆

的憾恨。」

我沉痛地說：「這是爲了現實的就業問題扼殺了天才的明証！作爲父母的應依循兒女的興趣去鼓勵他們，而不能依照自己的看法去壓抑兒女的興趣。」

說實在的，我們社會需要的是各種各樣的人才，企業家和科學家固然需要，文學家和藝術家也一樣需要，只要有專長，能爲社會貢獻甚麼，就能在社會立足。

十月六日

今天接到一間出版社來信，要我選編一個短篇小說集給他們出版。這是一件令我驚奇的事情。

五六年來，一些出版社只出版長篇小說，而不出短篇小說集，原因是前者賺錢的可能性大，後者賠錢的可能性大。因此，我也不勉強出版商替我出版短篇小說集，甚至連發表的短篇小說也沒有收集。

現在，要我選編短篇小說集，真的很爲難。我下令全家總動員，翻看家中收藏的舊雜誌，花了一天的時間，還找不到我過去六七年發表的短篇小說的一半，於是，只好寫信請一些朋友代爲收集。

這是一個講求工作效率的時代，也應是短篇小說流行的時代，（西方已是這種情形），但我們的讀者却只歡迎長篇小說，實在令我不解。書店裡擺的多是厚厚的長篇，據說越厚越容易賣出去。

我最愛看短篇小說，在香港的時候曾約了幾個朋友專寫短篇小說，當時，我還辦了一個出版社，決心專門出版短篇小說集。可是，形勢迫人，朋友們一個一個的散了，大家都寫長篇小說去了，連我自己也把大部份時間放在長篇創作上，說來真是無限感慨！

馬來西亞的環境是適合於創作短篇小說的。華文報刊都較歡迎短篇的東西，作者們正好可以向這方面努力。

十月八日

有幾位讀者來信，希望「蕉風」不要刊登翻譯的作品，編輯部會就這個問題開過一次會，結果是不能接納這個意見。

在過去，馬華文壇有一個怪現象：喜歡閉關自守。刊物不但不願意刊登西洋的作品，就是「新客」的華文作者的作品也往往被拒於千里之外。閉關自守的結果是產生了許多「井底蛙」，使馬華文壇永遠激不起浪濤。今天，我們要想打開場面，第一件便是要打開門戶，看看外面的世界，去瞭解整個世界文壇的現狀和發展的趨勢，從而回頭來復興我們的文壇。「蕉風」每一期做一點介紹現代外國作品的用意

即在此，所以，讀者們必須了解這個苦衷。「蕉風」做的現代外國文學作品介紹工作是很有限的，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個窗櫺，逐期陳列一些外國文學的樣品而已，假如連這一點點樣品，大家都不願意去看一看，那實在令人傷心！

十月九日

蕉風最近很少刊登詩作，讀者來信詢問原因的很多。

詩，在文學中應該是佔第一席位的，應該是文學中的文學。可是，我們若細心去看看現在出現在文壇上的新詩，我們很難確定其應有的地位。

自從「現代詩」風行之後，寫詩的人似乎更多了，會有人以為只要你熟記幾個特別的名詞，形容詞，前置詞，再加上幾個西洋文學的典故，你便可以湊出一首詩了。

有些人確會被目前的一些詩作，住，但作為一個編者就不同了，因為第一，我們有機會看到作者來信，當你看到一個「詩人」連一兩百字的信都寫得不通，而且，滿是別字時，會有什麼感想？第二，我們有機會看到較多的書刊，當你看到來稿上的詩句似曾相識，而記起是在什麼人的作品中見過時，你又有什麼感想？

有人說「詩人是天生的」，這話有語病，我決不相信一個人生下來就是詩人，要成為一個詩人他是必須經過一段奮鬥的過程。作為一個詩人，他對於文字的運用能力必須超過其他的作者；單是這一點條件已經是很高的了。

我從初中一年級開始至大學畢業為止，都在寫詩，署用筆名「莊重」的詩作常在當時中國有名的上海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香港的「文藝」月刊上，丁平兄有專文提到此事），我嘗沾沾自喜的以「詩人」自居，但十年來我不再寫詩了，並對過去的行爲感到可笑和可恥。因為，在那個時期，我根本不可以寫詩。

十月十八日

黃福文讀友從美國波士頓來信，並附來十元美金訂閱五份「蕉風」分贈他的朋友們，他在信上說：「看到蕉風，就像是看到了親人。我是唸文學的，深覺得蕉風能够馬來西亞化是非常正確的，我們文學作品的水平是高是低，可以不必去管他，但最少我們必須要有自己的文學。」